

西行見聞記

劉文海著

南京書店發行

RWT 729 / 08



劉文海 著

西行見聞記

南京書店



# 序

劉先生之海疆生長陝隴但久游歐  
美為奔走之人士表遠歷西陲使不  
願以慣習為生生活厭棄蓬荒之  
艱苦然其所注意所記載皆隴有中  
外比較之意味高乎其間將促吾地  
地同胞之留意不可勝數不首覺外人  
因常年播遷揮灑不歸抽草泥之

付述於其人与我同、際地惟大有影響  
不若吾人先以自相忠告則氣揚隨一  
而振刷亦有着乎一系矣故讀 則先  
是西北述記其有所容心於其間且止以為  
趣味較從為一切著述更濃厚恍如  
親歷其境正可珍視而已而稍一留  
意可知 則先生別有苦心所以貢獻於  
西陲同人言深長一熱望較頌禱為更

殷若有人誤以為別先生個人者有所不  
惟托其心以大德之美於其世也  
出版為一附錄一言中華民國二十有  
一年五月吳敬恆

劉靜波同志既成西北大學  
紀余獲詳讀一返古證求忠  
臣於孝子之內余以為忠  
實同志亦當於孝子之內  
也靜波為年父骨歸葬

孤身系國備歷艱危當

其境迫叵測極文樞而哀

踊奉天地之大人事之

窮更無改念此其純孝

出於天性即推此以身



人群以身革命有必功否

世絕無不能親其親而能不

獨執其親也夫革命一

業至仁人類之至苦以至

仁出至苦惟堅此一念乃是

力以以達事靜波定心  
恒慮克沛無回故能秀  
拾山川群罹夙物民族之  
情況政治之措旋麻衣銜  
恤一之萃之於書匪以抽

奇實由而忍以其聞也皆  
原錫類無遠之思亦即社  
會民生之快否讀此亦在  
寶之友焉

于左

## 自序

西行見聞記者，蓋歸省父疾，旅行西北之紀程也。先父壽山公諱永生，商於甘肅酒泉——少時因貧失學，常受鄰右膏粱子弟之揶揄；及長業商，因輒以所得濟貧乏——豪俠好義，交遊頗廣。隴右巨商貨殖運輸，常北及庫倫，西出迪化，外達俄疆，內連燕晉；先父於暇日與之會談，常留心攷察，由是燭知西北邊地之空虛，外患將至之無日。竭其資斧，遣余留學歐美十年，歸來先後授課國內各大學；迨政府定都南京，乃出從政。頻年國內多故，未能西歸省視，不意十七年十一月忽接家電，驚悉先父病篤，即攜小兒邦琛由南京啓行西上，往返歷十四月，於十九年一月始回首都。計經過河南陝西甘肅新疆內外蒙古山西河北各地，由海道南旋。凡乘火車行八日，輪船四日，汽車一日，驟車約四十日，駱駝幾五月；飢寒憂患，皆所備嘗。抵首都後，

迴思余幼奉庭訓，已深悉我國內地與西北邊鄙，卽在經濟一端已如唇齒，而此次見聞所及，尤驚心怵目。內地政治既未盡清明，西北積弊亦日深一日，二者尤似形影聲響，關係綦切。爰本壽山公注意西北之遺志，作成是編，泣獻於先父在天之靈，兼供留心西北問題者之參攷。余平生喜攻政治、經濟、社會諸學；今茲所述，因多政事風化，並間加以評論，或因不得已必須牽涉私人，然皆立於客觀地位就事立論。須知國家政治之腐敗，乃積日累月而來，殊非因一人之故，固無意對於任何個人加以苛責；賢達者尙其諒之！

民國十九年一月卅日劉文海識於南京

# 西行見聞記

## 目錄

### 第一章

一 由南京至甘肅酒泉	一——六四
(一) 京肅道中情形	一
(二) 抵酒泉以後	二四
(三) 張掖之行	三六
(四) 離開酒泉之夕	五六
二 甘肅社會狀況	六五——八三
(一) 屬於民族者	六五
(二) 屬於人民生活及經濟勢力者	七二
(三) 屬於政治者	七九

三 余對於解決甘肅目前諸問題之意見……………八四——九八

(一) 補救民食問題……………八四

(二) 改良吏治問題……………八九

(三) 平息漢回之爭……………九二

## 第二章

一 由甘肅酒泉至新疆哈密……………九九——一六〇

(一) 道中情形……………九九

(二) 抵哈密以後……………一四〇

二 新疆社會狀況……………一六一——一九五

(一) 屬於民族者……………一六一

(二) 屬於人民生活及經濟勢力者……………一七一

(三) 屬於政治者……………一八六

三 余對於新疆前途之意見……………一九六——二〇二

(一) 剷除專制魔力	一九七
(二) 嚴防帝王思想之野心家	一九八
(三) 注意維持秩序	一九九
(四) 提倡殖民實邊	一九九
(五) 振興商業實業	二〇〇
(六) 提倡文化運動	二〇一

### 第三章

一 由新疆哈密至綏遠	二〇三——二四九
(一) 道中情形	二〇三
二 蒙古社會概況	二五〇——二五六
(一) 屬於民族者	二五〇
(二) 屬於人民生活及經濟勢力者	二五一
(三) 屬於政治者	二五五



三 余對於蒙古前途之意見……………二五七——二六四

(一) 蒙古人民自動努力之方向……………二五七

1 提倡民族主義以抵抗赤色帝國主義……………二五〇

2 提倡民權主義以對付王公貴族及宗教勢力……………二五六

3 提倡民生主義以改換遊牧生活……………二〇三

(二) 中央政府應取之方策……………二六〇

1 援助蒙古國民黨……………二〇一

2 代為開發實業利源……………二〇一

3 提倡蒙民教育……………二〇〇

4 設立蒙事專責機關……………一六六

5 澈底改良蒙古境內國立之稅卡……………一六六

第四章

一 由綏遠返南京……………二六五——二七〇

# 西行見聞記

劉文海著

## 第一章

### 一 由南京至甘肅酒泉

#### (一) 京肅道中的情形

可惜藍鋼車  
不知何去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余攜小兒邦琛由浦口乘津浦車北上，夜間約十點半至徐州。車中擁擠不堪——從前著名藍鋼車，聞因受戰事影響，爲擁有力者扣去。次日，余本擬早行，適隴海機車發生損傷，直至晚間，車始抵站，只得留住。十一月二十七日早七點四十分，乘車西行。頭等客車之椅座盡被暴兵撕充薪炭，現已降作三等，列車中竟無頭二等。當晚夜分抵鄭州。次晨十句鐘前後，復登車行，約下午七八點鐘至洛陽。次晨約八句鐘復登車，約七八句

2 隴海車中臭  
氣冲天

鐘至陝州。次晨七點四十分起行，約九十點鐘至靈寶。憶昔年隴海列車，例由陝州直達徐州，現需幾次換車，據聞乃鄭州洛陽陝州各處經營某種商業者，爲維持其營業，與管車當道說通，故意停留。因此不但剝削行旅，消耗車運，卽旅客之寶貴光陰亦犧牲不少。數日中，車中擁擠情形，較罐頭沙丁魚尤過之，戶外及車篷上，幾無方寸空隙。車內臭氣冲天。中人欲嘔，惟所掛之軍用車，內部極覺安閒，凡持西北軍護照者，得攜眷屬親友入座，否則一概拒絕。荷鎗護車者，言辭尙稱婉和，對於有鎗階級尤格外謙恭。

3 靈寶遊西陲  
勢方熾

靈寶依山濱河，以產棗著名，又爲楊太真故里。憶余幼歲東來遊學時，道經此地，偶見三數女童，美艷奪目——環境影響人生至鉅，今昔相同。余等抵靈寶後，探知前程匪勢方熾。獨僱轎車，恐惹注意，乃搭乘載郵政包件大車一輛。同日十一點鐘起行，入函谷關。途中適值迎面風來，滿天飛塵，目不能張，寒氣刺骨。日暮，沿黃河

南岸西行，此路乃新闢者。舊路由山中經過，歷來爲盜匪顯試身手之所。共行四十里，晚宿韃子營。十二月一日微雨，西行六十里，宿文集鎮。次日雨雪，更加風沙撲面，頗覺難受。行二十里至潼關。自靈寶至潼關之間，陸路崎嶇，素來行旅過此，咸有戒心，故常有人改乘黃河民船，惟亦殊險。

十二月三日上午十一句鐘，余等搭乘西潼汽車西行，車爲陝西省政府有力人員，用私人名義包辦，有便裝護士隨行。甫出潼關城西行，素稱全國最秀麗之華山在望。雪天方霽，景象分外清明。須臾車過華縣，華縣爲郭汾陽及寇萊公故里，道傍有碑表誌。約下午三句鐘抵渭南，渭南爲余生地，車過余髫齡讀書小學時，偶一回思，不勝今昔之感。余家在南山麓，去城尙二十里許。未盡掃墓之責，已有十年，而小兒則從未到過；本應攜之俱往，第念父病方劇，恐不及待，故車在渭南站小停，卽繼續前行。約六時至西安。沿途汽車行甚

疾，更兼道路不平，顛播殊甚，老弱者決不能受。

抵西安後，余即攜介紹信謁宋省主席，請求派人護送——蓋西路大兵方告結束，旅行最感危險也。宋答云：「俟數日後，當有安件」。由三日至六日，精神不快，靜居棧房；祇有二數厚友來訪。談次，據言當道多直魯豫人，陝人不肯與之協力合作。意者此中有二原因：一，省當道對陝中人士，不肯信任；二，陝人賦性強悍，對於學問見稱之人物，尙能屈服，惟絕不忍受他方之武力壓迫也。六日晨，省主席遣人來，云有張君方由東方押運軍實過境，前赴甘肅皋蘭，可與同行；余即投刺謁張，旋僱驛車偕行。又得友人荐一男工，年約二十餘歲，隨行助理。甫出城，見壘隍依然，歷歷可辨，即被圍困西安九月未克之鎮嵩軍所築也。西行五十里宿咸陽。沿路麥苗未安，災民滿目。在咸陽街上購食時，爲饑民包圍；不忍獨飽，邀衆共食。所寓小店，戶牖缺如，棹椅早被暴兵掠去。晚間就坑寢，坑用馬糞煨熱（從

6 隨押運軍實  
隊前去甘肅

6 西安以西災  
民滿目

7 馬糞坑香邪  
臭邪

8 口操土音被  
人爲難

9 匪勢方熾繞  
道而行

10 永壽之灌漑  
流

此往西，無日不睡馬糞焙熱之坑；余雖生長北方，睡馬糞坑，此爲第一次，臭味難堪：惟小兒反云「覺有香氣」，此或因彼稟其外祖喜馬遺傳性也。次晨在莫張驛餵騾，行七十里宿醴泉。沿路麥苗仍未長好。次晨四時起行，在乾縣餵騾；縣城似龜形，頭爪畢現。出進城時，因口操秦音，被操東語之城門守兵爲難；幸賴分發甘肅工作之豫籍同伴排解，乃得通過，然已頗受辱——國人知識淺陋，思想多地方觀念，令人嘆息。至乾縣後，因聞城東北鐵佛寺地方，土匪勢焰方熾，——雖有軍隊隨行，不敢前進——乃西北向，繞道而行；道路漸形崎嶇，共行九十里宿天寧鎮。沿途微有麥苗。九日晨三點半起行，在永壽餵騾；永壽傍山築城，城內食水，來自城外灌漑溝中——由發源處用瓷管吸引，經過永壽嶺至城中——雖云舊式工程，頗具科學思想：共行八十里宿黛峪——地居四山之中，僅破店數家。次晨在邠縣餵騾；縣治距涇河不遠，地以產棗梨著名——梨之種類甚夥，有一種

形圓，大如山東饅頭，色黃皮粗，除皮食之，其味之美，爲余經歷中國各地及歐美各國所未見。出邠縣城西行，見汽車路傍，有木一方，上貼縣長護路告示，禁止重車通行；余等按舊道行。俄而突見一輛騾車，在汽車道上急行，余慙慙壓護軍械之張君干涉；詢之，竟爲邠縣縣長之車。張氏戲以婉和之辭威嚇之，該縣長汗流浹背，無辭答辯，諺云：「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誠哉言乎！又西行若干里，至所謂闔王地方，行人車馬，自石壁腰中尋路前進，涇水急流於下，偶一失足，卽成永恨。附近有大佛寺；寺中大佛，係就石山山勢鑿成，高約六七丈，與山西大同雲崗石佛相彷彿，小兒見之稱奇。晚宿亭口；亭口有黑水橋，藉舊整新，煥然可觀。次晨在長武餽騾，共行八十里宿窰店——窰店爲陝甘交界之地，道旁石碑記曰：「東至西安四百四十里，西至皋蘭九百七十里。」

十二月十二日在高家交餽騾，晚宿涇川縣共行七十五里。涇川以

饅頭著名。城南十里許山坡下，有泉流出，名曰瑤池，相傳爲王母娘娘顯聖之所。十三日行七十里——沿路兩傍，左文襄種植之柳樹，保存尙好。（昔左文襄西征回疆，兵經之地，開路植樹——東起潼關。西達哈密——路之寬度，自三丈至十丈不等；樹多柳，間以楊，利其速長。現在潼關以西，除華縣及臨潼附近之樹，尙能維持舊觀外，餘皆橫被摧殘，不成景象。涇川向西之大路，亦覺寬度相宜。是晚宿白水，市面尙不惡。數日以來，天氣更寒；次晨將行時，隨行男工，因不堪寒苦生活，藉端東返，百方勸導無效——此後一切動作，均須自理。在四十里舖餵騾，晚宿平涼。平涼城東有東嶽塔，據稱昔年塔上存銅製及鐵製佛像甚夥，近來悉被暴兵盜去。十五日因換車留住。余由西安所僱之御車夫，乃一「漢回」，爲人情性頗和藹；余悅之，再三求其繼續送余西上，彼百方搪塞，堅不肯從，一時余竟莫名其妙——過後探知甘肅因漢人與回人之爭，平涼間沿大道上回民，俱



皆他徙，車夫不敢獨往，且未便說出耳。是日下午，余信步往遊各處，見「鎮守使」道尹及「警察署」名稱，依然未改；偶至一商舖，見一人，貌甚異，余婉辭就詢彼係「小教」（漢民呼回民之通稱）抑係「大教」（漢民自稱之辭），該人怒目厲聲答云：「你就說我是『老回回』」不是，何必講出那些大小字樣來？」余惟謝罪而已。十六日余等將車僱就，準備清晨起行；嗣得報，云前方山中有回民劫路，將平涼天主堂運貨之驢，劫去數十，空氣緊張；余等雖有車百輛，馬步護兵二百餘名，亦惟靜候確實消息。

十七日晨，聞劫路回民遠遁，乃起行。路復崎嶇；沿路野鷄成羣，同行者以鎗擊之，不動——殆未習聞鎗聲，不知恐懼也。在安國鎮午餽驟。鎮東有左文襄征西時所築土城一座，尙未崩頽。——據云昔左文襄出兵恢復回疆時，每得一地，即於後方建築堅壘，以資互相聯絡，故罕有後顧之憂。鎮西有所謂焦贊孟良城遺跡，歷歷可辨。是日共

16 前方山中回民劫路

17 左文襄城壘  
贊孟良城

18 三關口風景  
可觀

19 和尚舖草屋  
中多嬌

20 過六盤山想  
到成吉思汗

行七十里。晚宿蒿店地方。所臥之炕極熱，通宵未成睡。次晨行未數里，至三關口——有董少保碑，及關雲長楊六郎七郎等廟；沿途山勢甚奇，山上樹本蒼鬱，涇水從中委蛇而出，取水煮茗，味甚清香，洵



堪造成休夏佳境。由三關口而西，穿石壁行，懸崖突兀，猙獰可怖。晚宿和尚舖，

地當六盤山東麓，穹陋無比。惟草屋中反

六多美人，骨格皮膚，皆具秀氣；倘能注重

山清潔，與全國任何處選女比較，當無遜

冬色。自平涼出發以來，沿大道兩傍，柳樹

圖漸稀，多白楊樹。十九日過六盤山，山勢

雄壯；適值陰雲映雪，露呈一種不可思議

之天然美景。昔成吉思汗西征凱旋，即道

崩此山上，東亞惟一英雄，可謂死得其所

21 回漢互相殘殺

矣。共行三十五里，上下山凡二十五里，晚宿隆德。數年前，此地受地震影響甚鉅，死約數千人，城垣崩陷痕跡，尙未移動，山之西，人民生活，更不堪言——蓬頂糞室，臭氣四溢；男子多染鴉片癖，以致窮無衣食；雖冰雪遍地，男女幼童下體，無服遮蔽。抵隆德後，探知前日劫驢之回民，本與漢民同居一堡，劫驢後，即回至堡中，將漢民老弱盡殺之，他去；軍隊旋至，又殺盡回民老弱，以報復之；遠近回漢聞風，悉加戒懼。隆德以西，沿路復多柳樹。次日在四十五里鋪餵騾，晚宿靜寧，共行平川道九十里。靜寧昔爲州，近改爲縣，爲由平涼西來最繁富之區；十餘年前，受地震影響極烈，街房多係從新改造；地產麥，以燭塊著名，行旅過此，爭購備之；惟連年災荒，民不聊生，多取油渣與榆樹皮充饑。次晨因車夫貪吸鴉片，致起行過遲，余大憤怒。行未幾，過祁家大山；山因地震移動，聚成碧水一潭，深不可測，同行某軍官，作種種無稽之談，余不解我國官吏知識幼稚，何竟

於不得已  
於不得已

至如此。晚宿階石舖——居民尙稱不少——共行五十五里。次日晨所經過之地，悉受猛烈地震影響，聚水之處甚多，皆呈碧色；在清江驛餵騾——驛爲地震中心。沿途大樹之皮，盡被饑民剝去果腹，雖覺可惜，然居民既屢遭地震之險，又逢連年荒旱，更加惡吏搜索，迫而出此，又實可悲。驛道因地震阻塞，新關之路壁立，車行極難，騾馬多疲乏斃命於此，——但吾人殊不能加以顧慮，蓋遍地饑民尙無法營救也。何況牲畜乎？清江驛之東，有碑一方，紀地震災况頗詳。斯晚余等宿太平店，共行六十里。晚間地小人衆，爭向民家投宿；余曾親見暴兵強欲與良民幼婦同炕而宿——一種暴橫態度，令人髮指；余因仗義相救，幾遭毆辱。——卽此可證甘肅民情懦弱；若在陝西，余逆知非反抗或自殺不可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因聞附近三四十里內，有大股土匪嘯聚，同人咸有戒心，終日疾行，不遑餵騾；共行六十里，宿會寧。水味極惡，不

25 清涼山上美  
婦動人

能下咽。就宿後未久，忽有人來傳，謂恐土匪趁黑夜襲擊，乃於夜十二時復整裝起行。次晨在西公驛餵騾，驛有騾店不少；晚宿清涼山頂，共行八十里。清涼山較六盤山尤高，惟風景不及；六盤山上下約二十里，清涼山約七十里。清涼山上各店中，多美婦，姿色動人——同伴某見之，語余云，彼來甘肅目的有二：一、邊疆人材缺乏，相機工作，聊盡國民義務；一、久聞西陲多美，願納寵，及時歡娛；清涼山既多佳人，偷努力求之，目的可達，將不再西去——言下似頗有決心。余等抵清涼山後，護送軍裝之張君云已過險境，從此西向，絕無土匪形跡。余聞言後，因急於省視父病，決定脫離團體，加速前進。二十五日下山，見道傍樹木，盡被砍伐，其狀甚慘。在安定餵騾；下午行至安定西十八里舖，突聞山後鎗聲連發，謠詠四起——有云土匪相距不過一里，有云數十里，人數由數千至數萬不等——居民牽牛攜羊遍地奔馳。俄而，大道上更見三數差役，繫一刼食之饑民疾行過

26 不防備中又  
遭匪驚

去，令人愈加驚慌，不敢前進，乃折回至安定（即今定西縣）；其時城門已閉，守者不肯啓，余情急，用大言脅之，乃啓。入城後，謁見縣長，探詢消息；會張君亦趕到，商定斯晚調商團民團守城，加緊戒嚴。次晨，因未悉前方土匪真像，余等不敢冒然出動。安定四面環山，爲南通秦州大道，地方素稱富庶，以燭塊著名；近年來旱災爲虐，民食維艱，店中猪犬爭食人糞，雖痛擊之，亦不肯去，可見家畜饑餓之甚。二十七日，終日仍無確息，同伴等恐土匪集中勢力，乘黑夜來襲，思急行逃脫，遂於晚間八時潛行出城——人畜數百餘口，屏聲息氣，魚貫而行——天氣冷極，幾失知覺。經過十八里舖巉口二險地，日出時抵秤鈎驛，驟乏力不肯前，乃趕速餵騾；甫畢，即繼續西行，冀避土匪追抄，共行百二十里，晚宿甘草店。途中過車道嶺，山勢不小，聞土匪即匿跡山嶺附近，或因同伴人多，未敢發動。二十九日行六十里，晚宿金家崖；沿路土鬆，塵厚可沒膝，呼吸極感困難。

28 痛聞噩耗

本日道上：左文襄所植樹間被保留；汽車道上汽車往來踪跡可辨，惟聞僅限於緊要軍用。三十日午，抵甘肅省會。三十一日訪一商家，驚聞先父棄我長逝；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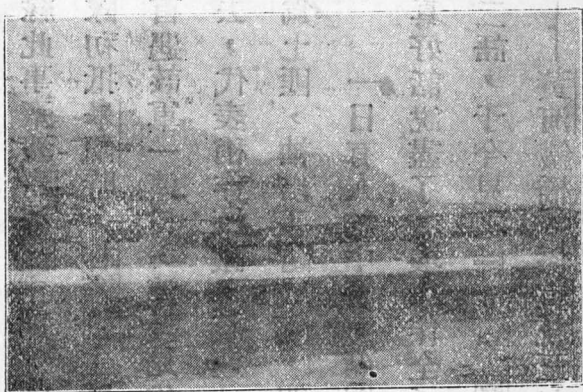
十八年一月一日，來人報信，云吾家酒泉別業之駱駝，適被強迫拉差至皋蘭省會——蓋「拉差」即等於沒收；暴兵一將懦怯之甘肅本地隨駝人逐去，財產所有權，即完備轉移手續——余籌思至再；念駱駝亦爲先父所置之產，應早設法營救；又余在道時，因不忍目睹災民慘況，傾囊過度，致川資告罄，所指望之兌款亦因故誤事，一時亦不能繼續起行；遂留住——至八日始西行。關於營救駱駝一事，余先持介紹信謁劉省主席——就其談話，彼似不知其部下有矯借長官名義，欺侮無抵抗力良民之事——承允代余設法追還，令余靜候回信；回店後，余家駝伕來泣云，駝被拉差由酒泉至皋蘭，已歷二月之久，沿路暴兵鞭詈交加，其他隨駝者，因不堪忍受，多拋棄逸去，彼思，若勉

29 因住皋蘭營  
救駱駝

強忍耐至皋蘭，即可完差了事，不意一差方卸，又被拉住，派赴青海，頃暴兵已將各家之駝混攪，追尋至爲不易云云；余候三日之久，大費氣力，用省主席名義，東西奔走，始追回駝約原數之半，其餘駝，已無蹤跡：有人苦勸余云。「此乃出格待遇，切勿再事追究，緣此事牽涉青海孫主席，暴露其指揮之不統一，」繼云，「當孫之軍隊初抵皋蘭時，甘肅劉主席曾派代表前往皋蘭東十里之東崗坡迎迓，首遇該軍一連長，連長見代表所乘之車，有好騾三頭，悅之，強欲換去，代表稍作抗議，該連長即不顧賓主之誼，口出惡言，並誣某代表爲土匪，袖出手鎗威嚇，即此一端，足證該軍組織份子之複雜矣。」

一日有人約中餐，席間談及政治問題：有某甲云，「此方政治，真好話說盡了，壞事作全了；」某乙接云「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二語，于今見之」。皋蘭四面皆山，城垣極爲整齊，城北緊濱黃河——黃河鐵橋，係宣統三年竣工，總工程師爲美人——城南半里許，





皋蘭北門外黃河鐵橋圖

31 伙伴有飢色  
幸得三十元

32 那裏來的希  
臘宮殿

之，借我三十元，始得略購人畜應需之粗賤食糧，繼續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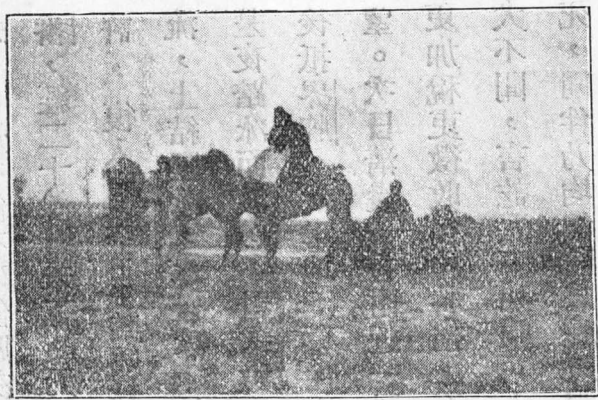
一月八日正午，由皋蘭騎駱駝西行，約二十里，入一峽口，峽內有幾處受風雨侵蝕，遠望之，狀似古代希臘式宮殿，臺級楹楣俱備，極為美觀；又前行約五十里就宿，地名沙井，有破店二三家，其處水

即五泉山，山上有規模宏壯之廟宇一座，民國十三年陸洪濤督甘時重加修葺，彫梁畫棟，燦爛奪目，廟左右瀑布飛騰，樹木參天，堪稱消暑勝境。數日來，營救駱駝問題雖告一段落，惟川資問題，尙待解決——余素不喜告貸，乃先持衣物零星，遍向各處抵押，迄無結果，而小兒及隨從，（在定西新僱）俱有饑色；最後有趙君聞

...

33 居民食樹皮

34 回民焚燒之  
痕跡猶在



圖駝駱騎之上道掖張至蘭皋

濁甚不能飲。次日行約四十里，宿苦水——仍在山峽中，僅平地一小方，有井一口，井傍丘上有龍王廟居民用羊糞煮飯，為余前所未見。次日過紅城堡，市面尚佳，地居峽之極西端，眼簾突覺開放。堡以

西，沿路樹木整齊，行人不絕。共行約七十里，晚宿大通——地濱河，即數日以來，時隱時現之莊浪河。大通有堡，街市荒涼，居民食樹皮度日，黃米稀粥為上飯，四處覓購饅頭及大餅不可得。十一日行三十里抵平番，沿路遍目皆回民新近焚燒痕跡——廟宇、亭、閣、民房，幾全化灰燼，而以平番縣東之滿城，及平番東南關受災為尤鉅。道中有一華塔，顯係古代建築物，亦不免於

一 由南京至甘肅酒泉

却，灰燼中尚有殘餘彫刻物，其狀甚慘。據聞客歲七月間回民圍攻平番，經二十餘日未下，乃將關廂付之一炬而去。由平番西行約二十里許，復入山峽——騎駱駝向例晚行，寒風刺人難耐——峽中有一河流，上結堅冰，水自冰下流瀉，河隨峽勢，委蛇而出，極爲曲折，故是夜踏冰而渡，不計次數；每次戰戰慄慄，惟懼冰裂陷墜。夜三句鐘後抵界牌，就雪地下幕住宿，計共行八十里。自平番以西，長城在望。次日清晨，有附近一居民來談，據云地方連年大旱，回民迭擾，更加稅吏徵收鴉片特捐，不容寬假，人民被逼逃散——屋社爲墟，雞犬不聞，言訖淚下如雨。十二句鐘復起行，迎面風吹雪撲，幾令人凍死，同伴乃均倒騎駱駝以避之。過岔口驛，四望遼闊；據稱其地，昔年曾繁榮一時，客歲爲回兵糧台所在處。是日計共行五十里，夜宿打柴溝，居民約二十家。下幕後，雨雪更厲；夜半聞駱駝哀鳴，使人不寐。次日晨，風息雪霽片刻，未幾復繼續雨雪，惟氣候尙不覺寒；行

35 徵收鴉片特捐  
捐人民四處  
逃避

36 寒夜聞駱駝  
哀泣

37 古浪峽中之  
白石

38 凍斃者僵伏  
道中

二十二里至鎮羌驛——地有破店數家，未停。進至莊浪河濱，河已結冰，由冰上徐步而過。旋越烏梢嶺，中途有一因老被棄之駱駝佇立，熟視吾儕駝羣，其狀悲慘，殆不勝今昔之感。烏梢嶺爲祁連山一支脈，上有韓湘子廟；廟傍，烽火台與電桿相依而立，從可知我國爲新舊文化相參之國家，與社會乃有進化性之組織。斯晚野宿嶺西麓深谷中；小兒因先行迷路，派人追趕，經久始覓回，共行約五十里。次晨行十五里至龍溝堡，地質較肥沃，樹木復茂密。一駝因苦病，給人飼養。旋入古浪峽，天寒難耐；土語云，『古浪峽，凍吊牙，』其言不誣。峽中有一石，大如普通乘客汽車，色潔白，與四周黑石對比，愈覺燦爛，殆一殞星，人呼爲甘州石；相傳取石未令產婦吞之，易產；上鑄有前人遺墨，軍人某令抹去，從新撰語數句刻上，末端大書其官銜。計由龍溝堡至古浪，俱在峽中行走，峽中地震痕跡，在在皆是（十六年五月事）。出峽時，駱駝驚逸；細察，乃一人凍斃道中。晚

宿古浪縣東關雪地上。萬里長城由此偏北，距離漸遠。古浪縣城垣傾頽，居民不過五十家。十五日入川道行，經雙塔及靖邊驛，宿白塔河東濱，共行八十里。沿路屋覆牆裂，地震之遺災宛在。次晨行五十里至涼州，（涼州現改爲武威縣，就平川設治城廂商店林立，爲隴西三大都市之一，——餘二者卽張掖及酒泉——以產驢見稱，小而健。）又西行至二十五里鋪張幕。涼州北門外，荒塚遍野，最足引人惡感。次日過東樂堡，其地有堡，近設縣政府，居民約三十家——適飢腸轉轉，求購餅，不可得，斯晚宿沙河東，計行六十里。次日過八壩，地有破店數家，四望皆不毛之區，行約七十五里，宿永昌西關。四日以來，所經過多石灘路；又沿路地震遺災，歷歷在目。十九日晨，去城內閒眺，城門守兵本地產，由甘州軍署派來，言語舉動，比較和藹。永昌城內，因連遭兵劫，街市荒涼，惟城垣及居民住宅，尙稱完備；封建遺毒，深入於一般人腦經中，例如郵政局門外牆上，亦仿照官廳

氣習，懸牌二張，上書「重地」「禁止」「拿懲」等字樣——可笑。由永昌西行二十里抵水磨關，又四十里至水泉子；道經小嶺，見野草甚茂，惜無人種樹造林。是日晨，逆風吹雪，極冷極苦；晚來轉晴，月朗氣清，步行得趣。次晨起行後，長城復在望；行三十餘里，漸入一石峽；又行二十里至峽口——地濱河，城壁甚堅，晚宿口西二十里荒野中；掃雪起幕極冷，四山皆遠，罕有人烟樹木，僅駱駝刺一望無涯。二十一日行五十里至山丹縣，左近復見樹木，縣城之西尤多；又西行約十五里許，見路南有廟宇一座，狀甚美觀，經過時，寒風刺人入骨；嗣越一小河，行約二十里，復入川道。晚行良久，極冷；積雪較昨晚稍少；掃雪宿地上，遙望長城，倍增淒涼。據聞本年七月間，回民曾攻破山丹一次，有相當傷害。二十二日雨雪，極冷；西行二十里至東樂縣，穹鄙無比，覓購食物果腹，竟未能如願；又三十里至古城；又行約十餘里，就荒地宿，其冷難堪。次日午起行，約三十五里

抵張掖。(卽甘州)；因駱駝食宿關係，仍下幕宿灘中。

二十三日入城，謁軍事當局裴姓，作有趣之長談；伊云：「治軍亦如指導兒童，貴在訓話，不在嚴厲。」裴爲隴人，其部下亦皆隴產，罕帶囂張氣習。次晨，因受煤氣毒侵，起床後眩昏多時；旋應裴君餐約——本約定三時，直至六時後始開食（余曾以居喪辭謝，彼云原爲談叙政局情形，故臨時僅備粗食。）歸來有商民告余云：「張掖縣長，河北人起身行伍，動以土匪自居；雖云豪爽，亦未免有失體統。」又據一有經驗者談，甘肅西部每歲雨量極少，恃山中溶雪灌田，人民爲水所發生之爭執，層見疊出，因此相沿設有「農官」「耆老」「鄉約」等地方小吏，專司其事；此輩近年來，皆由賄賂得充任，爲縣長之爪牙，作威作福，勒收地畝捐，剝削本鄉百姓，許爲第一等病民之劣紳，洵不爲誣。此外更談及民族問題，最爲有趣，當於他篇述之。二十八日改乘車起行；行七十八里，經過多沙漠河灘。次

39 縣長土匪自居

40 劣紳病民

日過撫彝，共行八十里至高台——道中情形，與昨日大致相同——高台爲富縣，西部多沃壤，北郊外有小山一帶，夏秋日草綠時，尙可觀。次晨尙未起床，隨從來云車被拉差，且武裝警察對車伏有侮辱行爲，余一躍而起，見該縣仇縣長，要求釋放；然須知無力要求釋放，耽誤行程，含辱忍恥者，不知凡幾。據知者云，此種拉差，卽直接剝削，賄出卽無事。余得車後卽起行，行六十里至黑泉；沿路沙地較少。黑泉之居、住、飲、食不惡。二月一日，行二十里至花牆子，地有堡；復聞有拉差風聲，急行三十里至深溝饅駝，經過多沙漠地。道上見廟宇一所，幾爲碎沙埋沒。深溝小憩時，見一大豬領小豬數頭，四處啣柴鋪臥地，將成，適一惡犬至，見甚可臥避宵寒，合其意，卽奪之，大豬不能爭，啣草而去，途中攔止小豬，似囑勿再往者；惜吾人不解豬語，對其苦衷，不能充分領會耳。又行三十里宿鹽池；沿路池沼相連，土潤草長。次晨有人來，云吏限制鹽運甚嚴，貧而無力者





與酒泉相繼

與酒泉相繼

酒泉懦弱  
居民踴躍守城



圖為酒泉之酒泉漢元鼎三年置酒泉郡以泉得名

葬。是日晨，適聞山丹永昌相繼爲

回民攻破，殺傷無算，另有一股，

且夕即將圍攻酒泉，全城震驚。城

防司令周姓，以兵警力單，不敷分

配，乃傳令商民，挨戶抽提人丁，

登城協助，防備守城——居民咸有

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感，極踴躍。

余曾有破城經驗多次，從來未見居

民聞訊驚惶守城踴躍如此次者。尤

怪者，酒泉居民之性情，就余所見比較，乃中國南北人民中之最懦弱

者，不意今竟奮不顧身。計自是日起，商民協助守城，晝夜無斷。過

數日，傳聞永昌失守，時張掖裴治軍，部下健將徐營長，親率少數士

卒，死力奮鬥，奈寡不敵衆，爲回兵所執，勸其倒戈，餌以旅長，徐

4 鎮番永昌失守  
於兵長割舌剖腹  
破頭而死

4 鎮番失守居  
民二萬餘死  
於兵火

5 某軍長繼回  
民代為割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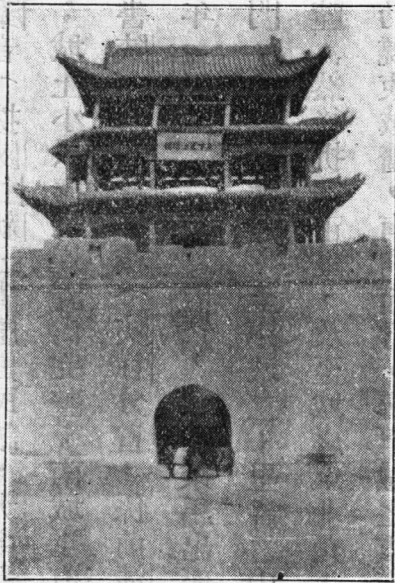
怒目叫罵，被割舌、剖腹、破頭而死；更有消息比較靈通者云，當回兵圍攻永昌時，西北軍某姓開到永昌東某處，按兵不動，用意在借第三者剷除徐營長，剷除後，則所謂當地系勢力易滅。三月十五日，聞回兵已移其主力東向，就軍事形勢論，在酒泉方面，較為和緩；但是晚忽續得一駭人聽聞之消息，即回兵東向後，圍攻鎮番，城破後，全城居民，無論男婦老幼，盡付諸兵火，共計死亡二萬有奇！五月一日聞寧夏失守，但鎮番已被西北軍恢復。是日午，有某軍官來訪——某為客系軍官，較有天良，喜與余談；據云永昌山丹原可不失，鎮番亦可不失，皆因奉命平亂之西北軍某長官及其部下，均志在暴富，而又不便



酒泉城內之土塔圖

直接掠取，故任回民攻城陷邑，代為收斂，及至鎮番城破後，某私計回民所掠已有相當量數，乃進兵至近郭駐紮，一面通知回民首領，許其如捨棄歷次所劫，即可安全出城他去，不加追趕，事果妥協，回兵即東移至寧夏及內蒙草地一帶，計該軍所得，有駱駝二萬頭，滿載物品，更有幼婦八百餘人。

三月二十八日晨余偕小兒乘馬，西遊嘉峪關，另以轎車載食寢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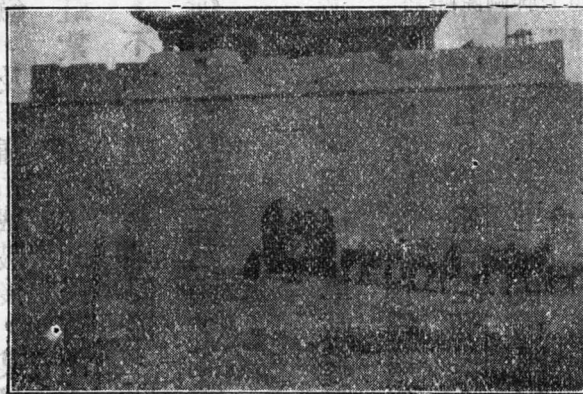


嘉峪關圖牌上題曰天下第一  
雄關係左宗棠親筆

需各物，預備留宿一

日。嘉峪關距酒泉，號稱七十里，實祇四十餘里；余等午後抵關，投一破店，旋步至街中及城上瞭望。街中有數人奏樂唱小曲，聽之，為

秦音（按陝甘新三省戲曲民謠，大半皆秦調。）城係用磚築修，甚堅；城上小兵房之屋瓦尙完整；南城上有小房一所，壁上懸匾一方，上書陝西肅州等字樣（陝甘分省，係前清康熙五年事，距今二百六十六年）。二十九日清晨，余等乘馬出西門，向西北行，至距城二十里許之山麓，然後折向正東，及至城之東北角，乃繞東城牆，南向而行，尋至城之東南方高原上下馬。地有廟二所，塔一座，俱係新建。遙望平原大道上，有駱駝一幫，魚貫而行；鈴聲隨風傳來，令人聞之，似覺身入幻境。憩息片刻，余等復跨馬由西南角城牆隙處穿過，返至西門外。適值夕陽映照，拍照數張；旋與稅



駱駝出嘉峪關圖



子之者著係人一第方左圖力苦民回頭纒

之酒泉郡。嘉峪關當酒泉縣治西北，關城上有碑，記城築於明洪武五年，乾隆間曾予修葺。長城由北面逶迤而來，至嘉峪關，再分爲二支脈：一脈西南向，約百數十里，至祁連山麓中斷；一脈西北向，約五十  
六十里，止於一小山山麓。

關人交談片刻，進城至宿處小食。下午信步至東門外，泉流多至數十，水味極甘，橫流亂溢，幾成澤國，惜無一樹一葉，以資點綴，殊爲缺憾耳。余兩日探察之目的，在明瞭長城形勢。考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西起臨洮——臨洮即今甘肅狄道縣，是秦時之牆，距今嘉峪關尙遠；嘉峪關屬甘肅酒泉縣——酒泉即漢元鼎三年所置

8 有舖者投店  
夜半逼令贊  
民讓

是日因騎馬走路勞倦，晚間甫解衣，即酣睡去；至夜半，忽驚醒，側耳細聽，知某軍官之眷屬來店投宿，有兵士擁護，店房不敷用，兵士乃強令借居隣屋之貧民遷讓，厲聲噪叱，致將余由夢中驚醒。次晨即歸。

9 遊文殊山

五月七日，余攜小兒等，乘馬去遊文殊山，山在酒泉南郊外三十里許，所經多沙灘石灘地。比至山麓，見桃杏方開，與山頂積雪相映，殊爲奇觀。山腰中有煤鑛，地面可見。俄而繞過一岔，一望豁然。有房屋數幢，屋頂皆樹長竿，上懸白布一方；屋前院中，遍植各種菓木，甚覺幽雅可人，一面清流有聲，儼然世外桃源。正異驚間，有番服者出，操漢語行禮，余即下馬交談，知其爲照料廟產之青海黃番。更前行數武，有小土山一座，遍山廟宇輝煌。余等決計步行，向各處流覽；經歷四點鐘之久，尙未遊遍——奈脚疲腿酸，不便繼續；又以日已西向，只得折歸。據聞文殊山初有文殊菩薩廟，山因廟而

名；廟爲當地漢民與青海番族公共崇拜地。惟團體崇拜，各有定期：每逢春季，先由漢民演戲焚香禮拜；約十日後，由番族禮拜；後者於禮拜期間，輒化裝跳舞，男女均參與，手執泥人，舞後刀斬之——聞泥人爲年羹堯之像，年氏平服西番時，以慘酷見稱，致番族至今猶恨之刺骨。

八日有人來訪，談及酒泉市面蕭條之原因，彼歸咎於苛稅雜捐，又涉及嘉峪關之洋關稅問題，余深覺詫異；以爲嘉峪關乃內地關卡，決無客商由俄境販運貨物，經過東西數千里之新疆，無人過問洋關稅，而任其至酒泉方行繳納之理。旋據解釋，始知事緣十數年前有酒泉某當道借口提倡教育，巧立此項名目徵收，西北商人大都不明洋關稅真相，故不反抗；更可異者，則爲彼稅吏一味剝削，不論某項爲洋貨，某項爲土產，如新疆出之纏頭布及包仁杏乾，皆作洋貨納稅；結果，不外阻塞商貨流通，增加小民擔負——蓋著纏頭布者，皆爲甘肅



貧苦階級，無力購服，祇得赤身露體也。且此項例外收入，是否用於教育範圍，亦殊爲一大疑問云。

五月二十日，聞燉煌發生兵變。燉煌爲酒泉軍隊管轄區域，駐軍直屬酒泉周城防司令。周君爲地方系軍人，省方對之素無誠意，勒扣糧餉器械，令其自然銷滅，士兵久有怨色；邇來省方又藉口東方有事，反令此方駐軍交出藥彈軍實——易言之，乃巧妙之積極消滅法也。周秉性忠厚，只知服從命令；但其部下聞之大譁。酒泉之駐軍，因近在咫尺，未卽動；燉煌距離較遠，乃由一部分士兵，勾結商團及哥老會等發難，揭出西北靖國軍旗幟。以反對客方勢力爲口號：酒泉周司令認爲叛變，反調遣其親信部隊前往剿服。

五月二十九日，余受地方士紳之約，在某教育機關演講，題爲「共和國家人民應注意的幾件事」；一軍學二界滿座。余因有所感，乃力陳法律爲共和國家立國之要素，而人民之天責，在遵守合法之法律，

## 11 燉煌兵變

## 12 西北靖國軍

## 13 酒泉兵變

14 決計死守  
先父母之棺

監督犯法之官吏與人民，並須辨別立法機關，是否代表民意等等。六月十一日，約上午三句鐘左右，余突被犬吠聲驚醒，即聞城內外鎗聲疊起，知有事變，忙喚小兒，着衣下坑；正束衣時，突聽房上有人詢問，「有惡犬否？」此時敏慧之犬，已發現危險甚大，而知隱伏匿避，寂不作聲，家人乃以無犬對；余聞之，料定城被回兵攻破，死亡迫於目睫。轉念先父母之遺骸，尙未落土，倘或回兵以處置鎮柩處之方法處置酒泉，付之一炬，則痛不堪言，遂決計趨至棺槨所在處，誓以死力守護。約一點鐘後，聞街衢中多人叫喊，而鎗聲稍稀；余料城內駐軍已失抵抗力，心中愈加震驚，靜候死期。俄而家人趨至，先以無事請放心告；余問所以，乃知駐軍譁變——方才之叫喊聲，乃宣言彼輩不擾害居民，勸人勿驚慌耳。余度彼輩目的在金銀貴物，決不致殺人放火，始覺釋然。旋將文稿收藏，略進飲食，即由後院踰牆，藏一賣燒餅人家。喘息未定，突聞叩門聲；小商往應門，旋

15 收藏文稿踰  
牆躲避

聞門開，有人入內。問：「有燒餅否？」應曰「有」；曰：「一概給我們，你們不要害怕——今日是『端午節』，苦了我們兵士們，不說過節，吃一飽也不能得——這是沒法子，並非同老百姓爲難」。又云：「這串錢也讓我們拿去」，小商俱允之。尋聞關門聲。小商入內室向其妻云：「拿去燒餅二百個，錢一串，這真不得了」。語未已，又聞似叩余家之門聲，鎗聲復震。余料必將發生意外事，中心志忑不寧。未幾，忽家中人越牆推門來，就余低聲言家中一切平安，變兵已開始由城退出，邀余同歸。余以頃間之鎗聲及叩門聲相詢，據云係變兵搶劫隔壁某商店時所發聲音；又言變兵中曾有人在余家門外向其他變兵言，此家有好馬一匹，應叩門牽出；而另一人止之，謂此家之老人（變兵皆本地人，故知余家。）素對貧民慷慨，不宜擾害，始呼嘯去。爾時家人促余歸家，余答以俟變兵完全退出再歸，並囑若遇變兵叩門索物，不必反抗。遲至十一時前後，變兵方全體向西移去。

事後調查兵變之原因：一則爲軍餉無着；二則爲受省當道不平等待遇之反響——蓋此方兵士皆甘肅本地人；三則爲省當道正擬有事於東方，曾令調此部士兵赴前線，意在掠奪槍彈，故兵士挺而出此。聞當起事之初，由長官按名排隊，繼以演說；演說畢，該長官問全體云：「爾等願舉事否？」答曰「願」；又曰「敢害人否？」答曰「不敢」；曰「要錢否？」答曰「要」；曰「願要西北銀行之鈔票否？」答曰「要」或「不要」；問「何故不要」？主張不要者曰，「要西北銀行之票，則該行可乘機，宣告所有發行之票全體作廢，反予該行特別利益；而最後損失者，爲當地民商，」某長官聞之，亦曰「不應要」；繼又問應搶劫何人，衆口同聲舉某商之名——蓋該商素營存放官款，及出售家庭吃用茶食等業，挾勢凌人，天怒人怨也。——該長官口號一發，全體動作，卽以某商號爲標的，計損失六萬有奇，其他各家損失有限，乃受連帶關係，不足道也。該變兵出城後，卽向燉煌大道馳

去，顯係同該處之變兵事前有相當聯絡。

考此次兵變之前因後果，實爲有組織之反對外界惡勢力之地方運動；惜參與其事者識見淺薄，無遠大計畫。——如既有心動作，即無須搶劫，無須出城，坐守酒泉，始爲得計；蓋變兵之數約三四百，未變之兵，不過一二十人，且反對勢力距離較遠，又有事於東方，無力派隊來此作敵也。若能坐守酒泉，然後傳檄燉煌，預備實力，前程正未可量；奈甫得六萬餘金即倉皇圖遁，竟未能脫懦弱甘肅民性，可發一嘆！

(三) 張掖之行

1 未從 先父  
遺囑的原因

余抵酒泉之初，家人告余，云 先父病篤時，知不起，遺囑着余抵酒泉後，即奉其遺骸旋里安葬；惟其時有數種原因，不能奉行：一、余抵酒泉後，即聞隴東隴南回民作亂，隔絕交通，久處甘肅之親友相勸，切不可冒險東行——多因回民素來酷嗜殘殺，大事未成，個

人性命不保，已爲不孝，倘若逢彼疑棺中有財物，危及先人靈柩，罪何以堪；二、陝西連年荒旱，饑民餓殍載道，入春以來，情形更慘，陝西大道兩傍，幾有每隔半里，一屍橫陳之概，故氣候一熱，倒屍腐化，臭氣四溢，疫癘爲虐，身有大故者，不可冒犯前行；三、因天氣漸熱關係，先人遺骸，不宜移動；此三項原因，胥爲先父在日所未料及，故雖有遺囑，亦不敢奉從。且後來陝西糧價大漲，人畜均乏食，若轉運先父母靈柩二具旋里，至少需三千金；瀕年地方捐款繁重，貨物在途，又受新疆官吏勒索，數年不能運歸，卽賣地賣房費盡心力，此三千金竟無法籌措，故雖欲運柩東歸，亦不可能。旋同家兄藻章商議，覺籌措運柩經費，爲第一步應解決之問題，余乃勸家兄前赴新疆，對在途被扣二年餘之畜及貨，設法使官方放行；開吊事，留余勉當。家兄然之。——余兄弟多年未克同居，今乍相見，當然不忍離捨，但大事未了，亦惟含淚而別。計凡四閱月，經歷無限困

難，家兄乃得調回少許貨物至酒泉境內——時已六月初間；貨抵酒泉境後，又因地方官吏勒索，未敢進城，余乃急派人押運至張掖出售。此時天氣已大熱，瘟疫更厲，運樞極不合時；又余見家兄未歸，誠恐家人出門有差，遂亦決計親自趕向張掖。

3 張掖之行

4 麥穗如金  
花似錦

六月二十七日，余攜小兒及學生二人，乘車一輛馬一匹，由酒泉起行赴張掖。是日晨，天氣清爽，和風宜人，遍地麥穗如金，鶯花似錦；午後風起沙飛，行路苦惱，乃就臨水店中投宿；傍晚復覺靜和。

臨水地濱小河，居民尙稱整潔，婦女亦頗覺秀麗。次日大風復起，候多時不息；留住店中無趣，只得冒風東行，晚宿鹽池。二十九日黎明落雨，俄而停止，氣候極爲清爽。道遇載重大車數輛在前——余等所乘之車輕，利行速，但因尾隨笨重大車之後，不得速進；良久，余乃騎馬繞至前方，向最先一輛大車之御者，和顏懇少站，讓輕車先行，該御者不但不肯，反恃其同幫人衆勢厚，地域偏鄙，怒顏惡語，余責

5 車夫吃了文  
人的虧

6 沙灘中獨極  
得水

7 蚊多如雨

彼不應以無禮待人，彼反轉身摘取車轅上橫木，意在鬪毆，余急極智生，一躍下馬，以馬鞭向彼頭都抽去，彼頭眩目昏，方欲揉擦，余乃乘機一手由彼手中奪去橫木，一手將彼由車轅上拉下，將彼臀部，痛擊數下，此時余之車，已繞至前方，余乃一躍上馬，迨後面一幫大車夫趕到，余等已相率急行而去。行約十餘里，至大沙灘中遇風，飛沙四起；灘之東隅，有古刹一所，名弘覺寺——初建於唐代，同治年間毀於花門，光緒時復經修葺——寺之半，已爲沙埋沒。余等至此，渴極，乃派一學生至剎中求水，竟得一壺；始悟僧道亦有其特別盡力社會之處，普通人決不肯刻苦冒險，獨居此荒灘以利行旅也。行至花牆，天色已晚；清風吹來，最覺涼爽，乃繼續前行。不多時，蚊飛如蝗，爭吮人畜，雖以毛巾裹面，猶自線孔中嚙人。夜分始抵黑泉投宿。蚊更多，店院房中，無處不有，聲如響鐘，令人徹夜不成寐。次晨乘馬先行，至一地小憩地東距高台二十里。乘便同稅卡人交談，據



8 官吏剝削商  
族萬足

西行見聞記

四〇

9 高台縣城搜  
索陝人

云官方徵索逾格，商旅裹足，卡員終日閑坐，糊口惟艱；此乃出於彼當事者之口，商民困苦更可想見矣。該卡人知余爲陝省人，乃低聲告余曰：「甘肅當道，皆爲直魯豫三省人，本省人素無抵抗能力，故彼當道不介意，惟對以強悍著名之貴省人時加疑忌；邇來不知省方有命令與否，高台縣城門，對貴省人搜查綦嚴，君宜繞避之，可勿入城」。余深爲感激，謝之。時余車已趕至，乃相率前行。余因欲證該卡人言，直向高台縣城行。比入城時，一荷鎗守者詢余來歷，余置之不答，策馬疾行；彼見余舉止異常，疑余爲當道，未敢如何。至東關店中，適有一同鄉商人，聞余過城門時情形，深爲驚異；並云彼因係陝省人關係，貨物被扣勒索，不許進城，已留住店中，一月有奇。言畢，勸余卽行；余因有此第二番之勸告，亦恐出事，於行路有礙，乃駕車續行。經沙窩，漫天蚊蚋隨人畜行，同行者皆以布巾之類裹面，靜坐車中；騾馬因不堪其虐，狂蹶亂嘶；夜深後，毒螫始殺；余乃徒

10 漫天的蚊蚋  
隨行

11 夜半在道上  
何意

步先行。突見一執鐵鏟者，自道傍蠕蠕而動，余乃疾聲喝止之；問其所事，以修路對，又問何以深夜不歸，則飛奔而去，余知其爲匪類無疑，幸同行人多，彼不敢動。是晚余等宿撫縣南關店中，撫縣現改爲臨澤縣。

12 沙河難民之  
慘狀

七月一日盥洗後，因小兒言街上有閱報所，余乃移步至該所閱報，稍知東方政局變動情形。俄而車至，相與就道。過沙窩後，細雨飄來；行至沙河停住。沙河地濱河，有堡；以產棗著名——棗不大，第味甚美；乞丐遍街上，店中滿住逃荒難民；瘟疫流行，死者日有所聞；余盡出所攜糧饌，就中老弱者周給之。連日道中所見——尤其高台一縣，良田遍植鬻粟，減少人民食糧；當道之居心亦何太忍！次日清晨，乘馬首途，手未停鞭，行五十里，僅爲時二小時，喜知所乘者爲良馬。又行二十里，至張掖西關，時已晚。聞因永昌兵變，城中戒嚴，城門早已關鎖，不能入城，乃繞道至南關，覓店投宿。遍叩各家

13 喜得良馬

14  
丁  
圖

渠接店中成  
混合臭氣

店門，孰知均爲官方要人投機之運糧車輛霸佔，不許小民闖入；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乃由一市中好人，導至一店。甫入店門，臭氣撲鼻，爲余從來所未經。怪而問之，始知有力之投機者將各店難民驅出，羣聚此破店內，更有纏民十數，及運貨驢數十加雜於內，店無多屋，多數難民纏民乃就院中露天度夜——或架鍋爲食，腥味洋溢；或蹲臥吸烟亂語，喧噪盈耳，並有染瘟疫者不斷之呻吟聲，一班人下方之排泄氣，遂造成一葱、薤、洋烟、水烟、旱烟、麻烟、汗臭、口臭、以及羶肉、酪漿、便溺、畜糞混合臭氣團。而數十頭之驢，又滿店奔逐，作獸性娛樂，亦若有意攪動，惟恐此混合臭氣團不勻，未能盡量發放者。須臾之間，余幾暈去；但無可如何，只得投入——蓋該地方宣布戒嚴，人心恐懼，若去郊外野宿，必啓軍警之疑，意外之災不免也。斯晚店中之生活，余將終身不能忘矣。

三日清晨，余亟徒步至郊外，呼吸新鮮空氣，刷洗腸肺；因有昨

夜之經驗，余乃得盡量了解空氣之價值。正盤桓間，一學生至，謂城內有一商店鄉親王姓，聞余訊，特來邀余進城住宿，余遂轉身，收拾行裝進城。王君爲余安置一客房，頗覺幽靜，余乃加意洗滌。中饋畢，因感於昨夜之苦惱，異常疲倦，遂倒臥而睡。四日起床甚早，出門拜訪各鄉親；至某處，方叙談間，突有著軍服者二人，在客房門口窺視，余測知其來意，乃趨前邀入交談。較長者詢余來處，余以酒泉對，問何幹，余答以居家守喪。言至此，忽憶昨日同鄉某談及，張掖軍事當道對架眼鏡者，特意侮辱——某大紳與某某商店老經理等，均因架眼鏡行走市上，被惡兵將眼鏡摘下摔破，輪掌其兩頰，更將其帶署扣留，經多人聯名懇請，始行保釋——余遂將所架之眼鏡摘下，對談話者云「恕余偶染目疾，須架眼鏡」。噫！內地軍人知識淺陋，行爲暴橫，卽此可見矣！該兵旋問余之住所，余具實以告，彼取鉛筆開清，興辭而去；余亦少坐片刻卽出。

回至寄居處，杯茶未盡，人報軍署有人來訪，余延其入座。來者著便衣，手執片紙，上有鉛字跡，詢余姓名住所，余一望而知其根據報告來此。答復後，來者問及護照，余以「有」對——初，余從南京動身前，雖表面號稱全國統一，但余早料定人心反側無常，僅恃中央公文護函，殊不足資保護，乃託人向西北軍高級當道，請求護照一張，在途始發現其中註明限當年底繳銷，故過皋蘭時又向省當道，請求保護旂一方，此次隨帶至張掖，來人既詢及，余乃將後二者取出示彼。彼看驗訖，覺所註來歷不小，即離座屈膝向余云，「將來還請大人賞一碗飯吃」；余答以現在守喪期中，不問政事，將來有機會，總須幫忙。旋即就被探詢東方政局，據云，微聞某當道態度不明瞭，此外無知。少間，彼向余表示，請准其攜帶護照旂至軍署查驗，驗訖送還；余婉言向彼陳說因不知其真正來歷，未便交付，倘或失落於不負責任之人手中，招搖撞騙，後患無已也，彼旋自身邊取出一紙條示

余，上註「暗探」字樣，余始許之，並派一人隨彼至軍署。余又以極欲致一電至首都賑災委員會，報告甘省災况（余於途中目擊難民慘况，早具此意）未卜當道允許否之意詢之，據云恐電報不通，遂出門而去。

來者去後即開飯——余因半日間受兩次盤問，心中至為不快，食亦無味——飯畢悶坐，該探又至——神色一改，非復飯前之卑遜——甫入門見余，即云「上大衙門去」，余未致答，有頃，余振衣而起，旋急折回，向一學生低聲囑咐數語，轉身復行。此時寓所已為武裝暴兵包圍；該暴兵等見余出，尾余而行——亦若押罪犯然，引動通街行人，站立集視。正走間，該探向余云，「行李要緊否？」余未答。親友數人隨從至衙門口，守兵不許入；僅放余進內。院中方有暴兵一夥，拷打一鄉民——其人裸伏木架上，初尙亂叫，不一二分鐘即暈去；傍有一狀似官長者疾聲吩咐「取水激醒，再拷打」。此時探者步趨至該官

20 見參謀長

長處，有所語，殆以余事相告；旋反身導余至一小室，令靜候——度日如年，反復思想，不知嚴刑之下，冤枉許多好人也。愁悶約兩點鐘久，探者乃至，云見參謀長，余與之俱行，穿巷入門，至一破院中，不似長官居所，探者命余站住，彼由一土門進去；一時余疑慮不定——蓋余自抵西北以來，已習聞地方當道，對非其同調者，先置之死地，然後假造一罪狀牌示了事，余他無所畏，惟恐罹此奇冤。正疑慮間，該暗探出，云少候。片刻，又一人出云『請』，余頓覺頭腦清楚。比入門，見一少年約二十歲右左，斂容靜色，讓余入座——此即參謀長，余竊異其升官之速——旋問余來張掖何事，余告以督視家人售貨買騾，備扶先父母靈柩歸里安葬。彼云，『聞爾係行政官，不應經商？』余曰，『喪服中仍爲小百姓，至於經商，非但無才，亦無其事』。彼又云，『爾之護照，期限已滿，何不繳銷？』余曰，『阻於兵亂，致不能如期繳銷，實係無奈』。彼接云『既不能繳銷，亦

不應行用」；余曰，「並未行用，不過爲貴署探者證明余乃有出處之人」。彼曰，「護旂之護照安在」？余曰，「護旂無護照」。彼曰，「既無護照，則護旂必假造」；余正色曰，「可電省政府詢問」；彼僞曰，「已去電，現專候復」。繼云，「聞前任張掖軍事當道裴姓，於爾數月前過此時，曾設讌款爾，有其事否？」余曰，「然；過皋蘭時，有友人介紹見彼」。該少年又云「聞爾在酒泉，軍事當道周姓亦與爾有往還」；余曰，「亦因友人介紹，曾見過一二次」。彼靜思少頃，續曰，「聞爾常與南京政府通信，有其事否」？余曰，「曾用私人名義，向賑災機關報告甘肅災况；這次再來，道中所見災民困苦，尤覺傷心，亟欲發電至賑災委員會，未卜閣下許予通行否」？彼答曰，「此間情形，該會早知，無須多此一舉」。旋又問云，「聞爾常與裴姓通信，確否」？余曰，「余遭先父之喪，彼曾來函勸慰；後來彼遭大喪，余亦去信安慰；禮尙往來，本應如此。至彼所在，余早



23 作過教授時  
也佔便宜

24 尙有麻煩

不知，望不致因此而得罪」。少頃，彼又云、「觀爾發言出語，似久於教育界中」；余曰，「誠然；余曾在東方作過近十年大學教授，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始由友人強入政界，然而頗覺不宜，現因喪，已辭去」。彼又問及某人及其學校情形，余隨口答出，彼始稱余曰「先生」，且謂「既有如此經歷，改日還請過來，教導我們」；余曰「豈敢，但求恕我無罪」。彼又問余永昌兵變情形，余答不知；彼起立云，「先生請先回，惟須於明早十時前，覓三家妥保前來相見」。余諾之。暗思事有轉機，遂向其索還護照護旂，彼云，「容俟明日」；余又云，「可否明日放余回酒泉，以免鈞署多心」？彼云，「且住數日」余知尙有麻煩，乃輿辭出。

余出軍署後，天色已晚，諸親友仍在大門外守候；見余安全得出，當然欣喜。該長官原有派人帶余至寓所之令，奉命者鑑於城門關閉，街中戒嚴，料余跳免無術，始任余自去。歸途中，與親友談議覓

舖保問題，街上無他行人，數次被戒嚴兵警盤詰，第無意外爲難。抵寓時，店院中早有武裝警察及狀似便衣偵探者數人，又有一警察橫臥屋中榻上，吸食鴉片。友人以目示余，余會意——知在監視中，未多發言。小兒見余歸，泣而相迎，余乃攜其手至房中休憩；旋低聲囑兒，倘余有不測，須牢記三件事在心：一、須將余之著作加意收存，將來攜至東方，交付某友；二、長大須爲余報仇；三、將來兒或學醫、或學工，服務社會，自食其力。語至此，學生捧晚餐入，余略嚼數口，卽解衣睡去。

初，余因感於甘肅人民之慘黯生活，曾作一論文，描寫其情況，此文向在手箱內皮包中存藏，擬俟東旋後發表；來張掖時，倥忽間攜帶手箱，並未將文取出他放；當探者強余去軍署時，余知有變，卽憶及此，但有來者在，一時無機會囑託處置方法，惟臨走時低語學生，令其將箱移至傍屋：歸來後，忽念倘不毀此文，萬一明日軍署派人檢

查行李，被其發覺，必不以此文係從傍觀之立場評論相諒，反認余有意指摘，必成冤案。第毀文事不可託學生，誠恐拷打之下，胡亂供出；迨次晨醒後，方乘便將其焚燬。事畢回房，覺頭昏，服阿氏伯林數粒，盥洗整衣。早膳後，偕親友舖保三人，再去軍署，時九點許。該長官昨晚原未令余今晨同往，余因素信『遇豺狼猛獸，切忌逃避』之成語，故決意再往，藉覘究竟。余等候於軍署門首約二點鐘久，不見傳事者返報——鵠立過久，又倦又急；約十二點鐘，傳事者始出，云，參謀長在公館，可轉赴彼處。既抵參謀長公館，復經一次手續，傳事者又耽延許久，方返告，謂長官去軍衙——時兩點鐘；余等以方由彼處來告之，傳事者辭穹，乃低聲云，『恐因昨夜打牌過晚，尙未起身；且先回去』。余等審度商議後，遂再至軍署，將保單交傳事人而歸。

歸寓後，見警察密探方同小兒學生等有所問答。傍晚，前來監視

者更多——余遂認定欲恢復自由，必須由軍署取回護照護旂。晚間以此意告知親友張姓，翌晨友來語余，謂有省當道戚族趙姓，向軍署有往來，彼懇其前去代爲索還，已得軍署允許。候至次日午後，仍未見送護照護旂者來，而警察密探，監視如故。余仍請張君轉求趙姓，再去代索。傍晚，張君來，欣然相告護照護旂已交出，親友聞之始放心，旋警察密探亦撤去。一友向余云：「君此行，幸逢雷旅長他適、——彼素以殘忍著名，已不知冤屈多少人也。」又云：「幸趙姓肯爲說項；此人亦係武夫出身，極其橫暴任性，聞一次在武威，或贈以劍，並極口贊其利，趙堅不肯信曰「讓余一試」，乃急步至街上，俄而攜一人頭歸曰「尚可」——其兇點可以想見」。少頓，復就余低聲云：「此次君得脫災，彼實有大力，不宜忘」。是夜，戚友均勸余明朝及早出城，轉轅西上。

八日晨，余等整裝完備——親友擬送出城外，余止之——令車馬

伙伴先行，自偕一友，微服步行於後。城門守兵略事詰問，卽令出城。至關外隙地，見車馬等候，余乃辭友跨馬西向。余馬善走，一鞭行二十里，至一古城廢址——余曾過此數次，據傳說係黑水國舊京。正緩行間，見路傍有破缶片屑，突動余好奇心，卽驅馬四向探查；見無數長方形磚窻外露，顯係被人發掘（後聞爲某司令特派士兵至此採取古物）。余詳細研究其用途，始終未得要領：將以爲墓道歟，則失之過長，又無置棺所；將以爲避暑夏炎威之用意歟，則面積過於窄小；謂爲水窟，比較相近，但不能形式如此劃一——除非古代任市政者，已具最科學化之頭腦耳。又古代卽有此黑水國，亦必夷狄之邦。正如此反覆考慮間，忽得一磚，上有字，熟視之，辨係「二千石」等字，筆跡甚古。有此考證物，竊疑其地爲漢代古城，經飄沙埋沒者；若果有黑水國，此亦非其舊址。余得磚後，喜而置之車中，更策馬巡視；計其地之面積，東西南北相距皆有八里之遙，考古學者亟應前往

31 人平壤運糧  
實有趣

一探，定有無限寶藏，可作歷史上證據也。

八日晚宿沙井子；九日遇雨，僅行二十里，宿沙河；十日取道狄威堡西進。狄威堡在東西往來大道之南，路雖遠，較坦易。偶思堡名奇異，乃悟及鎮番鎮羌鎮戎平番狄道等地名，皆有特別取意，專在表示華族拓疆開邊之武功；實則所謂番羌戎狄之巢穴，在早期時代，乃我華族入據中原之孔道；人事變遷，確實有趣。由狄威堡西南向，循間道行，至祁連山麓處，有城一所，曰駱駝城。據聞城之大半爲虛沙埋沒，壁壘尙整齊，內僅餘一破廟，由老夫婦二人看守。相傳在昔爲駱駝城。所謂駱駝國王之京都，華兵圍困之，經久不下；一日忽見女牆守者盡撤去，城內鴉鵲無聞，圍兵異之，以爲效孔明故計，初尙疑懼，延至日中，仍未見動靜，乃派死士攀壁而上，則固罄然空城一所，牲犬無遺；探踪索跡，發現一隧道，由城中通至山谷僻處，長約四十餘里——蓋駱駝國王料城不能守，因於夜中，率全部由隧道安全

32 駱駝城之空  
城計

退出也。按駱駝城在祁連山陰，山南卽爲青海番族養息之所，如有此駱駝國，殆屬番族。西北土性特別，常有一區所生之草多刺，馬牛羊不食，惟駱駝嗜之；駱駝城附近土性，或者僅產帶刺之草，而居民皆以養駱駝爲生，隣右華族，遂卽以此名其國。又西北係異族侵略之境，鄉民每築城堡自衛；賴土性黏而堅硬，不易傾陷，故又多挖隧道，備城急時逃避；故頃所述駱駝城空城計，確有可能。聞駱駝城東，又有一城，昔年爲縣治所在，一夜爲飄沙埋沒。

余此行，有一久於青海生活之客商相偕，是日道中所談，幾完全與青海有關，茲特摘述一二——據云：祁連山之陽，一望碧松成林，風景絕佳，中藏猛獸，有野牛羊野馬野駱駝狼豹等，中惟野牛性最兇，強而有力，角作長鈎形，一次，一獵者爲其所斃，被舐死，野牛因用力過猛，致鈎角深入骨架，不能摔脫，乃頂之去；又，青海之狼，狡猾多詐，結隊成羣，其捕食黃羊之法甚妙，黃羊善走，非狼所

44 狼捕黃羊斃  
許多端

85 番族女子亦  
貴貞節

86 教武士得店  
而宿

及，狼乃先向四面分布，將羊羣圍住，然後逐漸緊逼，誘至結冰之湖上，暗號一發，四面圍攻，黃羊突受驚，圖遁，無防備即滑倒，又因腿細而長，不易在冰上站起，便爲狼所乘；又，祁連山多鹿，近年以來，漢回出入山中，獵麝爲生，因方法不良，不定得麝，幾使鹿類絕跡，殊堪一嘆；青海之番族，養牛羊爲生，遇男婚女嫁，由父母分給若干牛羊，另樹帳房居住——男子日惟馳馬訪遊，牧放牛羊，由女子擔任；番族女子亦貴貞節，外客可與交談，但絕對不許露狎膩形跡，此點與蒙古及纏頭風俗，比較不同。談來極覺有趣，未感行路之苦。斯晚目的，在宿高台，然直至三更後尙未趕到。適值天陰，路徑莫辨，曾擬投宿民家，奈連叩路傍居戶之門，皆不應，推其意，必係疑余等爲盜匪，遂不敢輕於啓戶。後經一廟宇，叩門亦不應；只得勉強前行。遲遲又久，始抵高台東關；叩店門，亦混語支吾，余故意大聲叫罵，店人始疑余爲武士，亟啓門納余等入。



小官接大官  
不遠數百里  
而來

十一日宿黑泉，十二日宿鹽池。鹽池旅店內，打掃較他處清潔，余頗詫怪，問之店夥，乃酒泉新軍事長官赴任，金塔縣長不遠數百里至此迎接，候三日未見長官車塵馬跡，後因金塔境內土匪滋擾始去之故云。十三日至黃泥舖，店中汙穢不堪，宿房頂上——甘肅氣候少雨，房頂罕用瓦，僅取土合水塗之，曝乾後，可堆儲柴草。十四日回酒泉，家兄已自新疆歸來。

(四) 離開酒泉之夕

抵酒泉日，即聞謠言四起，城門關閉，謂前次變兵，結合相當勢力，將由東西南三面撲城；余並不介意——既非同民要命，又非官廳爲難，剝去隨身衣服及動產，殊不值擔心。第連日以來，家兄每向余言——陝甘二省連年大旱，餓亡載道，瘟疫盛行，兼之同民爲亂，土匪蜂起，交通梗塞，一時絕對不應扶先父母靈柩旋里，致蹈危險，而負不孝惡名；况因政局關遷關係，曾在張掖遭遇煩惱，安知滯留此

家兄苦勸及  
早東旋

間不招地方當道疑忌，倘或偶有不幸，家屬均難免受累；不如及早南旋，盡力國事爲安。余聞言，考慮再三，決定南行——家兄大悅，進而商量應經路徑，因聞內蒙古道上，有前由鎮番退出之回民殺人越貨，遂定計取道新疆及西伯利亞。適此時李姓入鎮酒泉，城門門禁極嚴；李與張掖軍事當道雷姓，有密切關係，打倒前任張掖裴姓及酒泉周姓，彼殆爲主動者。整理行裝期間，親友漸知，多謂新疆腐化勢力積厚，素來疑忌知識階級，至其境者，無善結果，恐不宜行，且談及楊增新於宴會中殺人事，黑暗可怖。余反覆忖度，自覺必須離開酒泉，庶免發生意外，累及家族，但與其投入腐化之新疆禁網，不如取道內蒙，亦未必即遇殺人越貨之回民，遂改計沿內蒙道南旋。不料再過二日，又有知識階級之朋友幾人來言，內蒙道上，新近發生殺人越貨慘案不少，已無商旅足跡，仍以取道新疆爲得計——新疆雖云閉塞，但對於素來生活教育界中人，想不致意外爲難，况該省服從國

2 反覆考慮乃  
決計取道新

3 泣別 先父  
母靈輓出城

4 家鄉口味特  
別開胃

民政府，自應對於國民政府之屬員，予以相當援助。余因聞新疆富庶，久欲親自調查，作國人參考，苦無機會；今已在甘肅西陲，正宜趁此一償夙願——偷能取道和闐，過葱嶺，出阿富汗，由印度繞歸，則獲益必不可限量，不然亦當橫穿北疆，行經西伯利亞——故對後者談話，最易接受，乃復改計取道新疆——時七月二十。旋又同家兄商妥：小兒暫留酒泉，不必隨行，免受長途跋涉之苦；余應及早出城，先就南山麓駱駝放草場住宿，然後一面打探變兵所在，一面預備行路必需物，擇日登程。如此計畫既定，次日日甫出，余泣別先父母靈輓，辭過家兄，即移步出城——經守者詢查一過——步行約三里許，抵一古剎，預備之人馬，均在彼等候。比偕一學生騎馬向駱駝草場前進，下午二點左右，至一村莊中膳。聞鄰居爲一鄉友所在，趨訪之；堅留食，余以已飽辭，再三相強，乃進半碗，豈知一經嘗試，完全家鄉口味，極覺適口，連用四碗，尙未覺勉強。夕陽傾斜時，跨馬續

行，至一四望無涯之草場；皓月當空，景色清幽，心境愉快。正望月指星間，天色突變，陰霾四起，余等迷失方向；遙望一處有火光，亟策馬向之，行約一點鐘，始至。牲畜一羣，圍繞火光，伏地休臥；越過畜羣，至火光處，乃一住所，面積約八方尺，培土作壁，覆以茅



駱 駝 羔 與 仔 犬 圖

草，內部半爲炕，半爲灶，炕上裸臥四人。余等既疲又餓，乃一面就房外牲畜少處，預備睡覺之事，一面喚起炕上人，解決果腹問題。比詢及饅饅麵條菜蔬，一人驚答云：「我們日吃粗米粥兩次，一年工錢兩元，已覺老天爺待人不薄，先生何取笑爲？」余見無他希望，乞粗米粥；是人云：「存米原無多，但既有客來，亦不能吝

矣。』遂生火汲水煮粥。余乘便寬衣就臥；眼將合時粥成，急食三碗，一覺睡去。二十二日清晨，先遣學生往覓余家駱駝房所在處，又食粥二碗；天熱難堪，復臥倒睡去。約正十二點，余家僱工來迎，攜饅饅一袋，食一個，餘餽畜房人，遂致謝跨馬去。至下河清東十里許，駱駝場帳房在焉——地緊依祁連山；時當炎暑，仰望三巔積雪，心境繁緒愁渴，減消不少——駝房中人迎入，藉談論民間情形，以消永晝。

二十三日即陰歷六月十七日，為

先母二週年忌辰，清晨洗澡

6 祁連山巔炎  
夏積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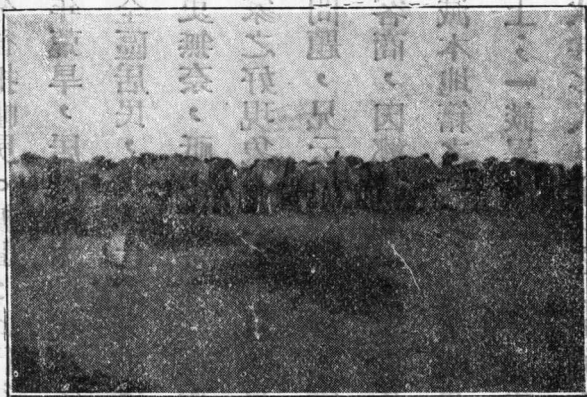


圖為駱駝羔一羣用繩繫住防其止其奔逸母駝不時來乳之

生薑  
新到分裝

生薑  
新到分裝

生薑  
新到分裝



畢，略進少許飲食，獨步至附近樹陰處靜默，傍晚始歸。次晨，乘馬去金佛寺，意在考古；至則僅破廟一所，毫無所得。地適當入青海山口，附近居民，駝多業採金，聞一時達二百餘戶，但皆係用舊法採掘，遂不能充分發達，加以官吏勒索無饜，近年來額數漸減。歸來

時，道經一農居住宅，求飲，老農云，「昨日始借得粗麵半斤，若不厭粗，當作麵粉湯」——余携有乾糧，乾糧和麵粉湯食，津津有味，即央其作湯；農民幼女在傍，聞言舉炊，俄而湯成，余取出乾糧，主客共食。談次，該農民云：「生計之艱，難以名狀，當此青黃不接之時，求貸糧一升，俟麥穀成熟後還一斗，相隔不

7 飢饉之農女

過三月，亦不可得。『聞之心酸，惟見傍邊坐食之農民幼女，姿致綽約，又不禁怪其如何而若此豔麗。食畢，余以袋中餘糧餽之，又給錢囑作幼女購衣用，女笑而致謝。跨馬歸來，皓月當空，麥香遍野，夜分後抵帳房。據聞：此行往返約一百六十里有奇；金佛寺一帶，因連年荒旱，居民無力納稅，多逃避他方，地方官吏不設法補救，反強迫全區居民，代逃亡者完納各項雜稅，遂致全體逃亡，地方荒涼——官吏無奈，祇得報荒，邇近始漸有歸來者——噫！此所謂數千年文明國家之好現象！二十五日，息倦。二十六日，家兄自城中來，談及軍事問題，兄云，『自李姓入鎮酒泉後，每以兵力單薄爲憂，籍隸直隸豫客商，因鄉誼關係，遂自告奮勇，刻已聯合，徵收鎗馬，準備出城勦滅本地籍之叛兵，將來戰事發生地點，恐在嘉峪關外，安西玉門大道上；』談畢，勸余速繞道去新疆，由西伯利亞南旋，並云已代爲結合伙伴多人。余然之，乃派人去城內預備食糧，並以出發日期與集合地

8 稅吏爲虐居民逃亡

9 預備行裝前去新疆

點通知伙伴；一方寫信至南京，託人覓新疆代表向陝省主席去電，懇其准予通過，勿加阻難——信中措辭，特加留神，使不致中途受檢閱者扣留。斯夕家兄即東去張掖。二十七日閑，偶出採食酸棗，見一蠅與一小虫相戲，小虫黑甲六足，乃沙中特產——前後走逐，歷一小時。猶未停止，測其用意，在求性交上之歡娛，可見「進化」之說，有所本源，將來不知尚有若何變象新動物出現也。二十九日晚，睡覺以後，一牝犬在帳房外貼近余足處臥宿，余性素喜鳥獸之類，乃取一饅，自帳房下伸手餵之；翌日黎明時，人皆外出工作，該犬潛至房內（平時不敢入房），舐余面表示恩感，余被驚醒，竊異犬之慧敏：旋老工頭進帳，工頭久隨余家駱駝，往來東西道上——余與之談及，乃又得聞一事，凡養犬者皆應注意。——彼二十年前隨駱駝時，喜養雄犬，每每遺失，致為駱駝及貨物晝夜操心；後養一牝犬，原為生養小犬，不料自養該犬後，每年常有雄犬幾頭自動來投，再無乏犬之



患。是晚，一學生自城中來，謂諸事已預備妥當，遂決定來朝取道馬鬃山南路，前去新疆。

## 二 甘肅之社會狀況

### (一) 屬於民族者

我國周秦漢歷史，證明吾華族勢力，早已達甘肅，更就近世人種學說揆度，吾族乃自西北經過甘肅，入據中原，是甘肅與吾族開化歷史，有重要關係無疑義。洎後，吾族蠶食較富庶之東土，將甘肅認爲次要區域，於是蒙古人及歐亞交壤烏拉嶺一帶之新起民族，皆進擾甘肅，一變爲吾族同異族雙方勢力突盪場所，境內民族亦變爲複雜。

計有華族（俗稱曰漢人），漢回（俗稱曰『小教』），番族（俗稱曰『西番』，即青海土人之先鋒），蒙古族（俗稱曰『韃子』），纏頭回族（俗稱曰纏頭）等數種。

就人數論，華族爲居民主體，除數小區外，民性極爲懦弱，缺乏彈力，其致此之原因有二：一屬於天然經濟，一屬於人事——天然經

1 甘肅居民性情懦弱

濟上之原因，乃甘肅位居北土，氣候苦寒，雨量絕少，除隴南一隅，及其他零星小片隙地外，率皆沙漠不毛之區，地面出產，至爲有限，居民生活艱難，多求一飽不可得，資生養料缺乏，阻礙身體發育，身體發育失常，自無餘力從事精神上之運動，父子相傳，日積月累，致演成一種毫無抵抗力之性情，任人蹂躪；至於人事上之原因，則係甘肅僻在西陲，素見輕於中國，適與蒙古及回族爲鄰，歷代以來，後二者凡欲有事於東方，甘肅必首當其精銳，昔蒙古及回族，嘗促其鐵騎足跡遍歐亞，所向披靡，區區貧瘠之甘肅，豈能當此，被人凌虐，成爲常事；有此天然及人事交迫，乃有今日羊性之甘肅人民，雖與陝西接壤，而兩地人民性情，天淵攸別。

除華族外，當推漢回在甘肅境內勢力爲大。「回教」與「回民」不同，「回教」起原於阿拉伯，「回民」乃中央亞西亞一帶之土雷尼亞族。由阿拉伯至中央亞細亞，尙隔波斯及美索不美米亞諸地。土雷

尼亞族，爲蒙古利亞種一支派，內有嘗信奉「火教」「佛教」者。西歷紀元後五百七十年左右，摩汗默德始降生於阿拉伯，其創教治軍在七世紀開端以後；摩汗默德未降生以前，土雷尼亞族之突厥，已於南北朝時，崛起北方，迨隋代其勢力已達及新疆蒙古。若由我方說起，則我國當漢代時卽已從事大規模之西征，漢書備載西域三十六國，如何被我族武力制服，俛首稱臣；又唐代本整個的華族精神，西向開疆拓土，直達裏海，所過皆中央亞細亞地：我族雖號文明華胄，但此多數遠托異域之中原健兒，每當春風宜人之時，焉能保其不乘機發洩性慾，而對素以美色著名之土雷尼亞族婦女，或淫或娶？——職此，直可說回民未侵入我甘肅以前，其血脈中已帶有不少華族成分矣。

摩汗默德教義侵入西北高原後，當地土雷尼亞族爲所感化；於是回教之土雷尼亞族精神一致，勢力大張，於七八世紀間，復東向擴土，乘便使已侵入新疆境內之突厥納受回教，漸漸逼退我國力量。其

作戰極野蠻：遇土著蒙古族番族及我族男子，必先殺之，殺不勝殺，則役之；遇婦女必奸淫之，有姿色者，築室收養之；結果，乃演成種族混雜。旋復進至甘肅。唐天寶以後，信用回回，割地建寺，多數回民遷入腹地，此乃回民入中原之始。五代時，其勢更張，而與漢族同化愈切。

第上引漢回同化事實，皆強迫性質，查摩汗默德教義，原係信徒平等，並不若今日一部份歐洲民族，提倡怪誕學說，引起種族仇視；又，我西北回民，遇漢族中有肯信仰其宗教者，即認爲同氣，不加歧視，並准其得娶回女爲室——證明其所注意之點，在宗教不在種族。回民之習慣有一則，似最足區分種族之界限，即飲食之特異，回教不食豕。其理由人言各殊，余曾用盡方術，冀一探其底蘊，而竟不可得。但回民不食豕乃彰明事實。因不食豕，勢不便與他族共飲食；因不便與他族同飲食，便不能與他族有澈底之社交；無澈底社交，即

無種族通婚；無種族通婚，卽有種族區別：而種族間種種誤會，在所不免。至回民以平等待遇新入教之其他民族，究爲數極微，尤其老大國家人民，向不肯自棄其故有之生活環境，屈服於人如華族者。更有可證明者，回族因不同飲食之故，故侵據巴爾幹半島數百年來，竟不能與居民自由同化爲一；結果，歐戰之末，巴爾幹半島發現民族交換情事，種族仇視，愈演愈烈。雖然，回民習慣所限制者，乃天然的同化；若就過去歷史調查，民族間之同化，武力之功用最大，例如土耳其其勢力澎脹時，凡其足跡所至之地——如波斯，如美索不達米亞，如安那土利亞，如敘利亞，如埃及，如希拉，如塞爾維亞，如門的尼格羅，如阿爾巴尼亞，如布加利亞，如中國之西北部——莫不有劇烈之種族同化運動。昔摩汗默德克服猶太時，曾令俘虜婦女，裸行其前，自取美於色者——可知此種野蠻行爲，並不爲回教教義所禁止；故凡曾被回族一時克服之土地，莫不與回族經過一番同化。

6 回漢與漢族  
之特別關係

我國甘肅回民與漢族同化之程度，當較上述之任何處尤爲濃厚。在回民方面，有唐季五代向我進取性的同化；在我，則於土雷尼亞族未被摩汗默德教義感化以前，已予以漢唐兩代之武力同化，洎乎元清，更以武力代我同化回民；無怪今日漢回之中，完全回貌者居極少數，大多數與華族無區別也。一言以蔽之：就血統論，甘肅回民乃一種複雜的混合民族，更與華族有最密切之關係。

漢回之語言，全與漢族同；回語僅限於宗教方面，除宗教領袖之外，通者極少。漢回之服裝，亦與華族同，男子僅頂有白布或黑布帽識別。漢回遍布甘肅各地，居常自據一方；惟事飲食業者與華族雜居。甘肅回民勢力聚匯之所，首推河州（即導河縣）城廂附近。近數年來，回漢時演仇殺慘劇；國民軍爲報復計，將導河回民住宅區域，付之一炬。回民之性質，最爲强悍；在甘肅境內，雖額數遜於華族，然後者對之常加戒懼。就體格平均論，一漢回殆敵三華民而有餘；故

7 漢回非懦弱  
民族

誰爲甘肅境內之弱小民族，尙爲一問題。

甘肅境內番族，處青海甘肅邊界——西寧甘州肅州與青海接壤處，俱有番族食宿其間。書云「放三苗於三危」：有謂三危在雲南；有謂在甘肅青海之交，而番族卽三苗之後裔。就當時地勢情形論，似以後說爲較確；惟番族爲三苗後裔之說，乃近人之推測，不能卽謂爲事實。若就顏面觀察，平心而論，番族與華族，幾完全相同，倘易地而處，經歷一二世後，決難區別；番族盤據青海西藏之歷史，爲期甚早，恐與華族盤據中原相先後；意者，二族本出一源，因生活環境之關係，始演成後來之別異耳。甘肅境內之番族，係青海番族之先鋒隊，計分「生番」「熟番」二種——亦稱「黑番」「黃番」：「黑番」卽「生番」，「黃番」卽「熟番」。「黑番」不通漢語，不與漢族通婚姻；「黃番」則較與漢族社會生活接近，娶漢女者亦不鮮。

除少數「黃番」外，番族之生活，可謂毫未超出遊牧時期。其在



甘肅境內者，爲數極微，賦性強悍，以劫掠爲能事；但因居處各有特別區域，未與華民混雜，故不足爲患——反而言之，漢民中倘有人通其語言習慣，聞頗能憑依牲皮牲毛貿易取得奇利。

9 蒙古族纏頭  
回族

甘肅西北部，包括昔所謂西內蒙古地，境內之蒙古族，大部分即在此——然遊牧於安西燉煌玉門一帶者，爲數亦不少——該族與番族接觸，亦在此處。甘肅境內之「纏頭回族」，殊無足稱道，除都市中寥寥少數行商外，僅有極少數點綴於燉煌屬內。蒙古族及「纏頭回族」，當於後方分別道述，茲不再贅。統而言之：目前甘肅境內民族問題，乃限於漢族及漢回二者；至於「番族」蒙古族「纏頭回族」，均爲次要。

(二) 屬於人民生活及經濟勢力者

甘肅氣候亢旱，地瘠民貧。隴東一隅，全恃天雨爲生；隴南較稱富庶，然除數小河足資灌田外，亦賴天雨收穫；近年連年不雨。赤地

1 隴西恃雪水  
灌溉

2 猶太化的他  
省官商剝削  
農民

千里，又因交通不便，無從接濟，加以惡吏居中剝削，遂致人民生活無靠，束手待斃，疫厲盛行，餓亡載道——余曾目擊其慘狀：隴西甘涼肅三屬，有山中積雪溶解後灌溉，尙覺可恃，惟量數仍不敷用，僅足維持陝語所謂「餓不死，活不旺」之狀況。尤有進者，隴西居民因處於「餓不死，活不旺」之環境，故每逢春夏之交，即無法度日。——一般「猶太化」之徒，由化名之官吏以至販夫走卒，羣出利用此時機向農民高利貸出，其利率竟有數倍於本者。其討收之法甚妙，恰俟農民將各穀收穫至場即來，不論晝夜，坐守索取，故上下不數月，即可獲利數倍，而辛苦農夫遂永陷於經濟壓迫萬劫難復之境中。約而言之：甘肅各屬，無論恃天雨抑俟雪水灌田，因寒期較久，每年收穫不過一次，比較東方各省每年有二次收穫，及南方各省終歲草有綠色者，相差過遠，故一逢遭旱荒，人民欲食青草度生亦不可得。

余曾居酒泉縣數月，飯後茶餘，常散步民間調查，共調查一百

家，平均有四百人——男女老幼包括在內。酒泉有雪水灌田，在甘肅境內爲壤區，茲將此四百人民之平均生活概況，造表列左：

四百人平均生活概況表

生活品類	說明	用者之平均人數	用者之平均次數	用量及價值
糜子作粥	吃全	體	一日二次	每日每人約費半分有奇
小米作粥	吃十分之一	體	一日一次	每次約費二分
麵條食	料十分之一	體	一日一次	每次約費四分
饅頭食	料十分之一	體	一日一次	每次約費四分
胡麻油點燈及吃全	料全	體	每日一次	每日共費約一分
鹽食	料全	體	每日一次	每次四人約費半分
醋食	料半	數	十日一次	每次四人約費半分
青菜食	料全	體	二十日一次	每次每人約費一分
野菜食	料半	數	二十日一次	日向田野採取

水菓	料十分之一	一三十日一次	每次每人約費二分
小吃	料五分之一	五日一次	每次約費二分
粗布衣	作冬夏用全	體 每年一套	每套約值一元
棉	作冬衣用半	數 二年一次作襖褲用	每次約費五角
毛	作冬衣用半	數 二年一次作襖褲用	每次約費五角
皮	作冬衣用半	數 二年一次作襖褲用	每次約費二元
絲	類作衣服用	二十分之一	每年每人約費一元
鴉片	耗用	六分之一	每日二次 每次約費五分
裝飾品	修飾及衛生用品	三十分之一	每年每人約費一元半
知識品	增長知識用品	二十分之一	每年每人約費二元

以上乃酒泉城廂以外二三十里內，居民之平均生活情形。就表中觀之，居民以用麩子胡麻油鹽小吃鴉片五項之人數及次數最多。胡麻油及鹽，雖每人皆用，但所用之數量比較過微，與人生身體發達所需

4 鴉片煙具幾  
無戶不有

5 四口之家歲  
入十元的生  
活

相距太遠。居民比較多用小吃，乃因一部份人民窮難舉炊，借此苟活。鴉片煙具，幾無戶不有，無人不吸，言之傷心。余曾調查多家；據所得結果，倘四口之家每年有進項十元，即不至餓死——其生活表：每日食糜子稀粥二次，間或採野菜加入；燃料用野柴及牲畜糞；油鹽可隔數日動用；衣服用粗布，襯以牲毛——牲毛有時可於牧放羊及駱駝之草場中拾得，大人用數年後，改作小人用。——然當地社會，竟有一部份居民，欲求此生活而不可得。

吾人雖不能謂酒泉居民之生活情形，可以代表全隴；但除隴南一區外，其他各處情形，實無甚懸殊。——隴南比較富庶，文化亦較為發達，但近年因天災人禍，致人民生活，一落千丈，反絡繹不絕逃向隴西謀生。歸納之，全隴經濟生活情形，實大概相同。

甘肅農產，即此觀察，尚不敷本地居民生活之需；而當國家少事時，常有大帮駱駝，載運皮毛等貨，由甘肅東來——不知者常以為甘

6 甘肅畜牧事  
業之真像

7 甘肅乃一過路商場

8 客商挾縱甘肅的商業

9 森林事業不能提

肅畜牧出產如何豐富；又東南人士，喜用西寧羊皮作裘，亦每以爲甘肅爲皮毛匯萃之區；實則甘肅本地出產之皮毛，量數極微，質亦不美，所有甘商運輸東方之皮毛，大都來自內外蒙西部及青海二地，所謂西寧羊皮亦來自後者。蒙古人及青海番族不習經商，人所共知，甘肅因地處二者之間，尤以甘涼肅一帶更與蒙古青海接近，故三屬商民，多攜帶食用品往蒙古青海各地，收換皮毛，先運至甘肅境內，集零成整，然後再大宗運出至包頭綏遠。不明此中詳委者，以爲出自甘肅，誤加解釋。蓋甘肅之地位，乃一過境商場；而操縱此商場者，大都外方人——以秦晉幫勢力最爲雄厚——得資多匯兌出境，於本地方建設事業，無所裨益，所有供獻，僅限於調濟市面，而本地居民生活情況，窘迫如故。

畜牧事業如此，可見不能補助甘肅居民農業生活之缺點；若森林事業，則更不堪提。窮源追本，甘肅農業與畜牧事業之不發達，即因

無森林事業可言——除左文襄於大道兩傍所植楊柳，隔段出現外，滿目赤野，飛禽絕跡。

世間事，常有不能僅就外觀測度，遽而屏棄希望者；進言之，卽世間每有莫大希望，隱藏於外觀似無希望之情形中：幸甘肅情形亦然。目前甘肅經濟狀況之表面，拮据狼狽，殊無可諱言；抑知就目不能見之地下寶藏論，甘肅乃一最有希望之區域乎？如僅就肅州一屬之南山而論，所產煤鑛金銀鑛極旺，惜不能發展耳！曾憶泰西某經濟家著論，謂煤油爲世界文化前途之導火力，並引英法俄美諸帝國主義者競爭波斯境內之煤油爲證；孰知此全世界競爭若狂之煤油，竟屢次被發現於此荒蕪的肅州南山中各處耶！——肅州屬赤金傍山一處，有一積水池，煤油漂浮表面，蓋自山中浸出，土人取而潤車輪，酒泉市上，卽有售者——此不過專指肅州一屬，南山一隅，發現煤油之一處以舉例，其他未發現之寶藏正不知凡幾，甘肅經濟前途，非表面上所

10 甘肅地下有無限寶藏

11 肅州南山中之煤

12 赤金傍山中之煤油

13 歷來甘肅執政大都不得其人

能推測也。

在一個政府的使命中，調濟有無，爲一要點；甘肅既有無量地下寶藏，足資抵消地面出產缺乏，則專在執政者，善於調濟矣——孰知歷來執政者大都不得其人，只知調濟個人私業，罔顧人民利害，遂致今日之甘肅無異於一世紀以前之甘肅，人民思想落後如故，經濟破產有加！

### (三) 屬於政治者

甘肅政治空氣，一如世界任何區域之政治空氣——乃由特別地域之環境，及其人民性情，與夫經濟生活情況所促成。吾人已知甘肅地面出產有限，交通不便，人民稟性懦弱矣；凡此皆足以迫令甘肅人民忙碌於飯盃問題，無暇顧及知識上之發展，因之人材極形缺乏，不能操縱地方政權，致政權傍落他方人掌握中。又因地面出產有限，交通不便，他方人才多不願過於犧牲，遠道西來，致肯來甘肅者多屬次等

1 甘肅地方人材缺乏



2 執甘肅政者  
多他省次等  
人材

3 惡吏無所忌  
憚

4 禁烟罰款聲  
中的響亮

人才；而此輩來時，又感於行路艱難，卽有數分熱誠，亦多半銷失於道塵店垢時期中，能堅持到底者極少，不免行裝未卸前，卽已決定剝削主義，只期及早東旋安享：既爲次等人才，又持剝削主義，地瘠民困之甘肅，將何以堪！再因交通不便，中央鞭長莫及，人民性情怯懦，無反抗能力，乃予惡吏以完全自由機會，使其得盡量剝削，無所忌憚。今日甘肅之政局，可謂暗無天日，較諸滿清時代，殆有過之而無不及——滿清衰微時代固多賊吏，但賊則賊矣，不見其惡；以言今日執甘肅政者，則既賊且惡，其措施之殘忍，聞者酸鼻。余在甘肅時目擊一事，至今追念，猶覺髮指——一日有友來訪，正談話間，忽聞前邊有喧噪聲，既而大聲悲號，余頗覺怪異；移步而前，見一年約四十餘之男子，淚跡滿面，詢之，乃知客歲差吏向其徵收「禁烟罰款」——「禁烟罰款」，乃地方官廳向人民徵收一筆巨款，人民必須繳納；繳納後，得種若干地畝鴉片，不在禁例，等於勒令人民種烟納款，而

官廳反美其名曰「禁烟罰款」，伊因天久不雨，並未種烟，無力交納，差吏不顧，催收孔急，伊無奈，擬鬻妻，冀以所得交納，嗣得先父憐而假以四十元，頃者余家人就其取償，伊不但無力歸趙，更爲交納本年罰款擔憂，不禁痛號（余聞訖，嚴責家人）：試問官吏之殘酷，有過此者否耶？！

滿清時代雖腐化，吏治尙能統一，皆負有相當責任，偏鄙省區之吏，苟有不法行爲，一經彈劾或人民告發，無不慄慄畏懼；今日之甘肅則不然，官吏相互庇護，共同剝削民衆，無人司彈劾之責——卽地方法院有一二清正者，亦因經費由其他機關操縱，仰人鼻息維持本身生活，亦不敢按法執行。自革命以來，中央政府基礎，始終未能鞏固，各省各自爲政，不向中央負責，地方官吏作威作福，自由行動，乃普遍現象，固不限於甘肅一省；但甘肅地方官吏之放肆程度，則確較任何一省爲厲——因甘肅地面特別遼闊，交通極爲不便，致境內惡

6 人民不敢告

發

7 官吏操縱郵

電

吏，不惟不向中央負責，在事實上，並亦不向省政府完全負責；甘肅居民性情怯懦，忍受官吏宰割，習以為常，即萬一有人忍無可忍，挺而走險具文告發，亦不易達及陳訴之官府，蓋告發舉動，必出於郵政及電報二途，而惡吏藉口防止暴徒，派其親信檢查電信，倘發現人民有告發函電，必一面撕毀押留，一面收拘告發者科以重刑，遠近聞風，愈使官吏威風增長，小民狗命難存，即余所聞，更有一事可證：

隴西金塔縣設立縣黨部，由一當地青年主其事，該縣縣長係老於甘肅政界人物，思想陳腐，對該青年之黨務工作，蓄意阻撓，該青年亦不肯下氣相從，二人間之感情，愈演愈惡，最後由縣長發難，下票拘捕該青年，解衣重笞，幾致殞命，旋下之於獄，並向其宣言：「先致爾於死地，再看上級長官及爾中央黨部，對我有何辦法；我有人檢查郵電，爾休妄想上訴，」尋由該青年之親友，央人向縣長懇求放

8 縣長的威風

政局黑暗不  
可想象

釋，該縣長以爲已佔上風，更加作威，將青年由獄中提出，又重笞若干，仍舊收禁，該青年親友鑒於無法了結，不得已派人遠至皋蘭，上訴於省會當道，經歷數月調查，僅將該縣長改調鄰縣，該青年之不死，殆在毫髮之間。夫地方黨務領袖竟遭縣長凌虐如此，則無告小民生活，可想而知矣！

處縣長威風凜凜情形之下，當地紳士，能自愛者惟有斂跡，劣者則爲虎作倀，凌虐居民。至於商界，本多外方人，休戚不甚相關；其主要分子亦惟同縣長虛與委蛇，圖減輕自個之捐款而已。

### 三 余對於解決甘肅目前諸問題之意見

統就以上所述各節度量，可謂甘肅目前重要問題爲：（1）補救民食問題（2）改良吏治問題。（3）平息漢回之爭。

#### （一）補救民食問題

甘肅目前首要問題爲民食問題。就甘肅天然情形表面觀察，似乏補救希望，但細心思索，則決非難事；且更有進者，倘能認定目標，加意整頓，殊不難變地方貧瘠環境爲富庶之區。改良目標，余以爲在實行嚴厲禁種鴉片，改良灌溉事業，設立國家農業銀行，培養森林，發掘地下寶藏，開闢交通事業諸事。

鴉片爲害，彰彰在人耳目，無須多贅，但本問題下，余有一語，必須提出——乃鴉片於甘肅，除種種普通禍患外，更有剝奪民食之罪戾。甘肅地瘠民貧，雖竭盡本地植產能力種植五穀，供給民食，即豐

補鴉片等於  
害民食應嚴  
厲的禁絕

年已虞不足，倘逢旱荒如近三數年，則更難自給。然歷來當地執政者立意剝削，不但不講求以人力向天然作戰之術，而其行爲反等於勒令隴西恃雪水灌田各屬，及隴南恃河流灌田各屬遍種鴉片，直接減少五穀產量——此非等於由民口奪食而何！故余以爲欲解決甘肅民食問題，第一步在剷除鴉片之種植。

甘肅亢旱情形，頗似埃及。在早先時期，埃及文化居地中海沿岸各地之冠，而文化視經濟環境爲伸屈標準，故當時埃及確爲一富庶國家；致其富庶之根本原因，乃在引導尼羅河有方，得盡灌溉功能。後埃及衰微經久，而灌溉工程廢棄；又因灌溉工程敗壞，埃及衰微更甚，泊乎現世英人安修因灌溉計畫功竣以後，埃及乃得復漸次呈露進步景象。又阿敘利亞以文化發達較早見稱，雖歷經各民族蹂躪，其社會基礎，始終未受動搖，迨成吉思汗鐵騎踐踏以後，始至破產，至今未復原狀；究其主因，實由歷史初之敘利亞已有大規模灌溉工程，增

。提倡灌溉事業

進人民經濟生活，文化乃得勃然發展，直維持至十二三世紀之交，成吉思汗之子建立義利克汗帝國於波斯，將其灌溉工程破壞，方致一蹶不能復振，至今被人稱爲「荒涼的美索不達米亞也」。——灌溉與一地興衰關係，於此可見，故第二步解決甘肅民食問題，乃在借埃及與阿叙利亞爲鑑，提倡灌溉事業（隴西三屬，恃山雪溶解灌田，地方人民雖維持一種渠梁制度，惟缺乏科學組織，不能盡水之利；隴南多賴河流，然大概情形相同；亟須籌備巨款，由有經驗之水利專員，組織一委員會負責辦理。）

甘肅農民貧困，反予「猶太化」之一部分客籍官商發財良機，前已言之；然彼所以克施其猶太化伎倆者，無非利用農民無處告貸之弱點耳；故欲補救甘肅民食問題，不能不注意此點。補助之術，在設立國家農業銀行，專事補助種籽，及青黃不接時農民之需要。

涉足甘肅境內，只覺滿目赤野；赤野滿目，將何以興雲助雨？蘇

。設立國家農業銀行

5 土性宜培養  
森林

俄與其西境諸小國訂約，明言對於其境內砍伐森林，須加意禁止——良因提倡森林，不但可以供給國內建設原料，及保存山川秀麗面目，更且可以調濟氣候，以裕民生也。甘肅境內荒蕪之區極多，余曾考查其土性，最宜培養森林；若果能對此點努力，不二三十年後，將見財源有恃，山川增色，雨量加多，農田盡利，前途爲瑞士，爲加利佛尼亞，正未可卜！

6 發掘地下的  
寶藏

卽曰甘肅農田絕無改良可能性，然甘肅地下之寶藏，足以抵補此缺點而有餘。英倫之農田，絕對不能供給英倫居民食料，何以英帝國爲世界富強國家？其故在提倡工商業，調濟有無耳！吾人果能從事發掘甘肅地下之寶藏，則礦產之富可調濟農產之缺，甘肅前途，豈可限量！就余所經歷各處，其金銀煤鑛石油產業之富，已足令人聞之驚奇；其他未測出之寶藏，正不知其數量。以如此多寶之甘肅，而人民泰半終歲不得一飽，寧非世間怪事？尤有進者，甘肅泰半之人民，不

7 甘肅泰半人  
民並不得一  
飽



但不得一飽，且不得一暖——因地氣嚴寒，既不得暖，則空腹生活，愈覺難堪。森林與調濟氣候，增利農田之關係，余方言之；甘肅所以成爲滿目赤野，當然因其不能保護森林，森林所以不能受充分保護者，無非因燃料缺乏——人民迫於無奈，對個人之林產，不及待樹秧長成，卽遽行砍下燃燒，對公家及他人之林產，亦不免有盜竊行爲，有此情形，又焉能怪「牛山濯濯！」故欲救濟民食問題，保護森林，則應自發掘煤鑛始。

更有一補救民食方策，亦極重要，卽開闢交通是也。交通事業，對於民食問題，有直接與間接二種力量：直接力量，卽運輸境內境外此地之有，補救彼處之無；間接力量，卽其他一切補救民食方策，無不賴交通事業，而取美滿效果也。譬如鴉片爲人類公敵，世所共知，其鼓勵種植鴉片，以奪民食，乃地方官吏私利主張，而彼貪心官吏，所以敢如此甘冒不韙者，全恃地處偏僻交通不便，消息不致外露耳；

倘交通事業能盡量發達，余料其必不敢公然出此。又如灌溉事業，銀行事業，培養森林，均須交通便利，然後延攬專門人材，運輸需用機械材料，比較可靠。至於發掘地下寶藏，更與交通事業，寸步不能隔離。欲謀交通事業發展，一方面在促成交通媒介，一方面在取消交通障礙；提倡郵電事業汽車火車飛行等，爲促成交通媒介；免蠲各項苛捐雜稅，爲取消交通障礙。就任何立足點觀察，交通事業與民食問題，均有至密切之關係。

### (二) 改良吏治問題

吏治與環境空氣，有互相因果關係：吏治所以不良，環境空氣實造成之；反而言之，環境空氣所以沈悶，不良吏治，亦不能辭促成之咎；故欲增進一國人民之經濟生活，提高其文化程度，必須同時改良其吏治。甘肅惡吏爲虐之情形，余曾言之至再，茲請更舉一例，以證地方盛衰實業興廢與人民存亡，俱與吏治有切膚之關係。吾人皆知煤

爲發達工業之要素，而一地方前途，恆視煤產便利爲轉移；又甘肅連年旱荒，民食維艱，倘能解除燃料問題，人民痛苦，尙只限於餒而不凍；孰意隴西有一產煤某地，非但地方不能因之而盛，實業因之而興，而人民之凍，亦竟不能解除——皆由惡吏某操縱所致。事緣該地煤礦係用土式方法採取，官方初准人民採取，僅於鑛場徵收少許稅金，人民辛苦半日，負至城鄉求售，尙得蠅頭微利資生。而購備者利其價廉，燃料問題，藉得解決；不意當地官吏見其有剝削可能性，卽加垂涎——設法整理，使其於官民雙方有利，乃爲正當之舉，然而該吏別有所懷，竟行限制採取者，必須載負所得之煤至城廂，迫令依照其所手定之價值，批售於彼私行操縱之所謂官設機關，然後由該機關壟斷，高抬價值零售，不准採取者在城鄉私售，犯者科以重罰，於是採取者勞而無利，停止工作，結果，城鄉商民咸感燃料缺乏，備受餒而又凍之苦。此正余所謂吏治直接關係人民之生存與死亡，故欲爲

甘肅人民解除痛苦，除補救目前民食問題外，則在改良此趨向惡化吏治。

但欲改良甘肅吏治問題，必須始終注意甘肅之特別環境情形。甘肅之特別缺點，在交通閉塞，消息不靈，因是人士中較有才能，易在東方謀生活者，便不易羅致，所羅致者，多屬次等人才，因消息不靈有殺人後滅跡之可能，於是去甘肅者易趨於胆大妄為，殘民以逞。故欲根本改良甘肅吏治，首在便利交通，及消息之傳達——此種偉業自須假以相當時日，有充分準備方能期其實現。此外，解除目前困難，尚有兩種辦法：一、由中央委派有品格之人員，前往輪流巡查，隨時報告；二、維護郵電交通之自由。

一團混水，分析起來，其中確含有清水成分，不能謂甘肅官吏中完全無高潔之士；但此種分子太少，欲維持「舉世皆濁我獨清」之狀態，勢極難能耳！故中央急宜委派忠實人員，前往隨時巡查，直接向

中央報告——果爾，則職官知所戒懼，而清官乃敢露其面目矣。

甘肅惡吏所以敢肆虐者，操縱郵電機關，實爲一大原因——一地郵電，常經數機關派人檢查，如縣長，如駐軍領袖，如省方特派專員，均派人參與其事。（他如就郵包中竊取財物，誤他人事，造投送者與接收者間之紛爭，因不在本節範圍內，恕不多贅。）維護郵電交通之自由，實爲改良甘肅吏治之要圖；且更有進者：若郵電交通之自由不能維護，雖中央派人前往，輪流檢查，亦決不能收相當效益，甚且個人危險，亦在意料之中。

專賴他方人士支配甘肅政權，雖人各肯盡其能，終非長久之策；爲久遠計，自在提倡甘肅人士參與當地政治；但此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故不列於救濟目前之辦法中。

### （三）平息漢回之爭

漢回之爭，爲甘肅目前一大問題，同時又爲甘肅永久的大問題；

↑甘肅回民族  
與土耳其之  
回回族不同

欲得一速解決之方法，在勢最爲難能。近世巴爾幹半島人民，與土耳其人雜居數百年之結果，仍不免隨時發現殘殺暴動，足以爲吾人證明回民問題不易解決。第甘肅回民，與歐戰前巴爾幹回族所處地位，有不同者：一、巴爾幹之回族爲統治者，甘肅之回民，與漢民爲平等民族；二、巴爾幹之土著民族，信奉回教勁敵之基督教，甘肅之漢民，一如國內其他各處人民，其本性對於宗教之爭，比較不加注意；三、巴爾幹之回族，與土著人民接觸之歷史，不似甘肅回民與漢民接觸歷史之長久，故甘肅回民與漢民間，有較濃厚之血統關係；三者似可證明甘肅回民問題，較歐戰前巴爾幹半島之回族問題易爲解決。不過吾人須始終注意一點，即甘肅回民係小民族，非弱民族；漢民係大民族，非強民族；倘國內他處人，不參加甘肅政治，則回民將爲甘肅之統治者，殆無疑義。

歷來甘肅執政者，爲環境所迫，頗不乏人思索解決漢回爭執之方

2 解決漢回問題中的各種主張

策：有主張漢回同化者，提倡一方許回民娶漢女爲室，而一方冀圖打破回教習慣，強迫回女許配漢民——惟其結果，仍爲片面的同化，又有少數人主張，爲制止回民殘殺漢民計，應以政權軍權，完全歸漢民操握，然此主張始終未實行；又有人主張漢回一視同仁，取人以材，不分畛域——對於不時發生之暴動，只認爲偶然之事，一如其他各處漢民之暴動——有事發生，臨時舉兵削平之，乃同光以來之政策；然各項主張均不能遏止漢回之爭，究其原因，大概皆由立足點不穩固也。

3 平息漢回之爭首在改良回民生活

竊意解決漢回之爭之方法，在根本打消該問題——即改良回民生活是也。就大概論，現在甘肅回民之生活，尙未脫離中世紀時期之境，其職業可區分爲數種：牧牛羊爲生者，約佔百分之五十；營飲食事業者，約佔百分之三十；種田，當兵及投機往來販運事業者，約佔百分之二十；讀書者額數極微。本來回民子弟，可自由投入任何公立

學校，惟在事實上，未見其肯利用此機會；受高級教育者，更不多見。至若回民自立之學校，殆皆受封建勢力支配，不能發展兒童個性。故一談及回民之文化程度，實與現代相差太遠，所謂新思想，新潮流，多未輸入波及，誠爲二十世紀中應傷心之事。至於補救方法，則在提醒回民領袖，使明瞭世界趨勢，而及早送子弟入學校吸收新知識，以備將來努力回民文化上之運動。

甘肅境內回民，雖未見有接受新文化之表示，但因宗教關係，時聞有親土耳其傾向，呈露一種似是而非之民族主義色彩。宗教信奉自由，舉世已認爲公理，東西回教徒，本可自由聯結；第甘肅回民，總應注意與漢民有血統上之關係，且語言相同，居住相同，衣服相同，除飲食外，家庭生活亦相同，有此種種，若論及民族主義，乃正應與漢民互相提攜，決不宜捨此遠就彼僅有宗教相同之土耳其。况甘肅境內回民，素與漢民享有同等之法律政治經濟權利，並不因宗教之不同



。回民應抱定  
與漢族共榮  
思想

而歧視，是當然可與漢民併肩工作，各盡其所長，以圖共同之幸福。至於在甘肅境內，或聯絡其他西北回教徒，提倡一種所謂回族民族主義，在血統事實上，既不能完全相符，而考查過去的經驗，爲回民計，亦不宜出此舉。試看西北回民之過去暴動歷史，最後無次不係回民受極大之經濟與生命損失。即使一回民，敵三漢民而有餘，然終不能敵四百漢民——蓋此乃全國回漢民數之比較；雖然此種勢力之比較，只可作爲參考，在此，亦不過認定甘肅境內回民，與漢民有共榮之關係耳。

宗教信奉自由之真義，係承認在政治原則上，人各有個性發展之權利；申言之，即承認人生有一部分生活，我不得干涉人，而人亦不得干涉我。但此並非承認宗教，爲人類生活不可缺少之組織。蓋吾人雖不得干涉他人之特別宗教信仰，但對於宗教哲學，人各有隨時討論之權利；否則反違悖個性發展之原則。考宗教爲害，不在個人信仰，

。回民應自動  
的抵制宗教  
勢力於相當  
地位

而在憑依宗教機關支配教育，及支配人生思想：教育一受宗教勢力支配，則兒童知識絕對不能自由發展；思想一受宗教勢力支配，人生精神上，即失本性。近世歐西各國，莫不由宗教支配之教育及思想環境中、奮鬪出來，始有今日之文化。甘肅境內回民，欲脫離封建魔力之束縛，亦似亟應限制宗教勢力於相當地位，先謀思想上之自由，然後其社會前途，方有光明希望。故曰甘肅之回民問題，非漢回之爭問題，乃改良回民生活之問題也。

---

西行見聞記

## 第二章

### 一 由甘肅酒泉至新疆哈密

#### (一) 道中情形

八月一日早飯後，余偕學生二人，僕役一人，騎馬一匹，駱駝三隻，由下河清東郊草場起行，前赴新疆。循間道進，所經地多芨芨草及紅柳類——芨芨草特茂，長可掩頂。晚間蚊虻甚多，於草叢中迷路。幸素識星斗位置，依之得辨方向。晚宿黃牛舖北邊草地上；因天色過晚，倦極，未作食，倒地睡去。次晨醒來，舉目四望，環境皆沙棗樹，黃桂盛開，香風襲人，傍有溪流，水清如鏡——裸身躍入，殊覺適意。旋食茶泡乾饅數碗，策馬而行。過黑河，水流甚急，同行者咸有戒心。經過毛目屬地，聞潛藏土匪不少，幸未遇見——地泰半爲沙灘，灘中長草，宜於牧放駱駝，聞余家駝羣亦常來此息養。傍晚大雨如

2 大雨如注無處可避

注，余等未攜帳房，乃向附近人家求避雨度夜，惟遍詢數處，皆無容納之所。伏役有一熟識人家，遠在十里外，只得冒雨前行。路爲雨浸濕，駱駝之蹄多筋肉，作扁平形，極易滑倒，同伴皆裸足牽駝，慢步而進；余獨馳馬先行。過一小溪，見前方有房屋，乃捨正道，取直線行——雖須越過一池沼及數小丘，然余善騎，故敢出此。此行數武，尙未至池沼，馬之四肢忽全陷於淤泥中，策之不動；余遍體皆濕，無復顧慮，乃一躍下馬，橫臥淤泥上——因恐陷沒泥中，匍匐而前。出淤泥後，復上馬，擬由另一處渡過；馬不肯前，余策之急，始徐徐試行，嘩啦一聲，兩前腿復陷入泥濘中，余只得復下馬，牽之而出。旋復跨上；正猶豫間，馬突迴轉，向大道上疾馳，余亦聽之，果覺較爲好行。時天色昏暗，咫尺莫辨，同行者不知何往，凍餒交迫，心更焦急。兩傍均灌木叢草，輒疑爲豺狼野獸。不知經時若干，始至有人家處，詢以某姓房屋，據云尙在一里外；言未已，一學生牽駱駝亦

3 馬陷淤泥幾遭沒頂

4 灌木叢草皆爲豺狼

至，滿面淚痕告余云，駱駝滑倒多次，彼凍餒已極，寸步難前，余勉慰之。央一民家小兒引導，仍前行覓某姓之居——度時如年，跋涉又久，始見燈光，惟有一渠相隔，渠岸屹立，不能躍過，費時約半點鐘，迂迴而達彼岸。急趨有光處叩門求納，門內有聲云，彼方染病，恕不開門——懇求半日還未見感動；大言嚇之亦無效；余又婉聲陳辭，謂聞余家與彼有友誼，念及亦當啓門，否則余等無奈，惟有出於暴動一途；彼徐答云，武力非所懼，姑念友誼，請少待即開，尋一衣不蔽體之女童來啓門，余等急步趨入，一種穢氣撲鼻，幾令人昏倒。屋寬僅七尺，長不滿二丈，分爲二間，一大一小：大間一隅，乾草叢中，臥一似染鴉片癖之鳩形中年男子，咳嗽吐痰不絕；小間有坑；遍屋皆有雨點，自屋頂滴露。余睹此情形，早覺心灰，奈同人已凍餒半日，又大雨如注，只好入內，留牲畜站在雨中。一面預備米粥，一面烘衣，因談及余馬陷入淤泥，該鳩形男子云：「幸未固執，若由彼道

## 5 不覺蚤吮

再進幾步，必遭沒頂，『余聞之駭然，深覺馬之慧性可愛。進米粥半碗，即臥倒坑上睡去。一覺天明，見余所攜先父舊衣，已盡爲雨浸濕，顏色轉變，心如刀刺。鳩形男子見余已醒，因就詢夜中睡覺情形，余以頗熟對，彼殊驚訝，謂彼所以捨坑就草，乃因坑上多跳蚤，吮人若狂，一刻不能支持；余解衣驗之，果遍身發赤，不意昨晚疲倦，一至於此。大雨仍未止，屋頂四處，依舊漏滴有聲，同人愁煩益甚，愈覺室內臭味難堪。既不能走動，又不便臥倒，呆站一日，四肢酸麻，惟望轉晴。孰知直至晚間，雨聲竟未少輟，加以蚊雷震耳，又畏坑上跳蚤，余乃移步至戶外簷下，依牆呆立一夜——雙目凝視，兩足輪流休息，有如池傍伺魚之鸛。空際星光，時隱時現，心中忽喜忽憂，翌晨雨輟日出，乃大喜，竟忘站立一日夜之苦。

6 站了一日夜  
有如池傍伺  
魚之鸛

四日晨雖已雨輟日出，但因連日大雨，路上一時絕難行走，遂就屋外草高處張蓆，曬衣被等物，午後方起行。行約二十里，至後墩

7 今日雖有桃  
源亦不能免  
虎患

湖；地有清泉，水甘如醴；東西二面，沙嶺凸起；南有雪山，終年呈銀色；北面繞以沙灘。一望無涯；中間半里許，土性肥沃，居民僅二家，種植菜蔬花果等爲生，堪稱世外桃源。同人愛其地，遂停住煮飯放牲；余躍入清泉，將數日所沾染穢氣，痛洗一淨。有一小兒，以蔬菜等相餽，余喜受之；問需值否，曰否，又問需食物否，曰需，天真可愛。傍夕天復雨，就王姓家宿，較可容身。據王姓云，昔年生活於此殊適，近則稅捐如麻，真有「苛政猛虎」之感，行將逃避；言下，淚欲奪眶出。適一老者徐步來，向王姓云：「官款更急，詰旦非去城中設法不可」，余度知老者爲王姓之父。噫！今日卽有桃源，竟亦不能免於虎患，桃源又何足貴！

五日西行，緊依嘉峪關西北之孤山北麓，經過地皆沙灘，風捲虛沙，積成數堆，露赤色，由遠處望之，跳躍於烟霞之中，一如神仙世界。途中四望，無一屋一人，幽靜莫名。僅見一螞蚱，無翅，並不作

8 四望無人烟  
蠅從何來



## 9 紅柳的故事

聲；據同伴云，爲沙灘中特產，可作聲。余呆思半日，覺如此環境，必無蠅患，嗣解衣，豈知竟有數蠅不知何自飛來——其嗅性發達，與飛行之速，至堪詫異。共西向行一百二十里，至圪塔井子，地多紅柳叢——紅柳爲西北沙地特產，幹呈紅色，葉綠作針形，夏秋之交，開小紫花，花頗鮮艷，係一種灌木，惟亦有長成喬木者；因爲灌木，西風高沙虛，無處阻攔，乃盤堆於樹根，愈堆愈大，積成纍纍圪塔，不知者以爲荒塚，或疑爲古代戰場；紅柳最易燃燒，烟含異香，駝夫喜之，因有「救命紅柳，凍死人的莎莎」成語；又相傳摩罕默德，嘗以紅柳代夏楚，責備教徒，故回教教師對兒童有頑劣氣習者，則脫其履，以紅柳棒擊其脚心，聞可開其智力——怪哉圪塔井子之命名，即取義於紅柳圪塔叢中有一井。地有一店，店中僅一人，余怪而與之談，詢爲同鄉，乃哥老會中人，因賭輸亡命至此，多賴來往同道中人接濟，不至餓斃，凡客商住宿其店，管保安全：談次，一種豪氣，令

人爽然。

六日行六十里至花海子；余有一析居之堂兄落業於此，不見已十三年，亟趨訪之，驚喜交加。據言其地本年異常豐收，小麥每斗僅值半元，鴉片每兩三角，農民咸有喜色。又聞前次永昌變兵即取道於此，前赴安西玉門一帶，與燉煌變兵匯合；過境時，毫末騷擾。正談間，一中年客婦至，蓬頭垢面，衣不蔽體，余怪問之，云每年只理髮一次，事大可怪。先是余未由下河清動身以前，曾派學生去酒泉城內聯結伙伴，以此地爲會齊點，今伙伴雖尙未到，但家兄早已爲余預備一帳房存此，余乃派學生佚役，攜至郊外張起，一面購米麵三百斤，備途中用——蓋從此前往，再過三數日即入無人烟之境，行客須預先準備。余同堂兄飯畢，天已向晚，乃同至郊外帳房所在處。正談話間，突見一騎馬者，頭裹藍巾，身著軍服，策馬迎面而來；余即疑有意外。比至，詢余等云：「何人的帳房？」余曰屬余。又曰：「爾來

日那裏來的暴  
客

此何幹？」余曰，收買糧食。又曰「攜帶現款多寡？」余曰，「預備在此收買，酒泉交價，未帶現款。該人熟視余面部良久，乃曰「觀爾像貌及聽爾發言出語，迥異商人」，一面取下所佩之鎗，向余威嚇，又厲聲云，「爾照實說來，爾幹什麼公事？」余聞之，莫能判斷其爲兵，抑爲攔路搶劫之土匪，但已拿定主意，始終假冒商人，乃徐答曰「先父經商酒泉，平生喜教育子輩，余等幼時，曾經入學讀書，因此帶點文人氣像，並不幹什麼公事。」該人接云彼乃酒泉派來之哨兵，須查看行裝，且言再向帳房內部探望，忽轉身云，彼想先向附近人家打聽一次，再來查驗——策馬而去。余疑其爲匪，乃與堂兄商計安當，火速通知民團，事前聚集帳中，俟其再來時，一鼓擒之。籌備甫就緒，該人果來，暗號一發，羣起將其拘獲縛綁。余向之笑云，「爾眼光不錯，其實言爾來此之意。」該人跪地，顫聲泣，言彼乃酒泉變兵，肅屬王子莊人，刻擬逃回本里，路過此，因天晚，擬就帳房借

宿，並無惡意；此時民團中一人云，彼亦認識該人，並非通常土匪，余乃縱之去。旋致謝民團來者，同吸平安定心烟一陣而散。

七日上午，結伴者八人來，有駱駝十隻，騾一頭。余感於昨日之經驗，又聞北山蒙古人正事活動，搶劫駱駝，曾劫去酒泉某商家之駝八十餘隻，惟恐道中多故，喪失余馬，乃令伏役學生各一人，將其送歸酒泉，並退回老駱駝一隻。八日清晨起行西上，經過多虛沙地，農莊附近，大木森然，行六十里宿四墩門——僅住戶一家，有小丘障，其北丘上有廟，四望皆黑石屑。九日亦行六十里，在十二墩地方張幕；草茂水足，惜當地人口過少，未能盡地之利。是日下午，騾脫絆向東逸，余遣隨行之學生追之，一去不歸，從此個人飲食一切均須自理。十日之目的地，本預定橋灣，但行約八十餘里，人畜已倦，乃濱河張幕。月光與河水相映，湊成一片燦爛堆錦，令人目觸神逸。按地當茅茹灘與橋灣之間，南面緊接三道溝。次晨有人騎驃自南來，與

之交談，得知三道溝昨晚突到變兵三十餘，恐被劫騾，故彼擬送入北山中；余等聞之，亟趕駝整裝，向前移動。路過橋灣，有地皇寺一座——建基於乾隆三年，同治十三年毀於花門，現僅餘後殿——內供奉西藏式佛二尊，中間有一木牌，上書「皇帝萬歲萬萬歲」等字樣，令人發噤。今日所過之地，極似火山痕跡，大風揚沙，幾將人駝一同吹去。同伴面上皆呈土匪式色彩，又感渴亢，故傍晚即停住。聞從此以西，滿目荒沙，至新疆境，方得重賭屋瓦壁垣。

十二日起行時，忽憶及昨日之渴亢，乃覺預備茶水，最關切要；思索至再，發見醬油瓶一個可用——沙灘上之醬油爲奢侈品，水乃救命必需品——因將醬油棄去，貯水攜之。行經無人烟之黃龍崗後，有二蝴蝶隨駝飛繞，足有十里之遠——曠野中生物缺少，乍來人畜一隊，自不免引動二個花花公子之奇異心。俄而大風擁土而來，天驟昏時，途徑莫辨，其黑暗爲平生所未經歷；雖時當下午五旬鐘左右，然

14只當作火山

燭發

陰霾四佈之晦朔日午夜，猶較此爲光明也。更加硫黃臭味撲鼻，呼吸突感異常困難。同人有云妖風作怪，有云火山爆發，忽提醒余讀羅馬外史時，所記之一段故事——昔羅馬有一大城市，名蚌比亞，建築雄麗，車馬輻輳，一時羅馬貴族，多喜營別墅於其地；一夕附近火山爆發，可憐全城宮室台榭，盡化灰燼，艷女麗人，永眠地窖，爲千古恨。邇近考古家發現當時一脫禍人之日記，據所述火山爆發經過，恰與余等所當情形相同。思至此，不禁眩昏。惟彼羅馬日記者之脫禍，乃萬千人中之一，當時不知幾萬千人，扶老攜幼，號哭於途，冀得苟全，而最後竟不免闕死，可知脫險機會絕少；就目前情形論，余等更不知如何可以脫險，何方爲逃生之路——倘若移動不當，反足自速其亡。躊躇良久，同行之人，皆云聽天由命。一伙伴取火燃燭，無光發射，余等只得來去摸揣，約半點鐘，乃就地臥，知覺幾完全喪失。不知經若干時，余忽醒，覺有微雨，又隱約可辨方向，五內釋然，不啻

重生人世。頃雨止，繼續睡去。初余倒臥時，自覺在懸崖之頂，故一夜未敢轉動；詰旦舉目四眺，一片平灘在望，不禁失笑。回憶昨夕之經驗，殆即所謂沙漠中之怪風。

十二日（即遇怪風日）計行約七十里。十三日，行約三十里。宿處地有數泉，水味皆甘。是日所經多山地；天氣乍寒，雖重裘猶不覺暖，到處皆雨後積潦。停住後，余徒步攀一小山頂，乍見附近山麓處有數百頭狀似土色騾之野牲，屈項就地啜草，頗覺奇異，遂下山奔回，遍告同伴；據隨駝者云，此乃野馬，一曰野騾子，多見於新疆蒙古青海各處，蒙古人喜獵之，取食其肉，從此前往，可遇之機會正多。十四日天氣甚佳，早晨用冷水浴澡，改著單衣。起行後見有人自山峽中出，牧放駱駝，瞥見余等即遁去，或疑爲安西避難者。是日共行約七十里，傍一嶮泉而宿，泉水足飲駱駝數百隻。十五日終日出入於山峽中，行約九十里，至一河濱張幕。取水煮茗，厥味極甘。河至

16 真是別有天  
地

此，由石道經流，環境山勢亦頗覺可觀，地上有鹿足跡，殆往來飲水所遺。夜間風清，徘徊月下；偶思近數日來，皆穿山而進——山小，平沙地多，山反爲裝飾品，值此月明風靜時觀之，平沙似水，山爲島嶼，草長之處，有如波浪。真別有天地，惜無詩人雅士點綴其間，任令風月減色，寂寞寡儔。次晨正擬起行時，見一人騎馬而過，余止之，與之談；云來自安西，詢及政治軍事，一概不知。余等前行約八十里，時已夕陽西下，忽有三人騎馬飛奔北向而來，逼近時，見一人荷鎗，貌甚獯獍，余等頗有戒心；及交言後，乃知其爲牧駱駝者，有三頂帳房，相距不遠，余等轉懼爲喜，繼續前行。俄而犬吠聲狂起，果見火光四照，人聲喧噪，下幕既畢，酬酢之聲，不絕於耳。聞地當安西東南約二百餘里。又所遇之三騎者云，彼輩曾疑余等爲盜匪，一時極爲恐慌——可見沙漠中行人，非友卽賊。

17 沙漠中的行  
人不是友  
是賊

近日來天氣頗寒，晚間更甚，須重被而眠。經過之地，山蔥瀟



18 烟雲跳躍海  
景在望

19 天山遠景隱  
約可辨

野，並有形似大黃之草不少。十七日行約五十里，傍晚朔風侵入，酷似隆冬，徹夜未息。十八日面風而行，遠望烟雲跳躍，空際海景，映入眼簾。斯日宿沙灘，地無水，恰當二山之間，東西距山各約七十餘里。駐足後，一野馬環行而觀，彼殆屬意於余等之駱駝，欲探知其爲同類，抑異類也。十九日行約六十里，下幕於所謂烏拉峽之北口——峽南北向，北端略偏東——就河心掘泉，水味頗甘。斯夕月圓，萬籟俱寂，其景有不可勝言之美。二十日行約七十里，至雙泉；地有雙泉，業駱駝者過此名之。蚊吮人難堪；始聞蟋蟀鳴於野。同伴示余，天山遠景，隱約可辨。次晨行經一草綠水清處，見一紅馬，招之跟來，約行十餘里，仍折回去；或云馬爲客商所遺，自由已久，不願再受羈絆。見一胡桐，頗驚訝，蓋自離橋兒灣以來，從未見一莊一樹。行約七十里，至一地曰野馬泉；蓋野馬常飲水於此，駝伏見之，因得名。晚間風甚厲，幾將帳房撕捲而去，一夜未脫衣就睡。二十二日黎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24 見排長盛慶  
楊揖稱老爺

25 至駐軍營盤

之政權，幾完全在甘肅人掌握，陝人亦有少數參與其事；但兩湖人勢力，已爲過去事實。余聆其娓娓敘述，極覺有趣。是時帳房已張好，該青色面者，正檢驗同伴行李，余作起勢，擬令其同時將余之行李加以檢驗，該人伸手止余。又云，倘僅爾一人，明日即可過境前行，不幸爲此輩湖南人所累耳。惟尙有一言相囑，即略停當往見我們排長，見時，須長揖口稱楊排長老爺；禮貌既備，然後候其如何吩咐。余感而深謝之。旋同至帳房所在處，啓行李求其查驗，彼婉辭推却；尋青色者至，亦不肯驗：乃約往見楊排長。初余擬於入新疆境時，致電省主席，告以假道之意；自聆方才談話，轉覺猶豫不決；往見楊排長途中，又反復籌思，最後始決定從緩爲佳：一則藉此可知商民困苦，一則恐連累同伴之湖南人。計畫既定，已至所謂駐軍營盤茅蓋土壁，面積約方丈許，中有一坑；左坑較大，上有二人倒臥，皆垂辮，蓬頭垢面，方忙於吐雲吞霧；旁邊板凳上，有所謂「老總」（兵

的美稱）四五人並坐，衣冠參差；右邊坑較小，上坐一中年男子，犬眼鳩形；導者目示余以後者，余會意，知爲楊姓，乃特意向其致敬，並恭維數句，該人旋問余之來歷，余隨答以經商酒泉等等，彼聞言，變色凝神，熟視余面。此時余方想及所著之舊青布夾襖，乃十年前之用物，袖長出指梢約尺許，長不及膝，而寬度可容納兩人；頭上之帽，有兩帶垂胸前，亦早應存於歷史博物館；面部鬚鬚長約寸許；其餘小褲腿帶鞋襪，皆與夾襖相稱；愈想愈覺可笑。正忍笑時，突聞該排長言，彼素聞先父之名，數月前曾見過家兄一次，歡談甚久，又聞人言先父有一公子，曾留學西洋多年，回國後在洋學堂做事，近在革命黨作官，詢余有無其事；聆其辭氣，分明對余加疑，余乘勢笑出而作答云，「確有其事，此人乃家兄；將堂兄弟包括在內，余共弟兄十三人；」楊姓聞此，方轉而言他。尋語余云：「若只爾一人，明日即可起行；惜與湖南人同伴，不免受累。」余佯爲不知，問

26 輾轉反側長  
夜沈思

其所以，所答與漆色面之檢查員相同。旋又云：「明日須去沁城一行，見陳營長，再看如何發落。」至此，余興辭出。歸帳房後，用飯亦無心。時天色已晚，解衣求睡，詎料輾轉反側，不能合目——忽而悔恨不該來此。受屈受辱；忽而自慰，覺人生本如演劇，無庸介意，忽又思念明朝進城見陳營長，不知如何結局；忽又自慰，以爲不經各種艱難，無從了解邊疆人民生活之真况；且此時即欲單騎折回，馬已不在，即設法借得一馬，而食宿無著，又何能支持十餘日之行程；又進而思念即或冒充商人僥倖經過此關，然而前途正遠，以後更當如何？不知經過若干時，乃起床更衣，步至帳外。時則皓月當空，與天山積雪相映，足下清流，由一片碧綠草褥中蜿蜒穿出，萬籟俱寂，幽靜莫名，頓覺超出塵世。更張目時，日光射人，已天明矣。

27 天山月雪幾  
人有醒得見

自抵二工以後，余鑑於環境惡劣，自忖以潛藏爲妥，遂於留神服裝外，書籍亦包裹嚴秘，放置人不注意之衣被中，僅留唐詩三百首一

28 變樣的日記



本，聊以自慰。日記更不能不改樣，否則被人察覺，或將認爲偵探報告，偶思商人須寫賬，於是決定按日寫賬，中間雜以綱領字，庶幾後來補寫時，得有所依據。

二十五日晨，洗面進食後，擬去沁城，奈駝非「騎駝」，不肯獨行；幸有一小商，宿曾受惠於全家，適過此，余以種種經過情形告之，且云須即去沁城，彼請騎彼所乘小驢，余謝而從之。先赴營盤，蓋昨日約定；入門，僅見一人橫臥坑上吞雲吐霧，逆知余來意，就口出烟曰「少等」，吸完一筒後，見余有急色，不便再吸，乃徐徐整理烟具。余乘勢問楊排長及各位弟兄何往，據言昨晚在農裝賭錢未回；余曰：「不畏捕賭者耶？」笑曰：「爾果「口裏」（關內之謂）人；新疆境內，之官長弟兄，固無人不賭，質言之，弟兄們均恃賭生活，不則新疆將無兵也。」言已下坑，偕余至門外刷馬。余贊其馬健，大悅。旋彼騎馬余跨驢，由川道中北向行；沿路所談，均豪賭爽友佳

話。當彼愉快極時，以潔白糖塊饗余，且曰贏自賭場商店夥計無錢，以糖折價作抵。

北行未里許，過一石峽，峽北曰頭工，更北曰皇工，皇工西北卽沁城；由二工至沁城，約三十里許，均屯田之區。沁城現屬哈密，哈密卽古伊吾，盧在漢爲伊州。至於沁城屯田歷史，余無從考知，惟決其非起近代；蓋蕭著西疆雜述詩中，載湘軍克復新疆，曾有某軍吏因大路不通，取道沁城等語，足資證明也。余等沿河濱而行，芟芟草之茂，可達屋頂。過頭工約數里，該兵導余至一田家——借名取飲，實則該處爲昨夕聚賭場所，賭徒尙未散去，彼亟欲一探輸贏真相耳。停留約一點鐘，復繼續前行，俄而山麓碧處，沁城在望。余雖心中有事，但身入勝境，頓覺愉快。正揚鞭暢談間，忽見路傍草叢中，倒臥二縷衣少年，該兵詢其來歷，答云傭工，該兵咤聲云：「沁城招兵，你還那裏跑，快跟爺走，否則要你的狗命，」二少年無奈，遂顛蹶而

從；余睹此，殊不怡，不意世間竟有如此蠻橫事。偶一舉目，麥穗方綠，覺花遍野（按此間節氣較遲），田畝中播弄毒藥人來去奔忙；更細察之，大半皆垂長辮，或以辮繞頭上，歪帶草帽；尤可怪者皆著軍衫，開露胸部；余亟就伴兵詢問，該兵作喜色答曰，「陳營長雖廚役出身，但爲人寬厚，待下有恩——沁城鴉片味美甲全新，營長蒞此，卽劃出若干肥土，令弟兄種植鴉片，除奉上峯外，每人猶有數十兩盈餘，補益不淺。」言訖，已至城門。

城門無守者。入城後，滿目蕭條，幾無行人踪跡。余等偏右行，旋至一公所門外站住；內有二數烟容士兵——服裝龐雜，長辮盤頭——方席地而坐，忙於吃瓜；伴兵就中囑託一人，着以余事轉達營長，彼卽亟亟他往——回首向余言，乃去索賭債，遲則誤事，准事畢後同歸二工。該所謂「兵」者，一面手不釋瓜，一面導余至一小室，更向一人咕嚕小語；後者遂讓余坐候。時約十二句鐘，彼出室去，旋

返，謂營長尙未起床，需再候。候兩小時餘，既飢且渴，頭昏目眩，仍不見營長起床消息；無奈，藉故出外，圖購餅充飢，不料徒費半小時，竟未得食，悵悵返原處。候至四時許，忽聞室外有人懶聲呼曰：「來，」室內之兵，亟掀簾而出。牕上有小玻璃一方，余就而向外窺視，有黃面而黑齒青唇者一人，懷抱小狗，依門斜立，與頃間之兵有所問答，余料其爲營長無疑。由二工來之伴兵，時亦匆匆趨至，該官毫未改換姿勢，就詢云：「有駱駝多少？」答曰，「十二隻。」又曰，「人多少？」答曰，「十人。」曰，「駱駝拉差，明日進城；人暫爲扣留。」曰：「駱駝主人在此，要見否？」曰，「見他幹甚；帶他回去。」不知余等犯何罪，竟被人扣留，駱駝拉差；思之髮指！繼念余幸而來此，乃得發現我內地商民困苦。惟余等西來經過皆險地，未敢多攜川資，食糧亦僅足用至哈密，今一旦中途扣留，何以爲生？——思念至此，五內焦灼！伴兵入室將余出，以營長談話告余，並作安慰語；又

謂伊尙有事未完，囑余先歸。余牽驢垂首徐步而行；將至城門，突聞有人招呼，視之，乃一鄉友牛姓，余囑其低聲，彼乃導余至一商店，談次，知爲營長之商店；余以目示意，約彼送余至城外；旋走旋談。彼懇切低聲云，「不料爾來此，望切勿露真相，免遭意外」；余唯唯。余詢彼來此之任務，據言由張掖隨駱駝運貨。過此，駱駝尙牧放於距此二百餘里之沙灘中；因知貿然抵境定被拉差，一年內無東旋希望，故先單身來此窺探情形；幸識營長商店內某君，擬將來化費少許人情，或數包鴉片運動，若得另僱本地駱駝馱貨入新疆境，將原來駱駝放回，則便宜不少云。余詢以僱本地駱駝轉運貨物，尙須化費人情之故，據言。僱本地駱駝出境，亦必須向當道，有相當餽贈，否則當道不令出境。余又以駱駝雖被拉差，倘有人情，亦必有放行希望，還請從旁爲力，必圖後報爲請；彼答云：「君因有湖南籍同伴，問題複雜，殊不易舉動，至祈原諒。」

38 歸來同伴聞  
信怒罵

余騎驢歸來，滿腹不平，加以肌腸迴轉更覺難耐。夕陽傾斜多時，始抵前述之賭場，扣門入，向其索食，幸得蒸饅半塊。啖之、薄暮至帳房，同伴爭詢交涉結果；余曰，「並未見面，焉有交涉！」因將經過情形一述，聞者莫不怒目厲聲，蹈足呪罵。又以食盡爲慮；余亟出囊，以所有麵粉分給之，並囑同人先求睡飽，俟食物均盡時再另設法。

39 駝伏哀泣

40 研究吃瓜問題

二十六日晨，醒後倦極。囑駝伏拉駱駝至沁城，候營長派遣；駝伏泣云，彼宿知沁城無駱駝可食之草，連日以來，駱駝並未得飽食，倘拉去任苦役，實難望其生歸，問心不忍云云；余亦覺感動，乃移步至附近營盤，與楊排長商妥，緩一二日送進城中。回帳後，一賣瓜者至，余亟購數個，剖而食之，其甘無比，旋就同伴研究吃瓜問題——據云此尚非哈密瓜，哈密瓜甲天下；所謂哈密瓜，非西瓜，乃甜瓜，大似西瓜，並有過之者；其皮薄，其肉脆，分紅色與白色二種，而以

白色者爲更佳；出瓜之地，以哈密縣治西數十里所產爲最上品。此間雖隸屬哈密，但所產不能冒用哈密瓜名義。自此余亟欲一嘗哈密瓜滋味。

二十六日晚間，反復計劃多時；次日晨十時，預備糧餽，余又作沁城之行，擬再堅請牛姓，間接疏通營長，請其一面念及駱駝數旬以來辛苦乏食，勿予拉差，倘有需要，甘願代僱認價；一面准同伴致電迪化及哈密親友，匯錢具保。比至該營長所設商店，聞牛姓他去，極覺懊喪。至電報局，擬發電報，管理人因未經營長許可，不准。躊躇至再，遂再至衙署，求見營長。傳事室中，三數長辯雜服士兵，方吃甜瓜，強讓余以一块，其香脆甘潤之味，無可形容，精神頓爲之振；余就一人問知爲哈密瓜。余曾環遊世界兩次，又足跡幾遍全中國，所嘗瓜未有美於此者，不覺極口稱讚。一士兵云，「你尙未吸沁城之鴉片，其香更倍於他處。」彼等遂准備吸烟，無熟烟，乃從新煎

41 交添又不講

42 吃哈密瓜精神奕振

34 鴉片更好呢

熬，各人皆有相當工作。於是，前次所見之傳事者就便詢余來意，並問何以不將駱駝送來；余具實以告，乘勢求彼向營長代懇，准予接見，余有話面談。是人見余辭和色謙，不便推却，即去；俄而返告云，「營長不許見面，令速將駱駝趕來，遲則有罪；」言下，頗爲余表示抑鬱之同情。余又懇其代向營長請求，准同伴致電迪化哈密親友，匯錢買糧具保；彼有難色，旋徐步去，此次轉來較遲，謂營長不許，且已往商店。余低頭略加思索，忽得一法。

余出衙署，即逕向營長所營之商店而行。比至，見黃面黑齒青唇之營長，方抱小狗而坐；余佯爲不識，就店中人探詢牛姓消息，一人答以尙未歸——是時該營長適注意於余——余更云，「既若是，請先惠以饌饌二枚，余飢甚，回二工之路又尙遠。」該人尙未作答，營長即發聲云：「此非駱駝上之掌櫃（老闆之謂）耶？」店中人曰，「然」。余乘勢亟起，向之致敬曰，「得毋營長貴人耶？」彼聞之，色轉和



48 准同伴電親友

悅，問曰，「爾何不將駱駝及早送來？」余告以故，並懇准予發電等事。彼曰，「蔡爾辭色，不似商場中人，」余以當髻齡時先父爲之延師，督責嚴厲等辭搪塞。彼聞訖和色曰，「好，准爾同伴致電親友。」余喜極，竊以爲事有轉機；乃詢以駱駝拉差的性質，似再相機求免。據言所需駱駝係上山馱柴，余知不便推諉，乃曰，「此乃應盡之義務，准明早送來。」話畢，店中人餽以饅饅兩枚，余亟納入囊中，辭謝而赴電報局。

47 同伴聞交涉  
圓滿喜形於色

見電報局長後，告以營長已允許發電，一面就袋中摸索同伴之電稿，並問電費如何計算；該人所答，對於銀元折扣、大露猶太色彩。余伴爲未携電資，約以明日送交，不許；余云可由營長商店作保，彼乃許之。發電畢，余卽騎驢，且吃饅饅，揚鞭歸來。向同伴將本日經歷詳述一過，莫不喜形於色；耑候親友具結向主席呈請得准，卽可前進。又有人建議，謂聞本地人言，拉差之意在勒錢，化錢卽可免差。

余知同伴皆囊空，認無討論此問題之餘地。

二十八日余向駱伏將各事囑咐妥當，令送駱駝進城應差。當地氣候正值盛暑，然僅日中稍暖、早晚仍須著裘衣。三十日正午，駱駝回二工；據駱伏云：果去山中馱木柴，惟曲折崎嶇，絕非駱駝所宜經之地，倘繼續馱運，非乏斃不可；又沁城附近無宜駱駝之草，懇求多次，乃得回二工放駝，晚間必須更去。該駱伏言時，清淚奪眶出。傍晚駱去時，余向營長派來監視駱駝之兵，許以某種利益，求其將駱駝疲乏情形，相機向告知營長，使再進山馱木柴一次，即得釋放。

九月一日晨，有鵲鳴，爲匝月以來第一次所聞，頓引起同伴之迷信觀念，以爲必有喜兆。是日下午，適駱駝免差回來；次日營長又派人來言，已得省方及哈密當局電報，着查驗後，准放余等先至哈密。由二工去哈密，本正西向，沁城則偏北；但因營長要親自查驗，小百姓遂不得不繞路吃苦。三日清晨，余等整裝牽駝，前赴沁城受驗。約

50 天山麓道上

十句鐘達到，等候足有四句鐘久，營長尙未起床。迨午後三時，仍係由其指派三人前來查驗。同伴一面啓包受驗，一面以烟糖茶葉等物餽送之，結果果然發生效力——迅速驗畢，余等慌忙而去。繞出城北山麓向正西前進，沿途麥穗爭芳，草色青青，山巔積雪與夕陽相映，燦爛奪目。山腰有松林，幽雅消魂。且歌且行。路遇一人，漢服；余初未介意。殆同伴與之問答，始知其爲「纏頭」。黃昏時，見道傍有一堆長方形土塊，各長約六尺，寬約三尺，高約一尺，上有圓徑約一尺之柱形土塊倒置，長度相等；詢諸同伴，始知爲「纏頭」之坟園。是日共行約五十里；至芟芟台時，天色晦暗，景物難辨，只知附近有「纏頭」居住。

四日清晨尙未離床，聞帳房外有操異音者數人，與同伴交談，余知其必爲纏頭，卽忙躍起。方事盥漱，忽見一年約六十歲老人——極似歐美鄉農，圍眼隼鼻，黃髮藍睛，皮膚白皙，身著中國式粗布衣

芟芟台上著  
來帳加訪

褲，不襪而履——借一二十歲左右少年黑髮青面，兩目炯炯，彷彿出自拉丁民族支派——掀帳而入，向余致禮，老人並操華語，同余談叙，詢及少年，係其長子；嚮以糖茶，少坐而去。余移步帳房外，見所在處恰當天山南麓，正面及西向，皆一望無涯之沙灘，左邊瀆谷，有清流由北而南，委蛇瀉出，谷中麥禾方熟，農夫忙於收割，又見樹木成林，綠蔭鋪地，荑苳草之茂，高可及廈；因思地以荑苳台名，殆有所取義。荑苳草屬叢草類，甘肅新疆蒙古各處皆產，當地人用以製蓆及編提籃等。製蓆鬆而暖，有彈性，寢之安，厥色光潔，人多愛之。一次與家兄閑談，聞曾有某南省人，宦遊甘肅，初見破店坑上有荑苳蓆，視為珍品，欲向店主索買，恐不如願，遂決意竊取，與衾被共捲，載入車內，形色倉惶，被車夫察覺，嚙之以鼻；及前途發現各店中皆有此蓆，方知為土產賤品，暗覺赧然。——由此可知荑苳草之價值。余正呆想，偶然轉目發見近岸谷中一隅蔭深草長處，有居民住

53 花叢中細看  
有人

宅，遂急步岸上，注目以觀——其房屋形式與中國內地無異；屋前小院中有木架，蔭以深葉，無數匏子下垂；院有側門，引入一園圃；圃中鮮花盛開，雜以各種菜蔬。花叢中突然露出一人——面白如玉，紅似花；蛾眉淡掃；髮現金黃色，由正中分作兩辮，下垂於背後；著大紅堆花長衫，衣寬袖博，臨風搖曳——時而彎腰採花，時而仰首顧盼，朝暉映射，光彩奪人。余正驚異間，一同伴來請就早膳，只得轉身同去。

飯畢，仍至原處探望，忽見晨間所見老人啓戶而出，以手招余。——余本極欲一窺「纏頭」住宅內部；惟前聞上等纏民，向不許漢人入其內闈；今既承招，喜乃逾望，即踏級而降。幾經曲徑，方至門首，向老人致禮；老人讓余入內。先至外室，殆招待普通客者；由此右向，登級而上，乃至內室；有美少女三人在焉——年均二十歲左右，衣服麗都，色彩動人，其一即係飯前園圃中所見——余各點頭致

54 入纏民住宅  
見三美妹

敬。室內地板上鋪芨芨草蓆，再加精細之毡；中間置一小方棹，高約尺許；老人讓余傍棹依窗而坐，余脫履從之。余坐處對面係焗爐所在處——就壁建造，烟自壁中通至屋頂，燃料用木柴，與余昔年在英國鄉間所見者相同；焗爐之傍，有一小門，殆與其他寢室相通；余座右邊牆上佈置，似含有宗教意味，否則即爲回民之特別習慣；四壁皆刷淡黃色；頂蓬係用木板製成，現白色；室內之清潔，即荷蘭人見之，亦必不免羨慕。——况余方由遊牧生活中過此，幾擬爲天府。正心賞間，少女之一送上飲料二碗，係乳和茶配成，一置余前，一置余右老人坐處；又一少女送新出焗爐之烘餅一盤至，香氣四溢，令人津液奪口而出：老人讓余就食，余不禁大事咬嚼。茶中無糖，但一股鮮乳香極爲適口。余一面飲食，一面與老人講話，而同時不知不覺中又將在焗爐傍之三美、細加鑿賞。最長者約二十四歲，桃面杏頰，口小脣紅，眉清髮黃，眼瞳碧色，極似條頓民族婦女，衣紅色長衫，着藍縷

黃花繡襪，卽飯前園圃中所見者；其次約二十歲，明眸皓齒，髮烏可鑑，面淡白色，眉濃而灣，乃義大利式美，其盈盈秋波尤最動人，著深藍白色繡花大衣，青緞本色繡花長襪；最小者與第二美年齡相差約一二歲，惟面較白皙而胖，眉係用墨錠畫成，杪頭交接爲一貫，瞳現栗色，髮亦頗黃，類匈牙利美。衣淺藍斑紋大衣，青緞紫花長襪；三美之髮，皆由頂中分作兩辮，下垂背後，足部均未著履，舉止端雅，態度安閑，無絲毫俗氣。余目注神逸，飄飄然如入仙境，幾將乳茶烘餅及陪坐之老人全忘。

正傾心醉意之際，忽聞鏘鏘鈴聲，乃轉視窗外，見對面半里許，有二人跨馬而來。老人見之，與桃面杏顛者，用纏頭語問答數語——揆其意，殆關於二騎者——比卽起立，向余表示歉意，請余安坐勿動，著鞋出室而去。此時室內，祇餘彼明眸皓齒眉濃而灣之淡白面美人。套有玉釧之纖纖素手、捧一藍花磁盤，上置新出焗爐之雞蛋糕

點，含羞帶笑，誠懇讓余——燕語鶯喉，令人消魂，余幾不知所措。彼更將余之茶碗取去，重酌新乳茶。欲退又留，搖曳不定，似深恨未能十分諳習漢語。余亦以不通纏頭語引爲大憾，僅用淺近言辭表示謝忱，以目傳語，表示余對彼人格上及色像上之欽羨。忽聽門外人聲逼近，彼妹乃抽身而退——頻行時，曾一度回顧，秋波轉處，愈覺盪人神思。

老人伴二男子入室，年均四十左右：一則粗眉高準，黑髮棕面，中等身材，同猶太人不易分別；一則黃髮白面，海水似藍睛，長約六尺有奇，直與斯肯底奈維亞人無異；皆著青布夾大衣，腰束白布帶，皮襪長及膝，外著皮套鞋——頗似洗澡室所用，惟底較厚而後面有高約半寸之皮緣，使舉步時不致脫落，步聲「蒲」而又「答」，與尋常皮鞋僅作「答答」聲不同。三人來就座前，均將套鞋脫去。余與點頭畢，老人讓棕面者就余右並肩坐，白面者坐老人先坐處，而老人則面



余而坐。老人喚長女獻茶奉餅訖，女即退去。二客皆能漢語，與之談，乃知棕面者爲哈密回王代表，因公視察各屬；白面者乃其隨從；而老人爲當地纏頭鄉紳。該代表對於國內當時幾個偉人，亦能知其大概，就余殷切詢問，並問土耳其基瑪爾究爲何如人；余一一具答，並爲其描述摩罕默德之事業，及回教之淵源；三人聞之，深加詫異，亟詢余來歷。余曰：「從前原係書生，現在經商；中國社會成語『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余既曾念書，則所知如此又何足怪？」余慮其有公務，有余在坐不便，乃辭謝告別。老人送余至戶外，點頭鞠躬，就余云「可再停住一日？」余答以有拂盛意，至以爲憾。返帳休息約半句鐘，見一酷似非洲黑人年約十五歲之男孩，滿抱新鮮白菜韭菜蘿蔔，在帳外窺望，余邀之入，彼云菜蔬乃其姐姐贈余者，伊並望余東返過此時多駐幾日，余唯唯，並以洋燭冰糖各一包回贈；彼去而復返，又攜來新鮮牛乳一瓶，旋就余索紙烟吸，余一面着人取與之，

59 又入一貧苦  
纏民的住宅

60 更見兩個美  
人

同時因疑其不肖老人，詳細審問，乃知其爲老人義子。此時，同伴來催整裝西行，余乃悵悵就道。是日共行約七十里，傍溪張幕，地名八木墩，附近僅有兩三家貧苦農民住宅。

五日晨，甫起床，來一著白粗布之少年農民，像貌與內地農民無異，與之語，乃知亦爲纏頭。詢其有鮮牛乳否，彼曰有，約余去就伊家飲；余志原在調查纏民生活，喜而諾之。過一小溪後，遙望二少女，立一羊牢門口理髮，比近，則一女漆面紅唇，柳葉眉，鵝蛋眼，鼻隆而端，口小齒白，青絲之髮，臨風飛揚，完全印度式美；另一女面如團玉，頤如紫霞，櫻桃小口，鵝犀微露，眉若春蠶，目若秋水，朝暉映處，愈顯其烏雲光澤，山西大同之美人，於此重見。二女皆約二十左右，胸前纍纍，雖西婦見之，亦必起妬。裸足露脛，卽遇神女，亦不過如此。惜破絮不能蔽體，未免使玉人減色，殊爲世間恨事。牢之一隅，有土屋一所，面積不過方丈，竈房寢室俱在此。少女

61 方悟女子覺  
力之大

讓余入內，滿屋蒼蠅，噙然而起。余勉強就一隅坐，少年喚二女入。漆面者以酸乳進，云鮮乳未擠出；玉面者以極污穢之烘餅進，余取其一置坐側，謝以方起床不飢，請原諒；遂舉碗，徐飲酸乳。玉面女子蹲余側，以目傳神，余之腦海竟爲擾亂。正交談間，一瘦而禿頂年約十六歲之少年入——棕面黑眉，蜂目白齒，着白粗布衣褲，長皮靴，向玉面女子怒目而視，旋即蹲下飲食。該女子並不在意，對余以目傳神如故。余就少年詢問，乃知漆面者爲其妻，棕色少年爲其弟，而玉面女子則其弟婦。余以結婚過早爲怪；彼曰，「纏頭風俗，十二三歲之男女，一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可成婚。」余因不堪室內蠅擾，飲乳畢，償價若干，卽辭出。至帳房後，卽覺腹下痛甚。嗣一小足婦人來——面有飢色，而五官尙端正——據稱甘州人，偕其夫逃難來此，爲當地纏頭服役，代價爲瘠土一方，不克自給，求余濟恤，並以自種甜瓜相贈；余命人以麵粉數斤及饅饅等物予之。遂騎駝西行。

62 纏民結婚過

早

五神書  
又入一第

約行二十餘里，腹痛愈急，加以氣候乍熱，幾失知覺——顯係骯髒酸乳作祟，乃服蘇打明特多粒，靜臥沙灘上，令同伴先行，只留騎馳及伏役二人。約兩句鐘，惟恐趕伴不及，乃勉強上駝，由一人扶住而前；旋吐瀉交作，仍下駝。迨吐瀉完畢，知覺頓形復原，惟渴極；因附近無水，遂仍上駝，繼續前行。又行約三十餘里，始見同伴之帳房，飲水約十餘碗，倒而睡去。

六日清晨，三纏頭幼婦來帳房，將余由夢中驚醒。但見垂辮鎖眉，皆着大紅霞絆（纏頭語長袍之意），皮履彩襪，顧盼自得，露示一種妖艷態度。余身虛氣弱，懶於應酬，彼似皆頗能表示同情，溫慰數語而去。午後，余始著衣睡起，聞軍署，強拉駱駝應差甚急，遂急行三十餘里，就一僻處下房；並着同伴即此靜候，余另偕二人，先去哈密，俟明日再定辦法。是夕慢行，意在趁暗進城。將至一與余家素識之駝店時，見一人手提方燈自店中出，轉灣而去，伏役云，此殆查

店稽查，余等急止步；俟該人行較遠，始叩店門入，由人導至一極污穢之房間住宿。

(二) 抵哈密以後

1 披露真面目  
聽了驚人的  
註

先是余由沁城起行時，已有八分決意——俟抵哈密，即向省主席去電，請其准予假道塔城，由西比利亞南旋；余曾再三考慮，新疆當道既極端反對新頭腦人物，若不及早披露真面目，被後來發覺，予彼有所藉口，而遭莫白之冤，正不如光明正大而來，若或發生不幸，外界尙可得知真象：數日以來，意志更加堅決，故抵哈密進店後，即謁店當事（時充哈密商會會長）談話，告以余意。彼離座大驚曰：「千萬不可！新疆從不許住過學堂之人入境，而况君乎？依鄙意，請君依舊假冒商人，亟圖出境方法；否則誠恐不免。」又爲余述及年前某某二人學堂出身，混入新疆境，在哈密發覺，押解至迪化，一人早被折磨而死，一人日在繯繩之中，爲鬼之期，亦不在遠；更談及新疆

2 新疆的衙署  
原來如此

3 縣長見師長  
不見

界內沙灘中活埋人之故事數則。余聞訖，愈覺應照余之主張進行，遂請其重加思索。彼垂頭良久，亦覺余主張較穩妥，乃同意。當晚議定：將電稿擬好，翌晨謁師長及縣長，就便請准發電——蓋凡致官廳機關電報，均須經當地官吏准許方可，否則電局不敢擅發。彼旋令人將家兄由酒泉來函一件交余。余退出就寢，拆函閱讀，悉道路艱難，商運不便之語。

七日，盥漱畢，就店中買茶葉數瓶作贈品，偕一學生往謁劉師長。比至衙署，門口長板凳上，有橫臥斜坐露胸歪帶帽之異樣兵士數人——想係守護者，見余並未介意，余乃直入傳事室，以來意說知傳事人。彼云：「師長尙未起來，請十二點鐘再來。」余退出，逕赴縣署謁縣長，交名片於一深染鴉片之閹者。未久，店經理自內出，謂已以余來新疆原因告知縣長。旋聞者引余至客室。俄而縣長來，與作寒暄語——雖其人辭氣間，露出舊式頭腦，但似尙知詩書，不惹人厭。

余以致主席電稿出示，請其准予拍發，彼婉辭拒絕，謂請與師長商量，此不在彼權限內，恕彼不便過問云云。余辭出。回店後，約十一句鐘，縣長回拜；未數語，一軍服者至，云師長請余在軍署相見；縣長稍坐辭去，余乃復至軍署。傳事人持刺入報，約半句鐘始出，云師長舊病復發，尙未起床，恕不能接見；問余來意，余以電稿出，請其求師長准予拍發；此次彼轉身極速，告余云，師長有令，電稿准由軍署發，着余靜候回音，切勿另行拍發。余出署後，抑鬱不樂，昔曾聞新疆如何開明，實不料其情形腐敗，一至於此！信步街衢流覽，埃及開羅市上情形，重現眼簾；種種色色之像貌衣服，應有盡有。惟遊巡半日，竟未見一婦女。

回店與店夥閒談，得知哈密回王，清季封爲親王，在昔紅衣白巾婦女，可以自由逍遙，並得與漢民通婚，晚近回王禁止綦嚴。王宮在回城，相距不遠，城內皆回民居住，漢民亦得任意入城遊玩。余聞之

5 那裏來的土耳其式宮殿

6 美人經過蘭氣留香

7 特爲考查回民生活而來

喜。八日早餐畢，即偕一人引導，作回城遊。入城門仰望，宮室台榭，極似畫片上所見土耳其城市，而圓頂之宮殿上，復伸出一桿，桿之末端，飾以金屬月牙，完全與君士但丁堡之撒斐亞宮頂裝置無異。偶一轉灣，有二美女迎面來——年約十七八，黛眉俊目，衣袂飄舉，頭上皆頂白絲巾一方，由額際後垂，似西洋看護婦裝束，足下答答有聲——別具嫵媚，余目爲之眩；迨凝神諦視，則已疾趨而過，入左側人家，但留一縷蘭香，蕩人魂魄而已。又數步，見所謂「九龍柳」——古怪離奇，爲哈密異景。從此穿街出巷，細察回民生活——舉凡回民房屋之構造，院庭之佈置，小兒遊戲，男婦職業，無不引余相當注意；而回民婦女顏色之妖艷，衣服之華麗，則令余特別驚異。

晚飯後，店夥又告予黑暗故事數則，如舊督軍如何請客殺人，新主席如何處置樊耀南之黨徒等。中有一則令人聞之如置身黑暗時代之歐洲——先是新主席得勢之初，凡同樊氏有關係者，無不慄慄危懼；



8 新編政界請  
吃飯幾等於  
鴉鬼門關

9 沙灘境上不  
知有多少冤  
鬼

10 吃哈密縣長  
的飯

新主席陽示寬厚，常設謙款享，以安其心。然舊督軍已有請飯殺人先例，故被新主席邀客者，莫不汗流夾背，若飯畢無恙，直慶更生，因多藉故攜眷東旋。但新主席並不為難，反厚餽之，又派護兵跟隨出境。豈知一至四望無涯之沙灘時，護兵中便有人出，先婉辭云「請大人下車」，以主席之密諭相示，轟轟數聲，沙下遂又添若干冤鬼。余聞之冷笑，而店夥分明有意同余相戲，緊接云「多少新頭腦人物，亦竟如此下場。」一語甫了，有人來云，縣長約明日午後四時餐叙，余答以准到。旋即登坑就睡。

九日晨，仍去回城遊覽，藉驅愁鬱。歸途遇盛裝幼婦數輩，徘徊於碧溪斂樹之間，採食沙棗；清風吹來，傳出陣陣嬌嗔聲音，沁人心脾。回店片刻，已屆縣長謙會之時，遂赴縣署。閤者導余至花廳宴所，早有多數賓客在焉。室中一隅有榻，燈明烟香，一鳩形中年長漢，方忙於吞雲吐霧，見余入，急起，由縣長介紹，乃一新任縣長。

徵收有力升  
充縣長

其餘一一介紹，無非統稅局長、禁烟局長之流。略作寒暄，余即出一電稿，請縣長准予拍發。彼展看後，見內容僅報告路程之語，即交余云，儘可拍發。旋即分別入座。菜餚極其普通，惟上魚時，余稍爲驚異，問所自來，據云本地產，魚種係左劉時代特意由南中運來。

新縣長與余比肩坐，談次，知其爲沁城人，曾作舊國會議員，方卸去禁烟局長職。有頃，彼揚眉諂笑低聲語余，彼任局長時徵收逾常額，省方嘉之，特擢任縣長，三二日內，即須赴任；言下頗有得色。

縣長如何知  
道許多

諸人酒興甚濃（余不吃酒），縣長恃酒，驟然當衆詢及余之家室；余巧辭却之。彼曰：「先生毋庸迴避，先生之事，我無不知——如留學英國、留學美國、教授東南大學、西北大學、東北大學，有何著作，以及尊夫人籍貫，男女公子幾人等，我一概盡知，即離開酒泉之情形，我亦詳知，還是請坦率爲幸。」余聞訖頗覺詫異，遂東拉西扯，虛與委蛇。飯畢即回店。

31 新疆未必有  
遺許多偵探

晚間，店中人復來閒談，余以縣長談話詢之，一夥友云：「此殊無足怪，任何站口，均有本省偵探，昔年某軍閥在綏遠時，決定派人來新疆調查，未動身前，此間已接密報，故調查者甫入境即被拿獲，不知現猶在何處受磨折也。」十日早，余將縣長同意之電稿發出，使南中僚友知余所在。是日微雨，惟北面天山落雪，厥景幽雅。十一日，一賈君來訪，相談之下，知與先父有舊。十二日，因主席尙無回電，余着同伴偕駱駝七隻，先行西上，只留隨從一人，駱駝五隻，備余自用。下午回謁賈君，便中就詢主席尙未回電原因，是否別有問題；彼云想無意外，請余安心。

十三日遊農事試驗場，場在城北二里許，地窪，有清流自北而南，樹木參天，柳樹大者可數圍。哈密土性，最稱肥沃，田中罕用肥料，樹秧數年即長成材，此蓋因天山積雪溶化後加帶山中礦質，極宜於種植之故。遊畢回店，接軍署轉來主席電文，稱俄道不通，着余

14 遇一父執

15 遊農事試驗  
場

切勿西來，應卽回轅，由陝甘大道返京。余得此消息後，反復思索，不得良策。取道陝甘當然在問題以外；觀來文語氣，分明不許余在新疆境內逗留；所餘之途徑，惟取道蒙古，但連日以來，關於此道行路，直接間接已聽有不少驚心動魂之消息——有謂馬鬃山之回回，已殺人無算；有謂龍首山之回回，聚嘯成羣，專事劫客商，有謂陝丹廟及白陵廟附近之獨立隊，近來異常猖獗，東西來去駝貨，無倖免者；有謂靠明水之城房大道上，哈薩克作祟，以殺人越貨爲能事，致東去客商，裹足不前；沿路情形如此，何由飛過？况道路阻遙——據聞平常駱駝須六個月始可達綏遠，至速亦須三個月——余只主僕二人，路境不識，豈能堪此？還有豺狼熊豹之危險，與迷路失水之問題當前。至起卸數百斤重之人糧畜食，尙其小焉者。除此種種外，更有一點，卽能否安全出新疆境界，亦尙爲一問題。愈思愈覺天小路窄。偶念盜賊比官吏，究較天真，有良心，余旣無錢貨，又何所懼？或反

17 寧出入匪蹤  
中求脫離黑  
暗環境

西行見聞記

一四八

能得其食糧衣物之助，亦未可知。又卽被若輩拉去，焉知不能藉機會給國家作些事業？思至此，喜不自勝，遂決定取道蒙古。

計畫既定，招隨從入，告之：彼頗有愁色，具言種種困難，且謂新近由沁城東郊逐退之回回，卽在明水附近盤據。余堅執余之主張，並反復曉諭之；彼乃曰：「既然，仍需結伴而行；」余迴思結伴雖遲延數日，不無相當益處，欣然允之。於是一面準備三個月之食糧，一面託人覓伴，擇日起行。

18 覓伴擇日起  
行

十五日又訪賈君。先是余因路途危險，未敢多攜川資，但囑家人，先匯五百金至迪化，以便去西伯利亞路過該處時，順道收用；不料被阻中，遂致發生經濟恐慌：忽憶賈君與先父爲舊雨，若向彼商量挪兌，當有可靠。見面後，談及此事，彼云：「當可設法；數日內准有回音。」十六日晨，去各處散步，借便調查民情。因見街上瓜販鞋匠皆著軍服，怪而問之，據稱軍餉太微，故早晨應操，午後做生意

聯籌備川資

——不如此不能爲生。又某廟中大設賭場，十九皆軍人，喧噪震耳。下午回店，店中已滿駐衣服龐雜之武人，往來如織。旋有人語余，乃肅州永昌變兵，曾盤據安燉 玉三屬，旬日前與西北軍開戰，敗逃至猩猩峽，因與此間當道有鄉誼，被收編，店內所駐者僅是官長，士卒皆駐紮農事試驗場。晚飯時，店主宴新客，余亦在座，一人謂曾在酒泉見過余面，余即乘勢詢以搶劫某商號事，彼慨然嘆曰：「弟兄們所得，皆被少數長官挪去，世間事，確不公平！」十七日乃舊歷中秋佳節，是夕月明如鏡，與天山積雪相映，有不能描寫之幽景；追思昔年在籍與吾母賞月，樂何如之，今則景移境遷，塞外孤零，不禁慘然欲淚！

十八日，賈君請吃羊，其味之美，爲平生所未經，據云乃水草關係。十九日，有二吏來訪，皆髮辮長垂，搖擺自得。午後仍去各處調查人民生活情形。二十日，再去城北農事試驗場，被收編之士兵在焉

21 收編的軍隊  
如此

——有比賽馬之速力者，有坐地閒談者，或則錦衣狐裘，或則爛縷敗絮，或則軍裝半着，或則橫蠻畢露，至爲參差。更有普通軍隊所不用之騾驢成羣，殆皆劫自民間，用以載重。又有猶太化纏頭漢民小商，臨時投機，叫賣鞋襪瓜菓等物。『此好，彼不好，』乃吃瓜者之褒貶；『此賤，彼不貴，』乃買賣騾驢之爭價，不絕於耳。本日在夏歷爲八月十八日，斯夕之月，似仍未減圓形。

22 入境離出境  
亦難

二十一日，依賈君忠告，向軍署辭行。先是賈君告余云：『未行前第一要務，在由軍署取得放行路證，否則等於軟禁哈密，不能出境。普通商民遭此，輒不免有所供獻，足下（彼稱余之謂）亦需及早設法爲妥。』嗣余詢知當道爲隴人，遂憶及前在甘肅時，本欲致電南京賑災委員會，代隴人乞賑，彼時地方當道，已與中央發生齟齬，恐洩漏消息，與軍事有礙，未許，已如前述，乃決定擬一乞賑電稿，借口請其檢查電文而再謁之，並乘機辭行，求其發給出境證——彼或有所

感動，不至爲難。抵軍署時，已下午二句鐘，回事人云，師長仍病臥未起——更低聲語余云：「癩大、妾嬌，兼以少年時性喜風流，以致乃爾」——問余何事；余告以來意，並將電稿遞過，又託求一遍；彼去片刻而返，謂電稿准發，師長並代隴人致謝，出境證備妥即送上。余歸來順道訪賈君，具告之。賈君戲云：「師長不晤足下，或因識見狹隘，恐取笑大方；或懼惹起省方疑忌，遂不敢接近；再不然即係畏足下身懷炸彈，發生意外。」余笑云：「余雖不才，亦不至自甘暴棄，炸一如彼者也。」

二十二日出境證下，但說妥件行之一幫駱駝，復發生問題。因前數日所接洽之同伴，乃哈密本地商家，其經理曾充當地商會會長，養有駱駝數百隻，向營皮毛業，適得訊，東方皮毛，因路塞道險，西商裹足不前，貨缺，價大漲，擬遣駱駝百隻餘，運貨至包頭綏遠一帶出售，但本年尙未應差馱糧，無出境證，該經理乃大事運用手腕，請客



送情，向地方當道疏通，一時似頗有相當進展，定期出發，不意醞釀正將成熟，軍事當局忽然變計，謂尙須考慮。據明瞭真相者云，此不過掩耳盜鈴，耽延幾日，定可成行。雖云如此，然余個人竊覺久候無益，恐反惹出差錯，遂決計不顧危險，擇日逕去新疆邊境候伴。

近日以來，幾乎無日不散步城廂郊外，調查人民生活習慣，所得不少。惟有一點，令余特別注意，卽纏頭漢民相處之情形。就余所見，漢民因政治地位關係，自有一部分人，未能脫離華夷成見。但普通漢民，向來不肯以無禮加人，至纏民所受華官之待遇，亦可謂完全與漢民無異。纏民對待漢民態度，聞昔年極講禮讓——如在昔漢民散步郊外，纏民遇之，輒鵠立道傍相讓——近年以來，則情形改變。鄉間纏漢居民，尙勉強相安，至若都市上之纏民，則頗有輕賤漢民之傾向。靜言思之，殊非佳兆，倘不及時設法變通，將來民族間之誤會，殆所難免。

24 見督軍自請  
搜查身畔

25 一巨水神嬉  
浴圖

二十三日禁烟局長來談，據稱彼係學生出身，曾隨楊故督軍多年，備嘗衙署中小筆吏之苦，正候有縣知事希望，忽督軍暴死，致一時幾無立足地，新近由副局長恩補正局長，前途如何則不可知云，余聞而憐之。嗣就詢楊故督軍見客情形。彼曰：「人心太壞，督軍不得不防備，照例，凡客至督軍傳事處，先向傳事人，請求搜查身畔，然後方投遞名刺求見。」其言倫不誣，則吾人可依爲推測西北政治之標準矣。二十四日，更遊回城，及調查城廂附近回民住宅生活。道經城北門外，沿溪而進，遇三數裸體女童，游泳溪中，年均十三四左右——余本應迴避，但覺調查使命緊要，甚盼多開眼界，故不捨。女童皆膚如凝脂，穠纖得度，極曲綫之美，轉瞬間，彼等已覺有人注視，即奔至溪傍樹後藏匿。

二十五日，前在沁城遇見之牛君來店。相見後，告以余之計畫，彼堅勸切勿二人冒險前行；並云彼深知有回民數百，方由沁城駐軍追

趕出境，倘撞見，定遭不測，強余再忍耐靜候數日，彼准竭力爲余覓伴。余感其意，從之。二十六日訪賈君，及哈密縣長，告以將離哈密，並詢兌款情形。二十八日，款兌安。此後卽忙於整備行裝。

三十日晚，店中一小夥計叩門入，謂聞余東行，特來話別。余異之，問其來歷，據稱係甘肅毛目人，現年十八歲，一年前肄業鄉高等小學，某日縣長來校，考查成績，親自錄取多人，彼亦與焉，並向錄取者家屬宣言，謂各生資質優良，須帶至縣城，另入大學，衣服雜費，概由公家供給，各生家長，莫明其妙，但盼望子弟上進心切，故亦任其帶去，抵縣城後，逕去一指定地點，先有多數同樣情形之少年在，日惟練習軍操，起居一切，皆無異普通兵士，方悟已入當道詐術徵兵之彀中。尋據傳說，不日將開赴前線，彼乃於練習野戰時，乘間遁去。因在甘肅無立足地，經營千辛萬苦，乃至新疆，每思老親孀妻，肝腸欲裂。言訖，淚下如雨。

十月五日，約定一鄉友及一廿人同伴，擇定七日起行。彼等均經商張掖，由西疆發運布疋雜貨，因聞大道不通，又爲躲避嘉峪關之混賬洋關稅，乃決計改由草地東下，僱就鄉友牛姓之回脚駱駝；但貨在哈密，該駝不敢來哈，遂僱得一當地地痞駱駝十餘隻，揚言起貨往沁城，而暗中約定。偷運至境上預定地點，將貨交過後卽退回。讀者猶憶前端所述，無論客商或當地駱駝，每次未出境以先，均須馱運兩次軍糧，爲取得放行證之條件否耶？余曰「偷運」，乃對此陋規而發，實則客商貨物及駝戶駱駝，俱已照章納過各種雜稅，豈得謂之偷？不過尙未化費一筆賠糧費及衙署運動費，故不能享受法律上應享之權利耳！而彼強姦法律者，竟反誣之曰「偷」，豈非怪事！

哈密之瓜，前已言之其味之美，無以復加，余自抵哈密以來，無日不飽一次或數次。且瓜以外尙有多種水菓菜蔬，非他地所能望其項背。譬如白菜，無絲而脆，清籩適口，洵堪稱最上等佳品。更有葡

葡萄，其美亦爲余生平所僅見，計分四種：第一種大如鵝卵，形長色綠，味酸甜，水分充足，用以解渴最宜；第二種圓形，約小孩所玩之雲母石子大小，紫白色相間，味甜似蜜，因過甜不能多食——上兩種皆有籽；第三第四兩種，大小與櫻桃相彷彿，一紫一白，皆無籽，味乃天然菓味之甜，故多食不厭，又因無籽關係，嗜者特多——尤其白色者一種，東方市上之國產葡萄乾，即係用後二種製成。哈密有如是之瓜及葡萄，無怪食者嗜之；而同時有一種蠅子，亦不遠千里萬里而來，以該地爲繁殖所，愈產愈多，窗前案上，盡處皆是，余寄居時，極感苦惱，惟土人或因習慣自然，似不在意。

30 哈密的瓜葡萄蠅子



哈密城垣圖

近數日來，天氣漸涼，蠅勢稍殺。

五、六兩日，余因起行在即，乃向農事試驗場附近及回城一帶，作最後遊覽，並秘密攝取風景照片數張，（不敢公然攝取，惟恐招人

猜疑）留作他日回思紀念。內有一

處，尚有描述之必要，即回王之陵

園。陵園在回城城外西北方面，距

城僅約半里。入園門，左側有小屋

數間，閤者在焉。此日僅見一纏頭

老婦及二女，老婦像貌端莊，令人

欽敬。二女年可及笄，花容月貌，

妖豔動人，尤以剪水雙瞳，令人心

醉。余告以瞻禮來意，一女眉語若

許，導余前。偶屬目，則一雄狀華



樹後圓  
頂建築  
即哈密  
札薩克  
親王之  
墳塋前  
方乃普  
通纏頭  
回民之  
墓

麗之建築物在望，面積約六方丈，牆高亦約六丈，係用綠色玻璃磚造成；圓頂，亦如土耳其宮殿式；後有門，已鎖，內部佈置，不得詳——回王歿後，其遺櫬卽於此中厝放。左轉，更見亭閣數座，皆用木造，無一磚一瓦；由門窗向內窺視，乃知亦爲葬所，棺上俱附以黏土，更橫置柱形土塊，與郊外他處所見無異，聞爲纏頭貴族之遺骸。再進，卽爲陵園內司宗教人物住宅；院庭中，並有古樹數棵。陵園之外，則碧柳環生，且有清流逶迤穿繞，景色蕭然。遊訖回店。行裝已妥。因前途險阻，不敢多攜川資，僅帶一百餘銀元，藏於預備餽送親友之葡萄乾小箱中。准定明日起行，取道蒙古東旋。

## 附 錄

哈密，即古伊吾廬地——漢置宜禾都尉，爲屯田兵鎮之所，在晉爲宜禾縣，在隋爲伊吾郡，唐代改名西伊州，後稱伊州，五代稱胡盧磧，元封族子武威王於其地，明代改封爲忠順王，建哈密衛，後爲吐魯番所滅，康熙五十三年，回部伯克額多勒拉投誠，居哈密，後因擒獻準葛爾逆酋，封爲一等扎薩克郡王，同治初，郡王伯錫爾殉難，加封世襲親王，民國以來，仍襲舊爵。就面積論，哈密所轄，東西不下千里，居民在十萬以上。考新疆設省，於光緒六年奏准，十年命劉錦棠爲新疆巡撫，以烏魯木齊爲省會。設省之議以前，左宗棠等即以哈密爲大本營。

光緒六年奏  
准新疆設省



---

西行見聞記

## 二 新疆社會狀況

### (一) 屬於民族者

昔讀班定遠傳，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語，極服其爲人，足代表漢族健兒之真精神；抑知班氏所入之穴，現已與我發生唇齒關係，而所謂「虎子」之族裔，今已與我立於共存共榮之地位。漢書載西域三十六國；西域三十六國，多在今新疆地，此爲我國勢力被及新疆，在歷史上之開端。唐代武功更遠，平服南疆，達至裏海之東。純粹以華族力量發揚我國文化，當以唐代首屈一指。元代之勢力範圍，在世界史中，獨一無二，歐人所自詡之亞歷山大，亦不能望其項背；雖云元代係代表蒙古利亞全體種族力量，但大本營地點在北京，故新疆當然又受我國政治力支配。清代入據中原，與元代情形相同，蔥嶺左右諸國，相繼投誠，例如海罕與其屬國安集延、塔什干，以及東西

布魯特族，毗連阿富汗之乾竺特，蔥嶺南境之巴達克山族，均於乾隆二十四年內附；又裏海東之愛烏罕，於乾隆二十七年入貢；此外，蔥嶺大山中之哈拉庫勒部（一名色勒庫爾），及由葉爾羌向西南行約二十餘日，以產美人見稱之博羅爾，亦皆相繼投誠內附；清季不振，英俄帝國主義交迫，各地遂多先後崩離，但今日新疆之面積，仍幾約我內地三分之二，爲我西陲重要保障。境內種族極爲複雜，有漢、滿、纏頭回、蒙古、碩倫、錫伯、漢回、哈薩克、紇圪斯以及蒲昌海之黑人（按：纏頭回民爲居民主體，尤其在南疆一帶）。自烏什北向以至伊犁及塔爾巴哈臺一帶邊地，皆屬草場；舊日滿營及衛拉特四大部各旗並哈薩克，就地分段牧放。自此而東之北疆，大半爲蒙古新土爾扈特各旗範圍。所有零碎民族，盡散處各地。茲特就各民族中比較重要者，按次從簡列論：（1）纏頭回民，（2）蒙古族，（3）哈薩克，（4）蔥嶺一帶之零碎民族，（5）漢回，（6）漢民。

3 由歷史上證  
明纏頭回非新  
疆土著亦非新  
亞種土雷尼  
亞族

### (1) 纏頭回民

新疆纏頭回民，爲新疆居民主體，前已言之。普通人種學者，皆以其爲蒙古利亞種，屬土雷尼亞支派，此實未盡然。一考西歷紀元後約五百七十年左右，回教始祖摩罕默德降生，前已於甘肅章言之，時在唐高宗以後；紀元六七百年，摩罕默德教義，始輸入中央亞西亞之土雷尼亞族居民；摩罕默德未降生以前，吾華族之鐵騎，已踏遍新疆南北各區。根據吾國歷史，秦漢之交，北疆有烏孫國，殆蒙古利亞種；前漢時，烏孫依然獨立，此外北疆又有車師前後王國，天山南路有焉耆、龜茲、樓蘭、扞彌、于闐、莎車、疏勒等，皆爲漢屬國；後漢時，新疆情形，與前漢大致相同；隋代西突厥乃侵入，突厥，卽現代纏民之先趨；唐代，突厥、沙陀、高昌、于闐，皆爲唐藩屬；五代迄宋，爲回鶻，爲西遼；元代屬甘肅行省；明初，一部屬明，後爲瓦剌，爲畏吾兒；明季，北疆一部爲瓦剌，南爲吐魯蕃及喀什噶爾汗

國；清初，東疆劃屬甘肅，北疆爲厄魯特，南曰回部；清季，始設新疆省：凡此，證明纏民乃後來侵入者，並斷定其決非純粹土雷尼亞族。蓋回教祇有回徒與非教徒之區別，並不注意種族岐視；况回教徒雖殘忍，却好色，其初侵入新疆時，最低限度，定不免奸掠土著正宗蒙古族（用正宗二字，代表人種學者所謂普通蒙古種，以區別土雷尼亞族，此外無他意）。婦女，而傭僱土著苦力，亦在意料之中；尤有進者，後來成吉斯汗起兵，蒙古族勢力膨脹，葱嶺左右各土雷尼亞族聞風，少壯者向西逃避（現時歐非二洲各處之及布塞遊民，卽溯源於此），老弱留後者屈服，新疆直當其馬蹄出入之衝，已侵入之土雷尼亞族，豈能免受元兵控制？而元兵又不免以彼加於土著者，反而加諸於彼，如此，種族中又受一番淘溶。依此推測，現時新疆纏頭回民，至少亦包含一半蒙古利亞正宗之血脈。

二、據余所目擊之纏頭回民，其貌像確實形形色色。余於前章

中，曾描寫芟芟台之纏頭老人，圓眼隼鼻，黃髮藍睛，皮膚白皙，酷似歐美鄉農；其一子黑髮青面，雙目炯炯，彷彿出自拉丁民族。三女：桃面杏頰，口小唇紅，眉清髮黃，眼瞳碧色，近似條頓民族婦女；髮烏，面色淡白，眉濃而彎，乃義大利式之美；胖而白皙，瞳現栗色，髮亦頗黃，類似匈牙利人。二客：粗眉高隼，黑髮棕面，類猶太人；黃髮醉面，海水似之藍睛，類斯肯底奈維亞人。又九月五日，所見纏頭農民，與內地農民無異，其妻娣：柳葉眉，鵝蛋眼，鼻隆而端，口小齒白，青絲之髮像印度產；面如團玉，頰如紫霞，唇綻櫻頰，瓠犀微露，眉若春蠶，目若秋水，朝暎映處，愈顯其烏雲之光澤，似山西大同之美人。及余抵哈密後，所見更有像埃及人馬來人，高麗人，非洲黑人者無數，或有其美麗難以形容者。凡此，決非偶然。細推其原，其步驟大概如次：第一步，乃尚未受回教洗禮之突厥，侵入新疆，與土著互逐；第二步，爲回教之阿拉伯先鋒隊侵五方

雜處之小亞細亞及美索不達米亞一帶；第三步，該隊攜帶新入教之複雜信徒，北向侵入西土耳其斯坦；第四步，西土耳其斯坦新入教之土雷尼亞族，受信仰與種族上之同化，又侵入新疆，與當地之突厥及曾受漢唐勢力同化之蒙古利亞族正宗，搏殺同化；第五步成吉思汗更由北方統率蒙古利亞族正宗健兒，與此新侵入新疆而已覺複雜萬狀之土雷尼亞混合族，搏殺同化，乃演出現時之新疆纏頭回民。故謂新疆纏頭爲代表世界大部分種族，殊不爲過。雖彼自稱曰穆素爾門，與土耳其人自稱無異；然就像貌觀察，新疆纏民，乃自成一混合民族，不宜直接以土雷尼亞族目之。

## (2) 蒙古族

蒙古族，遊牧於北疆一帶。據早期歷史推考，北疆乃爲種族互相衝突最烈之區。所謂烏孫、匈奴、突厥，皆常爭雄於其地。惟後來受蒙古力克服最澈底。元代，一部屬甘肅行省，餘分屬窩闊台汗及察合

台汗。明初爲瓦剌及畏吾兒。清初，爲和爾特及厄魯特部遊牧之區。職此，汎言之，北疆乃正宗蒙古族之勢力。雖種族間不免有相當同化，但決不似南疆纏頭回民血統之複雜。

(3) 哈薩克

哈薩克，當地人稱曰哈薩，與俄帝國主義者賴以開拓西伯利亞之先鋒哈薩克爲親族，形像言語習慣一切皆相同。哈薩克，乃蒙古族一支派，眉粗眼圓，鼻高髮黑，面部黑白不一，身材短小，而驃悍異常，專以劫掠爲能事。男女皆善騎，出恆攜武器。據稱其族部生活，劫掠成功，貨物歸劫者；失敗，則由全族分認賠償。昔年新疆境內之劫道者，非漢回卽哈薩克。現當道效俄故智，亦練有哈薩克軍隊，巡防各處，余在哈密境內，曾親見，確係孔武有力。哈薩克，信奉回教；語言自成一家，與蒙古古語纏頭語各不相同。

(4) 葱嶺一帶之零碎民族



7 葱嶺一帶多美女

葱嶺一帶，爲回教勢力東侵，及成吉斯罕族裔之韃靼鐵騎西向所經之地；當地居民生活，自不免受相當影響。但山勢崎嶇，生產薄弱，非用兵之區，故只能視爲東西民族突盪之經過地。居民所受同化，至爲有限。因山勢險阻，乃由若干零碎民族，各按山勢水道分居，罕與外界接觸，如瑞士情形。中有博羅爾族，婦女以秀麗見稱；客有自其地歸來者，談及當地婦女，莫不眉飛色舞，露盡男子醜態。奈地瘠民貧；聞印度奸商，多至其地販賣婦女，攜至南方充妓女——喀爾各答即不少，喜冶遊者，多能道之。

(5) 漢回

新疆漢回，幾全係自內地遷往者，像貌既與內地漢回相同，語言亦完全漢語，不通纏頭回語，除宗教關係外，纏頭回民並嫉視之。猶憶纏頭歌謠有云：「黑蛋（纏頭稱漢民之謂）好，口不好；通罟（纏頭稱漢回之謂）好，心不好；纏頭好，眼光小」：意謂漢民喜罵人，

8 漢回與纏民不同

故曰口不好；漢回喜害人，故曰心不好，纏頭見小利而動，故曰眼光小；比較之下，罵與害，大不相同，據此可知一般纏民，承認與漢民，尚有合作之可能，而趨避漢回，惟恐或遲。漢回與纏頭回民感情關係，殆極有限。更可怪者：內地回民，常以西域回回自居，凡見過回回飯館招牌者，俱能道之；但新疆漢回反自稱中原人，見漢民談心，如見親友，足證其來自內地——此又引起漢回來源問題。

余討論甘肅回民時，曾述及內地漢回之來源，茲特再贅數語。竊意回教勢力東漸，約可分爲二大時期：第一期在紀元六七百年，其發展大概情形，已於上端述及——時突厥已侵入新疆境內，而佛教爲當地流行宗教，迨新起之回教土雷尼亞族至新疆境後，中國力量不敵，蒙古利亞種土著與突厥，遂皆納受回教，而種族上經過一次根本陶冶；自天寶以後，多數回回內遷，爲回民穿入中原之始；五代時，同化情形更甚，遂演成今日之漢回。

10 第二期回教  
勢力東漸與  
纏回

回教勢力東漸之第二期，蓋在元代之末；自唐及五代以後，新疆回民，多遷入腹地，而當地反覺空虛，葱嶺一帶之民族，自不免隨時東下填補；元興，鐵騎所過，歐亞披靡，所謂土耳其斯坦，早已入其範圍，時土雷尼亞回族，逃避屈服不暇，遑敢妄思意外；迨元衰，明力不振，土雷尼亞族遂復乘機侵入新疆，與當地遺留之蒙古利亞土雷尼亞混合族混合，乃演成今日之新疆纏頭回民。此乃漢回與纏頭回民來源不同之處；簡而言之，漢回曾受最久之漢族同化力，而纏頭回民比較仍賦濃厚土雷尼亞族色彩；實則二者皆為極混雜之混合種。今日新疆漢回，乃後來復由腹地趨出者，當然與纏民不同，故腹地回民自稱曰『西域回回』，自有所本；而新疆漢回，以中原人自居，亦有根據。

(6) 漢民

漢唐勢力達至新疆，定有不少漢民就地落業，而與土著發生同化

11 新疆漢回之  
來源

12 今日的漢民  
乃晚近遷來  
者

作用，後來景移境遷，我勢衰微遷居新疆之漢民，或與後來者同化，或羣聚蝸居一處，皆屬情理中事實。據熟諳新疆風土人情者云，某處有居民若干，貌像風俗習慣一切，幾完全與內地漢民相同，惟語言稍異；意者此殆漢唐遺民一部。除此而外，今日新疆漢民，可謂全係後來者。余曾歷詢多次，其遷居歷史，秦半兩三代，四代以上即不多得。遷居地點，以北疆為最多。遷居者之來源，有陝甘系、兩湖系、山西系、平津系。昔年兩湖系操政，致有以新疆為「小湖南」之說；近則陝甘系得勢。惟山西系在經濟上勢力，殊不可藐視。由此種種觀察，今日新疆漢民遷居之歷史，乃在遜清時期，漢民人數，不及居民總額十分之一。倘依當道之主張——藉口防備暴徒，限制內地居民移殖——恐無增加之希望。

(二) 屬於人民生活及經濟勢力者

新疆境內之蒙古族，除雜居天山以北各都市者，享有房屋文化

1 蒙古等族之  
生活

外，其餘大都遊牧於北境一帶——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與內外蒙古之遊牧人民完全相同，數千年以來，未改舊章。哈薩克之生活，與蒙古族大致不分，惟信奉回教而性質較爲殘忍。葱嶺一帶之零碎民族，亦多信奉回教，其生活類似纏頭回民。漢回一如甘肅之回民，除宗教飲食外，其生活與漢民相同。故余僅描寫纏頭回民與漢民之生活狀況如下：

2 纏回之住宅  
飲食

纏頭回民，早已脫離遊牧生活，進入建築文化；雖其中仍有牧放牛羊爲生，然已變爲附貳職業。人民主體，皆有固定住宅，事耕植資生。纏民住宅形式，與漢民住宅大同小異，一望卽知爲東方人所居。席地而眠，與日本人習慣相同。飲食極爲簡單，大概以燻餅與牛乳爲大宗，雜以牛羊肉菜蔬之類。經濟寬裕者，頗尙清潔，室內陳設，庭院佈置，皆覺可觀；貧苦階級生活一如世界任何處之貧苦人民，自可不道。

纏頭回民，一律喜著長衣——圓領右衽，兩旁無袂，名曰「通腰」——中束以帶，行動皆佩小刀於左。冬季喜深灰及紫絳色，夏季喜用白色。有資產者，每於通腰外更加單袍一件——圓領直襟，極似日本人所著。此外，間有著西裝者，殆受俄化。惟服役田園者，率皆短衣，與中國苦力所著無甚差別。城市纏民，四季皆帽不離頂，夏季喜用黑色小帽，冬季則皮弁或海龍絨及綢緞等所製之帽——式如面盆倒置，週圍捲上。但田園農民，露頂者亦頗不鮮。足下皆著香牛皮長襪，外套以易於脫下之皮鞋——昂首挺胸，舉步有聲，傍觀者睹之，不禁精神頓增。

纏民軀體偉大，與任何民族比較無遜色；而性質溫厚，凡與有交際，莫不同聲贊許。尤喜經商，不懼跋涉。惟對於政治問題，多不肯十分注意，大有聽其自然之勢——此亦無足怪，蓋氣候適宜，物產豐富，人民習於安逸，且清兵踐踏之痕跡尚在，有此種種，遂致反抗精

神，降至零度。纏民有一最不良習慣，即藐視婦女。離婚最易，不稱意即棄之。故資產階級纏民，率沈於色，恃銅臭魔力，購買髻年女子以飽其慾。女子十二三歲被取者，極爲普通；其慘况聞者心酸。

余總角時，常聞鄉人唱云，「西口外，紅廟子（滿洲兵呼迪化之謂），老不還家」，頗覺詫異；自此次行經新疆，乃知有所本——蓋新疆纏民婦女，確實嬌艷嫵媚，遇者魂消。細考其得如此傾城傾國者，殆有三種原因：一、種族上之關係——新疆纏民，乃一種混合民族，匯萃各種民族之秀氣；二、南疆氣候溫和，山水秀麗，人民生活適宜，體育乃能順序發展；三、新疆雨量缺乏，人民飲料，多取源於山中流出之溶解雪水，雪水比較味甘而純淨，當然直接影響居民容顏；更加纏民婦女之裝飾，獨闢一面——大都白絲巾長垂腦後，著紅霞絆，御繡華鞋（資產階級婦女並用白面巾，一如土耳其及埃及習尚），胸前兩乳墳起，衣寬袖博，臨風搖曳——有說不透之妙也。有





○○○○○。

青年白髮兩懸殊，少婦偏多嫁老夫；試問夜深同睡後，○○

○○○○○。

跨馬騎驢善縱擒，叮咚環珮有餘音；衣衫都慣穿頭著，個個胸前沒大襟。

纍纍雙乳垂滿懷，尺寸八郎入抱來；堪奈髻年未十五，雲雨

早已會陽台。（纏頭呼小兒曰「八郎。」）

最愛裝璜學畫眉，桑中有約會佳期；幾回歡愛無他贈，一簇紅梅上臉皮。

以上乃描寫貧苦女子之生活。若鄉紳名媛，亦極重閨範，一如專制時代內地婦女；爲父母者，決不許其散遊市巷，倘偶因事外出，亦皆白紗罩面，其錮閉可想。南疆風俗淫靡，女子比較自由。哈密亦屬南疆，昔年情形，與其他各處無異，近年，回王限制極嚴——曾發有

命令，遇浪漫男女，處以酷刑——結果，城廂一帶居民，頗稱安分守規，罕敢放浪形骸。哈密回王，並禁止纏民婦女與漢民通婚，此又與南疆其他各地不相同之處。若以色論，南疆女子較北疆爲秀麗，此其間氣候關係絕大。凡入新疆境者，皆知南疆有三美，載在民謠——吐魯番葡萄哈密瓜。庫車央哥子（纏回稱婦女之謂）一枝花。」雖云如此，但據熟悉南疆者云：和闐于闐產女最美，所謂「庫車之央哥子」，尙係來自二地，不知者竟以爲庫車土產。

纏民之智力，頗不落後，亦有通中國文字者；惟受教育之機會極少——此乃新疆普遍情形，非僅纏民。漢民兒童，亦百分之九十九失學。以哈密之大，且當東西交通要衝，城內亦僅一小學，漢回兒童，合計不過二十；其他偏區落伍情形，更可想見矣。

今日新疆之漢民，大都滿清中葉以後，由腹地遷往，前已言之；至其職業約分五種：官、商、兵、工、農。官多臨時來自內地，故據

實以言，僅可視爲客籍，不能當作新疆居民，不過自從楊增新以來，傾向閉關主義，情形早已變動，卽商、兵、工、農，亦已有一半係自來內地耳。漢氏來源，初以征服及戍守新疆之軍隊爲大宗，計有湘軍、蜀軍、皖軍、豫軍等：一因道遠路隔，東返不便；二因當地出產豐富，謀衣食較易，三因從軍日久，年老怯於行動，故多就地落業，從事農工自給。此外更有因充軍而落業者——滿清曾實行流犯實邊政策，新疆卽目的地，爲環境所迫，流犯勢易習於農工。後來前往新疆之漢民，雖不免雜有浪子冒險之徒，然而就大體論，多以經商爲職業，經商不成，卽淪爲兵、工、農三者。一人身兼兵、工、農數務，乃常見之事——上午體操時，軍服荷鎗，堂堂然一中華民國之軍人；午飯後，軍裝半卸，或修鞋，或剃頭，或挑擔小賣，或田園工作，儼然國家後盾之主人翁矣。惜有一部分兵士之副業爲賭博，未免有失軍人尊嚴，且釀造社會紛擾——至於消耗寶貴光陰，減少國家經濟生產，則

尙爲較遠問題也。簡而言之：漢民之生活，或與纏民異途，然爲皇帝順民則一——既無知識，又不能提倡教育，遑論地方事業，干涉政治哉！

若論漢民回民生活程度，雖飲食烹調方法不同，然所費相差無幾；茲製一物價表，讀者閱之，當不難推知其大概：

民國十八年夏秋間哈密物價表 每銀元一枚。約合新疆票銀三兩。

貨物品類	說明	數量	價格	按當地銀票	折合國幣
麥麵		十二斤半	三兩		一元
白米		一斗	十五兩		五元
蒸饅		十斤	三兩		一元
掛麵		五斤	二兩五錢		八三三
鹽		一斤	一錢		〇三三

青油	一斤	一兩	三三三三
醋	一斤	一錢	〇三三三
辣末	四兩	一錢三	〇四三
白菜	一個	一錢	〇三三
葱頭即薤	一斤	一錢五	〇五〇
蘿蔔	一斤	八	〇二六
芹菜	一斤	一錢	〇三三
磚菜	一塊	六兩	二元
茶葉	一斤	十兩	三元三三三
高粱酒	一斤半	一兩	三三三三
豬油	三斤半	四兩二錢	一元四〇〇
豬肉	一斤	六錢	一九九
羊肉	一斤	四錢	一三二

新疆甘肅土產，不知者以爲洋種。

羊皮鞋	羊皮褲	大皮襖	洋布	白布襪	尺子布	肥皂	纏頭洗衣皂	牙粉	蘋果	鮮葡萄	甜瓜	白糖
同前	同前	老羊皮			新疆纏民織之土布， 每個可作衣褲一套。	在東方約值八分	當地製，圓形，約三 兩重	紙包獅子牌	約一斤重		卽哈密瓜，約重五 斤	
一件	一件	一件	每尺	一雙	一卷	一塊	一塊	一包	四枚	一斤	一個	三斤
八兩	六兩	十七兩五錢	四錢	一兩	一兩九錢	一兩四錢	三錢	五錢	一錢	二錢	二錢五	三兩五錢
二元六六六	二元	三元八三三	一三二	三三三	五〇〇	四六六	一〇〇	一六五	〇三三	〇六六	〇八三	一元一六五

羊皮襪		一雙	一兩	三三三
毛鞋	冬季用	一雙	二兩八錢	九三四
蘑菇		一斤	三兩	一元
葡萄乾		十斤	三兩	一元
纏頭小刀		一個	一兩五錢	五〇〇
銅面盆	俄國造	一個	十二兩	四元
磁飯盤	俄國粗磁	一個	一兩	三三三
洋臘	白禮氏	一包	一兩五錢	五〇〇
洋鐵盆	俄國米	一個	三兩五錢	一元一六五
電報		每字	一錢	〇三三

上表乃哈密物價情形。哈密爲東疆都市。至若西疆南疆市况，自不無出入，譬如五穀、菜蔬、瓜果，定較哈密價廉一倍或數倍，東方運來之物品，如茶葉及奢侈品等等，亦必較昂一倍或數倍。折合之

12 普通人民衣食而已

13 經濟前途不可限量

14 核桃樹二年結實

下，全新人民生活程度，大致相同，纏漢亦無甚懸殊。教育品如書籍，雜誌、報章、紙、筆之類，則為特等人民應需品，普通人民，祇衣、食而已。僅論衣、食，新疆人民，確能暖飽，與甘肅比較，天淵攸別；惜知識太差，醉生夢死，一任督軍主席皇帝之馭制耳！

### 新疆地大物博，出

產極富，經濟前途，實難限量。一鄉友告余，某次彼往南疆某處買

易，邂逅一漢回，因同為中原人，被邀至其家，飯後散步園中，見一小樹結實纍纍，狀似核桃，問之果然；問樹之年齡，僅二年，彼深為詫異：然知此回民非戲語。聞內地核桃樹，十八年始結實；新近科學



哈密地質肥沃，宜於種植，如圖中之大樹，不計其數。



15 地面上的  
產

家研究之結果，十五年可令結實，羣起異之；若使聞此友談話，殆不

免驚絕。余曾帶回新疆產核桃若干，大

如雞卵，見者咸稱奇。要知新疆出產之

美，殊出人意表；茲就其大概，分爲地

面出產，與地下出產而論之。

青 地面出產，第一宗爲皮毛。新疆地

面遼闊，居民稀少，極利畜牧事業，每

年所出羊毛、駱駝毛、馬、牛、羊

皮，以及珍貴野牲皮等類，不計其數。

出口分爲二途：一由西境入俄羅斯；一

由東境至包綏一帶。第二宗爲棉花，質美價廉。棉花本出自西域；天

山以南，皆宜種植，產量亦最多，由東西二口出境。俄人修築西伯利

亞鐵道時，其第一目的，即在吸收新疆皮、毛、棉花；近年來，地方



圖 草 青 樹 綠

當局鑑於利權外溢，頗思提倡紡織事業，聞已懸令禁止棉花出口。第三宗爲麥、米、雜糧，新疆各處皆產，其質上等。因人少關係，不能開闢新耕地，產額僅足本地方之需。第四宗爲葡萄乾、菓乾。新疆盡處皆產葡萄、鮮果，但以吐魯番所產爲最美。各地人民皆食鮮果，并製造葡萄酒，惟吐魯番曬爲葡萄乾，由客商運向內地銷售——其味之美，非美國舊金山出品所能望其項背。第五宗爲和闐纏頭土布、地毯，以及珍貴藥品如紅花、鹿茸等類。

進而論地下寶藏。新疆之金，分北產南產：阿爾泰所出，曰北產，其質赤，爲最上等赤金；南產質黃，次之。于闐有大金廠小金廠。葉爾羌所屬，多出黃金；哈喇沙爾亦出金不少，並有赤金。吐魯番及和闐境，皆產銀。阿克蘇境內產銅之處極夥，出上等紅銅。又，英吉沙爾自古卽以產鐵著名；此外，產鐵之處尙多。阿克蘇山中且有鉛草。和闐產之脂玉，潔白無瑕，尊爲上品——玉出崑崗之說，由

來久矣；又產棗紅皮及青花色之玉。崑崙山，據稱並產其他寶石——如金星石、藍寶石、礪砂、紫英以及金鋼鑽等類。

新疆產煤之處極多，其質粗細不一；除供給地方人民燃料外，足作振興工業之憑藉。尤有最寶貴出產一宗，即煤油；其產額之富，令人聞之咋舌。余在酒泉時，曾遇一瑞典科學家自新疆考查歸來，談次，據稱新疆煤油產額——就所發現——足供全世界數千年之用；讀者試靜心思之，况尚有未發現之煤油，及其他各種鑛產耶！此乃新疆之經濟勢力。

### (三) 屬於政治者

讀者當能憶及余抵哈密後，致電迪化金主席，向其借道塔爾巴哈台，由西伯利亞鐵路東旋，旋據回電，因中東鐵路問題發生，中俄斷絕邦交，不能通過，細玩回電語氣，如「切勿來省」，「即日東返」等辭，知彼不但許余前進，並不讓余停留哈密，亦若視懦弱書生如

↑地方當道疑  
忌知識階級

余，有身擁十萬甲兵，推翻主席改造政府之可能者之事，與夫當時哈密地方當道亦現狐疑，似恐遭余傷害，或被余盜去地方軍事與政治秘密，爲野心者圖取新疆之憑藉者然、豈知就人格與社會地位論，余雖不才，決不致自暴自棄乃爾！若予余以相當機會，使余得盡量考查新疆一週——余自問心最後結果，於國家大體上，必不無些小供獻，而指揭新疆利弊，於新疆亦不無特別效益；奈地方當道，一味疑忌國內較有知識之分子，而對於外國帝國主義者之先趨——如所謂科學考查團、基督教傳教士，反不敢有所留難：言念及此，誠覺灰心。幸余嘗從事政治、經濟、社會諸學，茲得入新境，不加聞問，祇用目睹，亦可察知幾分民情；况經行多日至哈密，並住留匝月——見微知著，推近及遠——自問對於新疆政治狀況，已有相當了解。簡言之，十八年秋之新疆，僅在名義上隸屬中央政府。猶憶余抵哈密之次日，分謁當道，路經市衢，其牆壁上御製式之告示，接一連二，並未見有

中央字樣；又越一日，始有關於輔幣之國民政府布告一張貼出——顯係矇余耳目，蓋布告所署日期爲民國十七年，而紙色尙未經風日所毀，新燦可辨也。

新疆乃天府之區，地面出產，有巨額皮毛棉花；地下寶藏，有不可限量之五金煤鑽石油；加以氣候絕佳，風景宜人，倘能得人盡力經營，則前途爲加利佛尼亞、爲澳斯特拉利亞，正屬意料中極可能之事；惜當道一味專制，採取閉關主義，任令大好河山湮沒，釀造前途危機，曷勝浩嘆！茲將新疆政治狀況，分爲當政者之資格，與人民在政治上之地位，述於次：

- 3 執政者的資格
- 4 民事官吏多念舊人

平心而論，新疆當政人物，自省主席以至縣長之屬，比較尙多念書人出身；此蓋因清季以來，由北京政府分發之人員，並未根本更動，與內地各處憑藉軍人勢力，若磨菇生長之官吏不同。內地理民事之官吏，常有目不識丁者；而新疆境內，則無此種現象。此乃新疆政

5. 念書人不必  
好不必能幹

6. 新疆政治尙  
在臥病時代

治之優點。但內地目不識丁之官吏，並非革命先哲所願見，乃革命進程中難免之妖孽；此種同樣情形，法國革命時期中，亦常見之。英國學者如豪布斯等，不贊成激烈革命，此即其一主要原因。惟病有利於速治，有利於緩治：若有一病經富於經驗之醫生診斷，認爲利於速治，自不能因開刀流膿可厭，而遽謂醫生診斷訛誤，不宜開刀；反而言之，新疆官吏，不能因其多係念書人出身，即謂新疆政治較優於內地——因念書人不必爲好人，即係好人，更不必爲能治國之能人。英國有不贊成激烈革命之學者，亦非英國不革命——克林威爾之殺英王查爾斯，彭彭載在史籍——近代英國所以未經過激烈革命者，因英國政權在人民、在議會、不在英王，無須激烈革命也。據實以言，新疆政治，尙在臥病時代，尙在未診斷時代，更不及言速治緩治方法。不能因新疆政局比較穩固，即認爲較優之表現，猶如不能因病人之病比較安寧，即謂較就醫爲愈。

新疆之政治病，所以未就醫，乃因穹僻在西陲，不爲國人注意。

7 所以未就醫  
的原因

試張地圖，由甘肅酒泉以西直至哈密，中間僅零片沃壤數處，餘則盡爲沙磧不毛之區——土謠云：「一出嘉峪關，眼淚拭不乾——前看戈壁灘，後看鬼門關，」確乎其然。有此大塊沙磧介乎其間，天然隔斷國人之注意。自來有事新疆，須有大規模準備，方可有進展希望，例如左文襄立功西域，因後方接濟能源源不斷，否則，戰事勝敗姑置不問，而大沙磧中之糧水二問題，已足爲致命之傷。新疆迄今克保臥病狀態，並非士兵訓練有方，爲政用人得當，乃此漫天瀰地大沙磧之力也。

8 人民在政治  
上之地位

新疆當道，一味泥古專制，故人民在政治上之地位，亦受直接影響。教育不堪過問，工業並未進步，實情如此，又焉能道及人民言動解放，及地方自治！又如商業，爲人民經濟生活與省政府歲入所賴，竟亦自加摧殘，令人莫名其妙。茲引二事證明之：

一、病商之苛例——當地官吏，立有例規，凡駱駝入新疆境，均須在哈密掛號應差，馱過兩次軍糧，方准其馱貨出境。軍糧多由迪化迤西馱起，至哈密或鎮西交卸。商人不能選擇應差時間，並不能作價代僱，須將賄賂行至相當程度，始由經理運糧衙署准其起糧——若不明個中底蘊，雖靜候兩年，商貨腐爛，維持費無着，將駱駝變賣，亦不能得絲毫憫恤，寬予放過。起糧時，由經理機關，藉口防備駝戶道中偷取，預先秤過交出——過秤時，不免一番高低，參與其事者，就中分肥。駱駝起行後，雖云官方按定規，發給伙役口糧費若干，實則不足沿途果腹。辛辛苦苦抵哈密或鎮西後，交貨時，又由經理機關，秤過收入，秤之一高一低遂更要駝戶補充私囊，駝戶難免挪借或賣駝償還，其間種種賠累，實不勝計。回原地後，再經一番同樣痛苦，始取得出境放行證——此時駱駝當然疲乏。其後回至西部，將客貨馱起，徐徐東來，更須應付攔路軍隊之剝削，方克出新疆省境。此種待



遇外路客商駝之例規，本省駝戶，亦須忍受。結果，外商之駝，倘有一次經驗，即不願再入新疆境，自討損失煩惱；而本省之駝戶，坐吃困守，不能運用自如：如此，商業焉得不停頓，歲收豈能不減少！

二、道路之破壞——考唐玄奘取佛經於印度，所經之道，係由北疆而西而南，後經和闐、羅布、滂爾、甘肅、燉煌歸來；歸來之道，即爲往南疆通道；元代清代，皆商旅不絕於途。洎乎清季，因故阻塞。民國六七年，余家駝往南疆貿易，家兄以書生出身，據歷史地理，命掌事者來去經由此道，並鑿井取水，倡之於前，應之者衆；至十四五年間乃大通。十六七年交，新疆當道借口防止亂源，毒井塞道，斷絕交通，一時繁榮商業，遂命運中斷。

夫商業關係國運民命，盡人皆知，今所謂官吏多念書人之新疆，不知培養而反妄加摧殘，此正余所謂「念書人未必好」。又，知識階

級，爲人民先導，獎勵殖民，乃澈底實邊政策；而新疆上下當道，均不了解，反予阻撓，此又余所謂「念書人更未必能」。總而言之：新疆之專制固蔽，可謂今世獨一無二之區域；余曾繞行世界二匝，從未見有同樣情形。或云，楊氏執政時勵精圖治，馭下極嚴，如有臧官污官，一經查出，卽予鎗決；豈知一人耳目有限，而官官相庇之流弊無窮，小民呼籲，將何由而達！余在哈密時，曾見省主席布告，謂人民告發官吏，不許阻撓；豈知專制積威下之人民，孰敢告發官吏？卽或有之，郵電俱受地方官檢查，如何得達？結果，雖主席或有體恤人民痛苦之意，而所謂念書人之惡吏，却虐民如故。世界潮流，不贊成專制政體，此點卽爲一大原因。尤有進者，專制政體，乃以一人之意志爲轉移，普通人之善念惡念，隨時交作，至爲難恃。如楊增新氏禁烟十有餘年，一時新疆境內，毒物告絕，知者無不稱道；然泊乎臨死之年，惡念一動，忽將煙禁放弛，現又鸞花遍野，吸者滿榻，其惟一善

13 消極的治安

政，永付塵埃。由此觀之，一人專制又何能恃！雖然，今日新疆人民之擔負，確比內地較輕，又新疆境內，幾乎小盜絕跡。不過吾人總不宜忘記，此乃消極之治安耳！

14 羈民更受一層專制魔力之束縛

以上，乃新疆境內漢民回民同受專制毒焰情形；此外，十倍有奇之纏民，更須另受一層專制魔力之束縛。新疆境內數處，尙有回王，就封爵次序論，以哈密回王爲最高——哈密回王爲親王，餘爲郡王（如魯克沁之郡王），惟各不相屬。南路各城無王，皆爲「阿奇木」「伯克」等土官統屬。茲特就關於哈密回王之見聞，述之於次，讀者其卽此類推，恕免煩叙。

15 哈密之政治組織

哈密之政治組織奇特：額貝多勒拉回部，歸札薩克親王管轄；哈密縣長，管理漢民及不屬札薩克親王統治之回民及蒙民。回王部民，向其納稅，及陳訴法律上之爭執。倘遇回漢相爭，哈密縣長例亦將被告回民，交由回王處置——但原告回民，亦得向國家法庭，起訴漢

民。回王對地方政府義務，須供給駐軍及大道上來往差役。此外，回王對於其治下回民，生殺予奪，惟其所欲。哈密札薩克親王伯錫爾，於同治三年殉難後，由其子摩汗默德嗣位。摩汗默德秉性貪婪，常派爪牙「伯克」等，四出搜斂，民不堪命——甚至如鷄子之微，亦加計較。更兼其子荒淫無度——據熟悉當地情形者云，凡民間娶婦，有姿色者，彼必假辭召至宮中服役，先行姦佔；久而生厭，始任令歸去；職此，部民莫不恨之刺骨。數年前，部民有名鐵木爾者，起師反抗，一時從者如雲，聲勢浩大；嗣楊增新氏因利害相關，例不可開，乃計誘鐵木爾至迪化，執而殺之，事遂平息：回王當然流涕感激，然而回民之生活，復縮入九重黑霧之中矣。夫以血汗供給魔王、供給駐軍、供給來往差役，有漢官之愚而虐，無受教育之機會，無發達商業之希望，更須將親族婦女任令小魔王淫佔，讀者試思，古今中外，更有如此可憐之人民乎？

### 三 余對於新疆前途之意見

<sup>1</sup>新疆之大患  
乃在大回教  
主義

昔林則徐云，「新疆之外患，不在英而在俄，」彼或就當時情形而言。余以爲今日新疆大患，不在英亦不在俄，乃在「大回教主義。」新疆南境多山，外力侵犯不易；西境各地，盡爲回教勢力。如阿富汗，如波斯，甚至俄屬土耳其斯坦，自歐戰結局以來，俱爲民族主義及「大回教主義」活動場所，時有土耳其領袖來往其間；而新土耳其政府，並與各地訂有互相援助約定；其用意所在，路人皆知——蓋吾新疆，早已被劃入其勢力範圍矣。猶憶余抵芨芨台時，回紳與余談及基瑪爾，眉飛色舞，顯係彼輩於暗中已有相當活動。依此種種觀察，余敢斷定新疆回部民族主義運動，乃極迫切之問題。內部民族主義運動，其破壞國家之力量，非帝國主義所能望其項背；奧地利匈牙利乃前車之鑑。考諸近世史，民族主義無往而不勝利；而未來新疆回部民

族主義，更有一可畏之原因——乃回民忍受兩重專制魔力壓迫已將及沸點，將奪隙爆發：果爾，卽有不可收拾之虞，倘更蔓延波及內地漢回，則前途更爲不堪設想。

吾人本不應阻止民族主義潮流，但吾人須竭全力擁護公理：一、自漢唐以來，新疆一部或全部，卽爲我屬土；而我乃取自土著，纏民爲後來者，其對我係居客位，彼不應喧賓奪主；二、纏民並非純粹土雷尼亞族，乃一極複雜之混合民族，而賦帶漢族及蒙古族之血液，頗爲顯著，故應與我聯絡，共存共榮；三、新疆漢民，不及纏民十分之一，又有蒙古族與零碎小民族加雜其間，一有暴動，勢必難免混殺，理應制止。旣已認定公理所在，則吾人亟宜決定此後對於新疆之爲政方針。

### （一）剷除專制魔力

國以民爲本，政以民爲先，一政治勢力若失爲民目的，卽失存在

2 吾人應據公理決定爲政方針

1 以民爲本消滅民害

功用。讀者試回首一思新疆之執政者。就漢官論，一味泥古，疑忌知識階級，妄行殺人，不問教育，摧殘地方商業，踐辱商民財產權利，阻塞道路交通，破壞饑民實邊；就回王論，貪婪成性，派爪牙四出撓民，更加以放縱其子奸淫處女及新婚婦，演出世間極爲暗無天日之行爲——爲政如此，是早已失其存在功用。故凡留心新疆問題者，第一步，在設法剷除此種專制魔力，保障郵電交通，遴派忠實人員，舉發枉法虐民惡吏。

(二) 嚴防帝王思想之野心家

新疆面積遼闊，出產豐富，自給裕如，四週有高山大漠環繞，外力欲圖侵犯，決非短期內所能成功，境內民族複雜，結合最爲不易，乃一天然帝國場面，况有各回王回官，恰似藩屬裝飾，故極易產生帝王思想之野心家。昔楊增新氏統治新疆，在事實上，直無異帝王，——彼之一味專制，殘害新頭腦人物，無非爲子孫萬世之業。楊氏如

1 新疆乃一天  
然帝國場面  
故須嚴防野  
心家

1 培養實力  
軍用人

此作爲，地理環境，既與有力，則吾人雖不能改換地理環境，亦當嚴防後起之野心家。

### (三) 注意維持秩序

今日新疆之當道，動輒以能維持地方安寧炫耀於人；細思之，殊不無相當根據。雖所採維持方法，係消極而非積極，係強迫而非自然，然而維持秩序，確爲新疆切膚要政。——否則不爲帝國主義者所乘，即將演出內部混殺，結果不堪聞問。簡而言之，吾人對於新疆之爲政，始終應注意其特別環境情形，而主重維持秩序。職此之故，自須培養充分實力，但爲防備野心家起見，用人更宜慎重。

### (四) 提倡殖民實邊

新疆有種種專制勢力壓迫，而人民仍克飽暖者，無他，乃天然出產異常豐富之力。地大物博之新疆，惟苦無人經營，故近世紀以來，常爲英俄帝國主義者所垂涎；幸彼兩帝國主義者，背道而馳，互相猜

1 殖民可一舉  
數得



忌，致今日新疆，仍得苟延殘喘。但，若不及早準備，正難保前途無虞；况崛起之「大回教主義」方事宣傳，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倘反動份子，被其誘惑，將來民族間之混殺，至爲堪慮。爲根本解決計，亟宜提倡殖民實邊政策，既可輔助開發新疆富源，又可以抵消英俄帝國主義窺視，及變像帝國主義之「大回教主義」，使其不致引起民族間之仇殺；至於勻分內地人口，補救水旱荒災，尙其小焉者耳。

#### （五）振興商業實業

以新疆之天然出產，略加以人力經營，只須二十年，不難使其變爲富庶之區。然欲求商業發展，首須便利交通；而剷除阻礙商運之積弊陋規（如駱駝拉差，賠糧等等），乃爲斷不容緩之舉。此外，更須創辦新交通事業——如汽車運輸，航空郵政等——有新疆當地之巨量石油亦殊非難事。尤有進者，新疆出產無量之上等皮、毛、棉花、水菓，兼有煤礦，足資憑藉，正宜提倡製革、紡織、及罐頭食物事業。

第一步在便  
利交通剷除  
陋規

1 政府使命在  
爲人民謀物  
質之精神  
之愉快

2 提倡文化謀  
民族的精  
神之結合

至於發掘地下各種寶藏，亦當陸續進行。倘能如此，按照步驟日進不休，則新疆之經濟前途，豈可限量邪！

### （六）提倡文化運動

政府之使命，非僅維持秩序，乃應增進人民物質生活及精神愉快。——凡屬有益於衣、食、住者，爲物質生活之增進；有益於開發知識者，爲增進精神上之愉快。在昔君主思想方濃厚時，人民有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情形，即據以爲隆治，爲美談；近世則不然——自民主主義膨漲以來，個性發達，「精神不自由，毋寧死」一語，已成順口標語。處此情形之下，而猶欲固守愚民政策，斷爲潮流所不容。今日新疆之當局，在義務上，亟應以人民血汗之代價，爲居民提倡文化運動，增進其知識上之愉快；廣設學校，使境內各民族之兒童，得有受教育之機會。如此，則在文化精神上，可逐漸使各民族與我結爲一體，將來能羣策羣力，共存共榮。倘當道一味剝削民衆，

3 當局失職勿  
怪民族獨  
立運動

徒供少數私人之安肥，或藉口各民族知識發達，將來難免圖謀與我脫離關係，故意抑制其知識，是乃違悖公理，違悖世界潮流。違悖公理爲不義，違悖世界潮流爲不智；不義不智，腐化頑固，是早應在剷除之列。要知當局若不負責爲境內各民族謀相當幸福，則各民族殊無須受其統制，圖謀獨立，乃正當之舉。

##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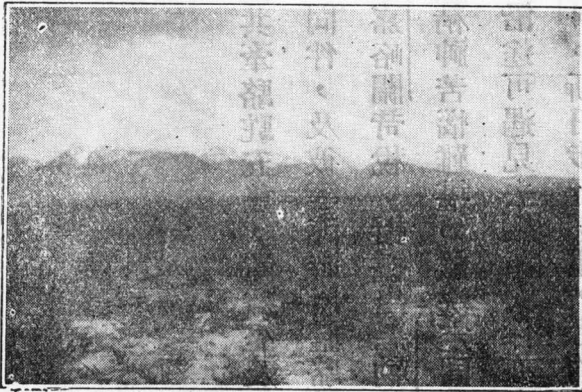
### 一 由新疆哈密至綏遠

#### (一) 道中情形

十月七日下午，由哈密起行東旋。共牽駱駝五隻，備騎坐及馱行裝糧食用，有一駝伏隨從；此外又僭二同伴，及彼等臨時所僱駱駝十隻，駝伏二人。同伴乃去張掖者，因避嘉峪關苛稅，擬繞出惡勒子河（即弱水）；余因哈密生活環境，令人精神苦惱難堪，故決定同行，俟抵惡勒子河後分路時，再作計畫。或沿途可遇見去綏遠同伴亦未可知，否則，惟二人冒險，直穿蒙古東進耳。斯日步行甚健，行約二十餘里，噉墩灣駝伏李姓家附近下幕。八日，行經一棵樹，居民約十餘家，有哈密分稅卡設此。稅吏查驗畢，又東行二十里，黃蘆崗停宿。黃蘆崗附近地勢稍高，多蘆，居民約二十戶。九日，駝伏因駱駝初起

2 道經喀兒

場，不宜多行，又因去茂茂台一站過遠，中途無好草，乃就路小草多處繞行。所過皆石灘地，舉首望茂茂台，大有咫尺千里之概。道經「喀兒」，取水，備晚間煮飯用。「喀兒」乃地下水道之謂。新疆雨量缺少，但土極肥沃，居民有資產者，恆自地下鑿隧道，通至山麓，引用溶化之雪水灌田，隧道常有通至百數十里以外者，工程亦殊可觀。是日晚，宿一石人附近；地當廣漠之中，石人係坐像，約兩仟斤重，殆由遠道轉運至此，作路標用。十日宿鹼泉，地以泉水味苦得名。晨間駝食未足，故本日住宿較早。同鄉牛姓，數日前東去沁城，頃騎馬過此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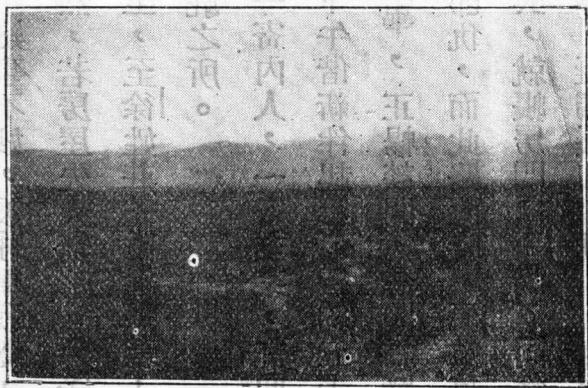


天山雪景圖攝像處距山麓約百里

3 天山雪景明  
媚

4 效田文故智  
偷瀾沁城

十一日，清晨即起，北望天山，景光分外明媚，方悟昨夕山中雨雪。俄而一新識某姓，自哈密單騎而來，攜交函二件：一係家兄由酒泉寄至哈密，內云小兒已動行東下，約定在綏遠會見；一係某駝戶函，謂彼家駱駝，被拉差數年不放，特求余代爲說項——彼抑知余個人苦衷，尙無從說起！思之，令人發笑。晚宿紅山——地有小山，色紅；傍有泉，水甘；無人家。斯夕氣候遽變，甚寒。十二日晨間，一駝伏捉一野鴨來，欲殺食之，余見其羽毛潔澤，心不忍，令釋去。天山雪景，愈覺引人，乃攝影二張。地去沁城，僅二十里，沁城爲此道出境必經地。先是余未由哈密動行前，即



天山雪景圖二

揚言擬留住沁城候伴，原爲示人以不疑，實則早懷孟嘗君過函谷關故智。及抵紅山，乃終日飼駝，意欲晚間潛行過境。適值斯夕陰雲四佈，咫尺莫辨，同伴咸稱吉人天相，相率掩鈴屏息而前。詎意甫抵城南約半里許，忽犬聲狂吠，火光照耀——疑事不妙，被駐軍發覺，正在聽天由命，自加勸慰之際，而火光更烈，若房屋失火情形，余等始轉憂爲喜，亟行而過。更前行約二三十里，至徐姓莊子附近張幕——時已侵晨，並不覺倦——此地乃預約換駝之所。

十三日晨，作信三封，一寄家兄，一寄內人，一寄友某，託回脚駝伏攜至哈密投郵。又購備麵粉若干。下午偕新伴起行，行約五十里至山峽中有水處住宿，地無名。晚飯甫畢，正暢談間，忽聞馬蹄得得，同人覺不自安——蓋沙漠中人非友卽仇，而此路此時，更爲危險也。轉瞬間，有面目獐獍者三人服裝怪異，就帳房門口下馬。同伴均慄慄危懼；余亦不知不覺，右手按一木棒，擬觸機卽發動——自問最

低限度，或可打死一賊作抵。豈知該三人入帳後，反低聲下氣，詢余等來歷，余等以賣糧小商告之。其中年長者云，彼輩乃難民，後方尙有男婦老幼數十口，擬前赴新疆，初疑吾儕爲駐軍，特來探視。言訖，見傍邊飯鍋內有湯少許，卽轉身取飲，並詢潛行入境路徑。此時余已知其爲回民。其他二人曳身帳外，向後方行者狂呼，令趕進。余等雖不似初時驚慌，然對彼輩談話，仍在將信將疑之間。須臾，果聽人聲鼎沸，一隊回民蜂擁而至。細聆之，有婦孺聲音，始信其真爲難民。出帳就近熟視，但見男婦老幼，衣不蔽體面呈飢色。更兼山中氣候嚴寒，小兒號饑號寒聲，令人聞之心碎。入帳遍覓糧袋，擬取饑饉食之，同伴張掖人崔姓，堅行阻擋；且怒聲云：『君但見彼輩可憐，豈知數年前五馬（皆回民領袖）掌權，不知殺死多少無辜漢民，奸淫幾許良家婦女！實不相瞞，我適在外經商，家中弱妻，亦爲彼輩所姦，因此出妻，爲我終身遺憾！天道福善禍淫——彼輩橫行無忌，巧



逢國民軍作敵，得有今日！目下吾輩不向附近駐軍報告彼輩所在與其用意，即係我輩寬仁厚慈，豈容助紂爲虐。養虎自噬？此輩小回長成之日，正不知要作惡幾許，害漢民幾許也！」余見其言訖，仍怒氣洶洶，不便公然相拂，但終覺不應因世有安第拉，即以爲所有匈奴，皆殘忍如之；况赤子本質清白，豈忍坐視其飢渴而不救，遂乘人不備時，佯作出外探視，仍然袖得饑饉若干，就號啼之小兒分給之。是夜，該難民即覓間道西上。

十四日山行約五十里停宿；無人煙，無地名，天山依舊在望。晚間，同伴商議取道問題——蓋由此東下有數道：一、馬鬃山南路；二、馬鬃山北路；三、取道連四早抵惡勒子河；四、遠繞外蒙古城大道，然後南折抵惡勒子河。馬鬃山南路，即余前由酒泉西赴哈密所經之道；余在哈密時，一比較消息靈通友人告余，謂有回民暴徒，自赤金竄入花海子一帶，勸余切勿出此。馬鬃山北路，余西來時已發生劫

7 取道問題不

易解決

8 醜懼回民復

怕哈薩克

案，新近情形更險，不可經由。連四旱一道，情形不悉，惟行路極苦，約十餘日中，只四處有水——由戈壁西端起，初一段，隔一日有水；第二段，隔二日有水；第三段；隔三日；而第四段須隔四日，方能覓得泉水：職此，乃取名曰連四旱。城大道，因歸綏駝戶得名；在昔，歸化城駝駝，常經此道，故曰城大道：若取此道，須先向正北行至科布多後，轉東西行，直穿札薩克圖汗北部，至烏里雅蘇台，然後再向東南行。據聞此道東端，新近行路情形頗平靜，蒙官且能按照定額徵收貨稅，與劫匪似之漢官迥異，惟往科布多一段，雜有哈薩克部落，殺人越貨，習以爲常，倘一遇見，成千古恨。同伴紛紛討論良久，未能美滿決定；不過衆意似傾向連四旱一道；皆因該處環境困苦，藏匪機會較少，雖受一時艱苦，而性命不至十分危險也。

十五日，行約十里，至白石頭下幕。四望皆山丘，石灘遍現暗色，惟一處白石突兀，與附近背景，大相差別。牛姓之大幫駝駝，卽

9 因失馬談馬  
的故事

在此牧放。是日道經有水處，見馬一羣飲焉，馬主爲哈密居戶。據云馬乃好羣動物，賦性聰慧，知遠處無水，故不圖遠逸；晚間牝馬環立，圍駒於中，首悉外向；由牡馬輪流梭巡，防備野獸侵害；男性捍衛女性及弱小，殆普通生物本性。卽日起，整理長途行裝。十六日，同伴失馬，雖斷定因就水關係，不致遠逸，但終日未找見。十七日傍晚，天氣驟寒，仍未找見逸馬。因失馬，衆相聚談馬故事。鄉友蔣君云：「馬性最義，所謂義獸之犬，亦不能及；與豬比較，更有天淵分別。不觀彼豬，產方數星期之猪圉，卽對母猪試驗獸慾行動；小犬雖不至如此，然長大後，亦無所顧忌；至於馬，無論秉性如何激烈，對於其老馬，恆表示遜讓，雖同槽而不爭食，若性交，更絕對不肯，雖蒙蔽雙目，勉強令其相交，然將遮蔽物革去，彼倘知爲其老馬，必觸物破腦死」。若其言不謬，則馬真爲獸中之講倫常者矣。是日下午，有一蒙古人來談，像貌言語，與漢人完全不分；名黑鬚子——因蓄鬚

子，色黑，得名。

十八日清晨，逸馬獨自來歸，同人喜極。次日，整隊起行，計同伴十二人，駱駝約百隻。路過黑鬍子井，地以人名。買肥羊三頭，值銀元十八枚；宰肉約一百五十斤，備途中食。照例，養駱駝者有長途行，必宰羊饗伏役。斯日行約三十里，宿大石頭。晚間，黑鬍子來，勸余等道出連四旱爲妥。二十日，過大石頭小石頭，行約七十里，宿所謂二家胡桐之地——無人煙，僅有水一池。過小石頭時，道傍見住宅一所，居者不知何往。（按從此直抵惡勒子河再未見居民住宅）傍晚時，山中歧路難辨，曾迷路一次。二十一日，自山南口出，向正東偏南小路而來；駝頭（即張掖商家駱駝首領）云，路似新近走開，前途或能遇伴。沿途見莎莎成林，『莎莎』乃一種沙漠中特產小樹，用爲燃料，少烟而火烈，爲上上品，駝仗依爲生命。更有一種名『白茨』者，據云火更烈，第不可多得。——駝夫有謠云：『白茨爲了五，把

莎莎的臉氣黃。』斯日約行六十里，宿戈壁半灘，無水。一同伴告余云：「駱駝似蠢，實具慧性，喜羣居，或因老病見棄於途時，對主人淚下如雨。」兩日以來，騎駝時少，步行甚健；晚間就宿，雖飽以肉，次日並不覺口中有怪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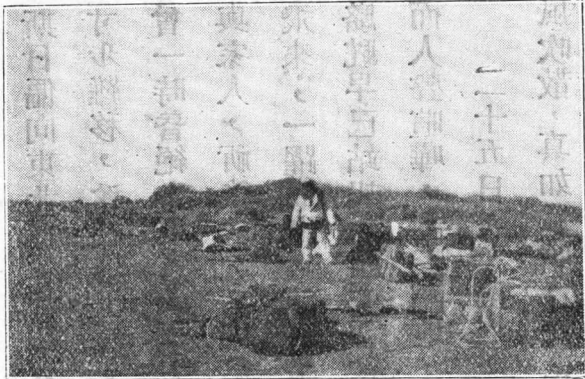
13  
三日點水粒  
粟米入口

二十二日，行約七十里，宿鹼泉。水苦極，不能下咽；晚間風來甚猛，寒氣襲人，帳房幾爲吹倒。二十三日，爲覓甘泉舉炊，冒風而行，寒氣刺骨；夜深後仍未得水，不得已停住。及下駝，幾昏倒不省人事，艱苦難言，惟私以新疆專制環境生活比較，藉爲自慰。二十四日，寒風仍烈，計同伴點水未入口已有三日。因無水飲，故不敢食乾糧，恐更覺渴。既饑且渴又寒，個個垂頭弓背，面灰唇青。衆初猜疑，以爲按路程計算，尙未經頭旱、二旱、三旱，不應已入四旱；既而曰，「頭、二、三、四旱之位置，或係由東數起；果爾，吾儕二日以來所行之路，足有三日路程，換言之，下餘不過二日小路，倘加力

前行，一日即可到有水處：」討論至此，羣相鼓勵，趁早出發。駱駝未進飲食，與人相同，尙須被人騎跨、鞭策，加程疾行，思之可憐！斯日偏向東北行，行約六十餘里，仍未見水。時已侵晨，駱駝倦極，寸步難移，遂就地下帳。同伴咸默默無言，顯係感覺死期之已至，余曾一時昏絕，不省人事，待神思稍復，亟取鉛筆與紙，擬作絕命書留與家人，祈後之過者代爲投郵。正舉筆之際，忽見雪點紛紛，奪帳門飛來；一躍而出，遍目呈銀色，亟伏地舐食，淚流如注。舉首看時，駱駝早已站起，四處吞食。忙告同伴。同伴初因渴故，悒悒無語；俄而人聲喧嘩，謝天酬地，喜悅無可比擬。比卽睡去。

二十五日晨，甫醒，卽喚人取雪煮飯，孰知昨晚落雪稀薄，已被風吹散，真如常頭一棒，昏迷半日。待知覺回復，覺項部隆腫，聲音失常，知係夜來亢喉，受冷雪乍激所致。念萬一病勢加厲，沙漠之中，醫治乏術，不覺悶悶！忽憶帶有塗膏，遂開篋取出塗敷，並記及英國

社會流行之治喉舊法，拿足下帶汗襪將項圍繞。甫畢，駝頭來催行，乃復騎駝向前移動。沿路死駝成堆，頭皆西向，潛思恐去水尚遠，心



迷路

失水，難以解救。反復思慮，沈悶不振。

未飲，朦朧，遲遲而前，不知經幾多時，忽見

食三，日至數里外叢木鬱起，度必有水，不覺狂

紅柳呼，雖饑渴疲乏交困亦一躍至地。行未

得泉數武，突見大幫駱駝迎面徐來，人皆隨

喜而，行於後，顯係初搭起。同伴相向狂呼

攝此，曰，『果有水，得救矣。』此為離黑鬍

留作，子井以來，第一次遇人。比近，余亟就

紀念

來者周姓探詢，方知余等所循之路，並非連四早，亦非城大道，乃另

一歧路。東經外蒙紮薩克汗部極南端，及內蒙額濟納土爾扈特旂部。

18 突過西上客

商

17 幸而走錯了路

前地，因缺水乏草，遊牧絕跡；後地，則因甘肅某軍閥，暗派刺士將當地統治者大喇嘛刺死，致秩序紊亂，淪爲所謂三不管情形，太覺危險，旅客於是裹足。余怪，問彼既知如是，何亦出此途；答云：「抵惡勒子河時，風聞連四旱路，亦發現回民擾害，權量危險之重輕，乃出此。」余聞言頓喜——自念不知不覺迷途，受多日饑渴憂患，孰知塞翁失馬，畢竟成福。周姓者復云：「豈知八日前，余等不幸，竟遇蒙古土匪五人，劫去駱駝三十餘頭；雖幸未傷人，然亦可見危險隨處皆有。」余知前途猶未可樂觀，更就詢前程水站情形，彼一一告余，並云：「此處去惡勒子河，約十六站；又數日前，曾迎見土胡魯（爲由蒙古去新疆鎮西入口關卡）之房三頂。」言至此，余致謝而別。旋急進，行近紅柳屹塔，取水燒茶煑飯，飲駱駝。駱駝喜極跳躍，惜不能以言語表情耳！

18 有了水駱駝喜的亂跳

二十六日，天氣溫和，同伴決定停住一日，以資休養。斯日與駝



19 行入三不管  
區域

頭談商抵惡勒子河後分路問題，彼深恐件不易遇，頗爲擔憂，然此尙爲較遠問題；因再行一二站，卽入三不管區域，實爲迫在眉睫之困難也。——最後結果，決俟共同度過三不管之難關再議。二十七日，復起行；東向行約七十里，至蘆草井，地有甘泉。二十八日向北行，過紅柳大泉，未停，斯日共行約八十里，至半灘下幕。因又失水，同行崔姓與駝頭口角，幾至用武——蓋戈壁旅行，若前程爲旱站，須預先備水，雖經連四旱，亦不至十分艱苦，前次走錯路，四日無水，致同伴幾饑死而死，乃駝頭事先未防備之過。本日過處，道傍積柴壘壘，據云爲雪天識路標記。二十九日偏北行，約六十里，至蘆草泉——泉水甘極，已結冰，厚可載人。三十日，蔣君以南疆出產之柳花送余，和茶而飲，目明心清。斯晨，聞有水禽時鳴，爲離哈密以來第一次。起行後，路過石峽及蒿香溝，共偏北行約百餘里，至蘆草大溝，倦極。地有胡桐、垂柳、紅柳、蘆草，又有清流貫穿其中，四山環繞，

20 同伴咸有戒  
心

乃一天然樂土，惜僻處一隅，無人敢來此奠家室而事耕植也。三十一日行約三十里許，見蘆草滿溝，度必有水。傍晚，駝頭因地險多匪，塞駝鈴而行，同伴咸有戒心。出入山峽中多時，至一地，名石頭井，有水傍山潛流，其味甚甘，附近有胡桐數株。斯日共行約八十餘里，係偏向東南。

21 過蒙匪劫路  
處野驢殘人

十一月一日，偏東南行，沿途揀繩多盤，殆爲數日前遇匪之旅商所遺。路過荒灘，遍目皆莎莎。約行八十里，就半灘停住。二日，先，東南行；尋，正東行；尋，東北行。斯日過噠喇井（草場邊井之意），井西約十里許，即蒙匪劫駝處，殘物痕跡俱在；睹景私念，偷余二人遇此，即不死於匪，而四望無人烟，亦只有餓死一途，餓急而嚼死駝皮毛，正意料中事也。斯日道上異常戒懼，一次遙見草叢中搖動，同伴疑爲匪，不禁顫慄，細察之，係野驢二頭，然已飽受虛驚矣。行至噠喇井東約四十里，下幕。該處先有東來駱駝一大幫，相見

22 稅吏處處甚  
於土匪

後，彼此感覺人多力厚，當然欣喜。彼等亦知西上駱駝遇匪事，余詢及惡勒子河附近行路情形，據云該處之患不在匪，而在稅吏之剝削無饜，故彼等繞道而行，不料方慶繞過，仍被稅巡二人追及，被索去三百元也。

3 數日以來路  
遇西上駱駝  
不少

三日，東行約八十里，至一「肯戈羅」（草湖之意），其地紅柳極茂，蘆草胡桐莎莎亦多。據聞，過此者常聞鬼哭，並向行人借腿歸里——雖笑話，亦可爲路險情形之明證。四日，正東行約一百里，停住甚晚——曾在駱駝上睡去，下幕於半灘。五日，東南行約一百二十餘里，午後道經一處，據稱有水，未停。斯日極饑極渴，又寒又困，心急欲狂；夜分後，始抵「包密」（沙丘之謂）。犬吠四起，探知有大幫東來客商先至，隨行駱駝四百餘頭。五日晨，登沙丘張望，附近產木區域甚廣，沙丘上之莎莎，與平原所產迥乎不同，環境之關係昭然。尋見二蒙古人騎駝荷鎗而來，同伴未免吃驚，旋知爲售羊者，不

禁失笑。斯日，東南行約五十里，宿半灘。傍晚，遇東來駱駝約五百餘頭，據隨駝人云，曾僱土著蒙古人領路，繞惡勒子河稅卡而行；因該卡徵收無定規，聞近已增至駱駝一頭、徵一元半，貨一担、徵十二元半，尙隨時妄加不已，不得不避。又云，由綏遠至惡勒子河，凡三十五站，避稅者，由拐子湖分路。七日，向東南行約五十里，至稀泥胡桐（即沙窩泉），張幕較早，未覺行路之苦。晚間，不少蒙古人來帳閑談。八日，正南行約八十里，宿半灘。灘中柴，漸不易得。本日道傍，有西人遺留字跡，殆非科學考查團，即帝國主義者之先鋒也。

九日，向正南行約八十里，宿半灘，無水無饑，又饑又渴。午間，灘中晴烟飛騰，遠望似水。途中見一鷹，大如牛，食死駝，三犬望之不敢近。又遇一蒙古人，跨一走駝，輕利如飛。自昨日起，同伴圖避惡勒子河稅卡，繞路而行，所過地柴木愈少，燃料缺乏。連日道

24 走駝走牛不  
遜於馬

上過行人漸多。又因惡勒子河近在數站，同伴之畏匪心理減退，反以稅吏爲憂，而余則增加分路問題關懷。十日晨，作信與家兄及內人，擬分路時託人投郵。斯日向正南行。路過一井，疑卽蘆草井；汲水備晚間用。所過幾處，頗似台基廢址。偶同一伙伴談及走駝，彼云，曾見一走牛，速度不遜於馬。斯日行約五十里。十一日晨，見爲駝足補皮，防止傷肉之工作。起行後，向東南行，沿路皆有胡桐蘆草，胡桐之多，爲歷來所僅見。路過一井，疑卽所謂胡桐井，就之飲駝、汲水。斯日在駝背上，細思人與禽獸之分；人能笑，禽獸不能，亦其一端也。近二日，莎莎復多，夜宿有火，不覺寒苦。傍晚經過一土墩，據稱昔爲交界標點；余意恐係路標——蓋此程四望平沙無涯，大有不辨東西之概。共行約七十里，就灘中宿。十二日所經之路，完全爲虛沙埋沒，繞圈而行，恰似年節戲龍燈情形，亟取出指南針，方向乃定。行約七十里，宿西河之濱。滿目皆紅柳、莎莎、蘆草、胡桐、駱

25 四望平沙無  
涯類出指南  
針於用途

駝茨、沙棗二者，亦始現形，惟紅柳最茂，樹上並有喜鵲巢，爲匝月以來所初見。按，西河卽惡勒子河一支，余等原計繞河而行，不意恰至河上。

十三日晨，有人騎馬而來，殆爲稅局巡探。正午出發，向南行約三十餘里，就寧夏派駐稅局附近張幕。據聞，此地新近劃歸寧夏管轄，惟酒泉屬稅局，堅不肯讓，仍競爭徵收，結果但使商民加倍受累。甫停足，稅卡派員來，查驗同伴貨物；與之談，知馮玉祥被軟禁山西。該卡員並云，前由鎮番北退之回民，爲蒙古人截擊於某山中，糧絕力乏，餓死者不計其數。因聞前方過去三頂駝房，急欲趕上，藉得伴，惟恐此間稅卡勒難耳。十四日清晨，託人向稅卡說情，求其念余等二人行路孤單，放令先行，以便趕上前方大幫駱駝作伴；據云，卡長劉姓，熟思良久方允，余喜不勝言。旋該卡長來向余索葡萄乾，睹余面，頓起驚色，謂似在某處見過，或就在酒泉，余答以一次

28 分道而行二  
人頓感孤單

曾由酒泉德德經過，恐未必見過。蓋余自張掖脫險以來，知仍不免馮系軍閥疑忌，隨時出而阻難，今惡勒子河爲其勢力範圍，而稅卡人員又係該軍派出，故過此時，仍假冒商人，不願被人察覺也。該員聞言，遲疑久之；然余表面尙鎮定，乃朦混而過。旋將寫與家兄及內人之信，託蔣君帶張掖投郵。及頓理行裝，乃發覺將指南針遺失，當時此地有此失，至爲懊喪。當地駐有小商，專售人糧畜食，余主僕二人，爲趕路起見，恐駱駝過苦，特以銀元三枚購料二斗，預備按日餵之。本日餵妥，辭別同伴，卽跨駝東北向而行。途中遇二騎馬者，初疑爲盜，比近，乃稅巡，尙未爲難。乍離同伴，夜行極覺幽靜。斯日共行約七十里，宿河之東灘。晚間風動葉飄，幾有草木皆匪之感。十五日清晨卽趕行，沿途胡桐、紅柳、莎莎成林，每逢凹處卽然。日落時，遙望野獸一羣，奔馳沙丘上，旋自南向北逸去。未幾，將路走錯，且喜有月光映照，得折至一歧路，隨前面駱駝掌踪而進。路過嶮

29 幸而趕上前  
行駱駝

灘，爲由哈密出發以來所初遇。夜深後，極覺疲倦，欲隨處而宿，又恐野獸爲患，正躊躇之際，忽見前方火光炯炯，繼以犬吠聲，知已趕上前面駱駝，如卸重任。計本日仍係向東行，共行約一百二十餘里。宿地名包立全計，「全計」，卽土墩之意。地有土墩，並有泉水，味頗甘。趕上之駝羣，爲綏遠客商。

30 被趕上之客  
爾大有疑余  
爲匪爲回民  
之意

十六日晨，與綏遠客商談。彼輩見余主僕只二人，駱駝五隻，除隨身行李，及人畜食糧外，別無他物，似有疑余等爲匪之意；又熟視余黃鬚良久，雖未出諸口，然余已覺其並有疑余爲回民之意，故對余請求結伴之意，不表歡迎。斯日仍向正東行，約行六十里，宿半灘，無水。經過地，盡屬浮沙，在此程中爲首次——道路完全爲沙埋沒，凸凹縈紆，幸賴有人前方引導，魚貫而行，乃得無慮。沿途莎莎極茂。晚來月光如畫，景色幽美無比。余口占云 玉鏡高出空際懸，半照人間半照天；雲消霧散風塵息，此夜朔北分外圓。又，由酒泉去包

31 朔北之月分  
外圓



綏之路，即於本日程中交匯。道上與綏遠駝主同談。據云，共馱毛貨一百担，過惡勒子河時，先由寧夏屬稅卡人員攔住，強徵四千元過境稅，彼因無力交納，被阻留多日，後遍向同行客商挪借，始湊得一千二百元，百般懇求，方予放行，惟不肯給收據，彼懼酒泉屬稅卡，再予爲難，亦不便耽延時日強求，乃乘黑夜遁去——等偏鄙區域稅卡，每逢客商過境，特意高抬稅律徵收，壓迫客商，仙無力交納，而一方攔住留難；客商爲行路計，不得不盡力所及而交，懇求放行；然後彼即藉口卡稅未完納清楚，不給收據，而將交出之款投入私囊，無跡可查；洵發財捷徑也。據知此中內幕者云，惡勒子河一卡，每個稅巡年有五千元收入希望，較諸大學教授生活，裕闊多矣。聞某酒泉派出卡長，視事不及一年，而私產已逾二十餘萬。

十七日，仍盤旋於沙丘之中；沙丘起伏無常，俄而高山，俄而深壑，隨風轉移。據聞此地乃拐子湖西口，爲東西道上最著名之沙窩。

莎莎極多且茂。路過一處，曰達賴胡桐。傍晚，趕及一幫酒泉駱駝，就詢家兄處情形，知小兒已東行多日。斯日約行八十餘里，宿一井傍。晚飯後，談駱駝，駝伏告余，謂昔年彼隨余家駱駝去和闐，因喜



圖駝駱騎之上道古蒙

當地單峯駱駝，乃以一雙峯牝駝，與一單峯牡駝相交，豈知後來所產駝羔，仍係雙峯；惟有一點不同，普通雙峯駱駝，皆前峯較後峯略高，而此駝羔恰得其反。又云駱駝有十二像：馬耳、鼠目、兔口、羊鼻、龍項、虎背、豬腎、狗卵、雞腿、牛蹄、猴毛、蛇尾。更有一點，彼未談及，即駱駝之額，酷似鵝頭，突然而起。十八日，行約七十里。前半程，與昨日路上情形無異；後半程，出沙窩至平川，即拐子河本體。途中時經鹼灘，生長蘆

葦處頗多，宿處更茂。水亦甘。見馬羣不少，並遇駱駝一小幫，異言異服者數人，或卽某歐氏考查團。斯日晨，有人來余房，自云業販運糧食，由酒泉發運，供給駝戶。酒泉麵粉之價每元可購二十四斤；拐子湖整售每元十斤，零售七斤。傍晚風起。十九日晨，風息，行約四十里，宿湖中有芨芨草處。晚間風復起，氣候亦轉寒。二十日晨，有蒙古乞丐夫婦，抱女來求食；得後，指天稱謝。迎面風吹來，烟飛充帳。目不能張。帳外，則走沙狂起，更覺難堪。正南行約四十里，宿湖中多芨芨草處。晚間冷極，徹夜雙足未溫。二十一日晨，當地蒙古稅卡人員，來房收稅，每駝收紋銀二錢，卡員和顏悅色，稅額亦屬公允。初見面時，祇以蒙古語唐塞，比見余完全不懂，乃改操漢語，極流暢。又取余書讀，似能粗解。據云，每年來往駱駝，不下十萬隻，稅入，歸阿拉善王爺。並告余，謂小兒於二十餘日以前過此。嗣來二蒙古人浪遊，一壯一少，少者眉目清俊，面貌白皙，余愛之，相戲多

時，突發現其爲女子，可笑。嗣又來喇嘛二人，據云自西寧塔爾寺至此，現爲蒙古人念經，最後擬去五台山一行；談良久，據彼自稱曰唐勾子族，與青海西番接近，同蒙古人關係，亦如纏頭回民與哈薩克大同小異。斯日僅行約三十餘里。迎面風吹，仍就湖中平地宿。同行者云，此間草好，故遲遲而前，以資駱駝休養；過此乏草，再加速度。偶閑談，駝伏告余蒙古旅行規矩，凡來人，須就房中左位相讓，並取飲食品替送之；至彼處亦然；所讓飲食，倘不欲用，亦須接向口邊一按，方爲合禮。

二十二日午前，有駱駝五百餘隻自東向西行，據云曾繞陝丹廟稅卡而過。又遇安西駱駝一幫，其駝伏告余，於某處曾見吾家駱駝。本日道上，沙丘仍然在望。凡正東行約六十里，宿某處，忘名；有水並售口糧者數家。二十三日，彼幫有人患病，停住一日。斯日天朗氣清，心神爽快。買駝糧二斗，價五元；據糧商言，係特由內地運糧至

此，主要目的，在供給蒙古人——上等駱駝毛一斤，換麵二斤；次毛二斤，換麵一斤；每洋一元，購麵五斤至六斤。該商又云，客歲七八月間，回民誘惑蒙古人作亂，寧夏附近曾有巨戰；後於表面上雖似由西北軍削平，實則回民雜住當地民家；該軍恐玉石俱焚，亦不願窮究。又聞南北當道已發生裂痕。晚間有西上駱駝兩幫經過，約在千數以上。二十四日，由拐子湖走出，湖之東口，亦有沙丘莎莎，與西口情形相同。出湖口，小石山在望。計斯日東行約一百餘里，宿荒灘，無水無草。倦極食畢即睡。

二十五日醒後，覺頭腦昏迷，然隨從催即起，謂同行者須繞陝丹廟稅卡，擬取歧路；余不得不從，乃食藥數粒，及米粥少許，整裝前進。道上揀得透明石子供玩。經過一處，四山環繞，寒風刺人難當。又經二井，水甘；汲數桶備養若用。共東行約六十里。宿處有水，並有胡桐數棵，地名哈喇咖圖。二十六日，行約八十里，路過石峽。旁

晚，道上隱約有雪痕。宿處有水，並有糧商二家，地名哈喇毛塔。聞吾家駱駝於廢歷十月初間過此。二十七日大風起，甚寒；幸尙爲順風，若爲逆風，則不堪受矣。沿途石山起伏無常；又，陰處積雪，不知何時所降。路經糧商三處，胡桐數株。行約六十里；宿處有水，地名達布拉。二十八日晨，糧商處雞鳴，聞之喜。起床後，彼幫駝上三客人來房就余商議分路問題，因大幫駱駝避稅，恐繞路過遠，而向後天寒難支，我輩未攜可稅之貨，無須避，不如沿大道前進較捷；乃決定偕伴五人，分途而行。行約六十里，晚間宿井旁，地名唐瓜烏蘇。飯後有一老人來求房宿，據稱原籍綏遠，赴新疆覓人，其狀甚苦。斯程多自山峽中出入，遠山在望，胡桐散長各處。二十九日，黎明起行；日光中有二黑點，見而異之。行約三十里，在苦水井傍憩食。更行約三十里，又宿一井傍，不知地名。由糧商處買料一斗二升，價三元。斯日道上見一蒙古人跨一走駝，疾行若飛；又見蒙古人以土壓帳

39  
習勞苦體力  
照量俱增

房避風，殊爲得計；又遇甘州某家駱駝西行。過糧商二家，所經多石峽地。三十日，仍黎明登程；行約三十里，就石灘中憩食。余爲駱駝裝卸行李之初，頗覺苦，蓋有數件之多，重量又皆在二百斤以上；第亦無法，惟勉力爲之：邇來膂力頓增，舉重如毛，而膽量亦覺練大——如前日晚間老人來時，初疑爲暴徒，卽欲訴諸武力。午後又行，約五十里許，有井，就之汲水。此程雖多石峽，但山勢較遠，胡桐時隱時現，惟駱駝嗜食之草徒茂，殆係客商避苛稅之結果也。由水井而東，陷入沙窩；莎莎遍野，夜色昏暗，致迷路。幸而略知列星位置，得尋踪至大道上。計如此行約二十里，就一井傍宿，地名咖岡胡同，卽「莎莎井」之義。

十二月一日，正午起行，帶莎莎數束，備晚間用。約行十里以後，曠野卽無莎莎跡踪，惟見一種植物，狀似冬青。又行約三十餘里，遙望樓台高起，卽土坑木廟。比近，有二人攔住，云驗駱駝票，

尋一人導余去所謂官府。穿巷繞行良久，至一小室——類內地中下等人家住宅，蒙官在焉，像貌端正，傍有一小兒跳戲，惟老幼皆鶻衣百結，胸前袖上，油光可鑑。該官取驗票簿出，用毛筆登記，然後蓋戳於票上。事畢，索費二錢；給一元，作紋銀七錢，回找，以二十枚銅元作一錢。趁暮更前行約三十里，宿某處，不知名，地有糧商數家，並早宿之駱駝十餘幫，總計在千數以上。二日，步行里許，經過一井，飲駝。尋遇二蒙古婦人，搖曳大步，行走道上，頗美觀。行約五十餘里，日光西斜，上小丘迴顧，草天一色，有如汪洋大川，壯哉！薄暮進抵哈薩布棄，爲稅卡所在處；入一「蒙古包」（蒙古人習住之圓形帳房），內住山西籍糧商，以二元購料一斗五升半，斗量十八桶。趁天暗經稅卡，無人過問。行約十里許，遇稅巡數人，互有問答，幸未阻難。又行約二十里，大致東北向，宿半灘；取雪羹飯，晚間極冷。三日，道上積雪更多，奇冷；道路亦頗崎嶇。傍晚遇綏遠駱



駝一幫，自東而西，與隨駝人談，據言陝丹廟稅卡，前屬寧夏，方由綏遠政府，強行派人接收——事緣前卡員無理苛詐，扣留客貨，被人告發，綏遠政府，最後乃以武力驅逐之。按，本日途中所遇之稅巡，即被逐者。斯日途中有水處，遇見雜牌駱駝（由多數小駝戶集成）一幫。行路情形，先向東北，嗣正北，後一時竟向西北；共行約一百零五里，就低下處，掃雪而宿——據云爲避風計。晚間寒氣刺人，幾喪失感覺；睡後極冷，曾凍醒數次；澈夜雙足未溫。

四日起行後約十五里，路北廟宇輝煌，頗帶希拉式建築色彩，與內地形式比較，迥不相同——全體尙白色，有塔羅列，位置得宜，更與紅日白雪相映，壯麗奪目——此即陝丹廟。至廟東八里許，有稅卡在焉；徵收駝捐八元一角。旋復東北向前行，道路崎嶇，約八十餘里，就窪處宿，遍地皆雪。第因宿地方向得宜，晚眠頗安。五日晨，陰雲四布，東北向而行，經過多河灘之地。河道不小，似東南流。數

41寒氣刺人幾  
喪失感覺

42陝丹廟

處皆越冰而過。遇一蒙古婦人，著珍貴皮衣一件，有男女隨從多人，舉止顯出大國民風度。天氣極寒。積雪漸少，惟朔風刺人難耐。有一駱駝苦寒，曾伏地數次，堅不肯行。路過之地，滿目濯濯，同人遍灘揀拾畜糞，備燃燒用，第畜糞亦不可多得。計行約七十餘里就宿。晚間因燃料缺乏，更覺難堪。六日晨，方欲進膳，突來武裝騎士多名，初以爲匪，旋據云，係陝丹關稅卡路巡，搜查鴉片，開箱破篋混翻，無所得，左右顧，索他物，余以友人託帶，好言却之。一武裝者云，小西路甚險，忌走，宜結大幫駱駝行，方保無虞。同伴亦承認漸入險境，相顧有怖色。起行後，一同伴談及方才之事，謂極險，蓋此路旅行，凡遇武裝者，有所索，必給，否則禍必隨之，兵匪糧販，皆無分別，且暗中互通聲氣，不可不防。途中風吹褥子吊失，折回找尋，因而落後。所經仍多河灘之地，但較平坦，雪皆消化，天氣稍溫。過糧販數家，就俄約泉一家，以二元買糧一斗六升。連日以來（自離上

次有莎莎之處，滿目荒涼，駝食之草稀罕，柴木全無，即畜糞亦不可多得；又值數日天氣嚴寒，極感艱苦。計大致正東向，微偏北而行約一百里，就灘中宿。取雪煑飯。斯日道中，同李姓長談——李爲綏遠人，遍遊外蒙古各處，凡二十餘年——據言庫倫雨量適宜，物產豐富，產有小麥豌豆，山中一望森林，至爲美觀；前營（即烏里雅蘇台）後營（即科布多）亦皆稱繁富之區；三處皆有俄商洋行，專以洋鐵桶等笨器，掉換皮毛，一本萬利。庫倫住內地商民，約四五百家，前後營各約二三百家，大率爲天津北京人，惟營業蕭條，非復昔時榮暢——蓋蒙古人因受俄人誘惑，待遇內地商民，較昔大爲減色。然而（說者至此少停頓，既而續云）比較內地官吏對待商民，尙超越其上。彼又云，蒙古人稱我曰『倒頭空』（譯音），又曰『戈塔子』（即懶驢之義）。內外蒙古人，服裝大致相同，僅靴形稍異。風俗，不厭養女，養女可反哺——蓋俗尙贅婿，離婚亦易，內地人前往者，多爲

蒙女所贅。統就內外蒙古論，當推唐努烏梁海爲天府之區：水草遍野，草高可沒駝，草性最宜牧牛馬，養羊甚少；婦女多美而艷，喜與男子結伴。又，後營金產極旺，採掘者多高麗人，辣面一斤，可易金一錢。又談及北疆，據言大部哈薩克遊牧於古城北約六七程一帶，其餘散處北疆各地；南疆不多見。其像貌低鼻似蒙古人，鬩眼似纏頭回民。語言纏蒙之間，信奉回教，爲畜牧民族。

七日，行經老虎山東口，口有石峽，頗險要，山現紅黃色，有石塊突起各處，狀似伏虎，山殆因此得名。沿路積雪轉多，天氣亦較寒。日前遇見之蒙古房一頂，仍偕行。又迎見自張家口西來駱駝一幫，據云，小西路雖險，尙可結隊而行，若取道羊腸子溝，有稅卡二處，恐予爲難。又據途中糧販言，仍以走小西路爲妥，蓋遇見稅卡人員，殊比土匪難對付，故客商無不繞道而行。斯日，大致正東向，稍微偏北，共行約百餘里，就半坡而宿。地名毛孤爾口，距後套只百

里，糧商處，有芹菜、白菜、肉、酒等類。八日，天氣極佳，同伴皆有鴉片癖，留住煮烟，耽誤路程，令人切齒。九日，經過仍多山路，前半程，尙微有積雪；後半程，已完全化去。途中遇駱駝二大幫。傍晚又遇一騎馬者；恐係惡人，好言答之而去。尋更見一人，長幹戎裝，一手推單輪疾行，時天色黑暗，莫辨其眉目，據聞係外人測量道路。斯日仍正東向，微偏東北行，路係慢下坡，共行約一百一十里。宿處有井，一大幫駱駝早在，地名瓦窰，乃東去包頭綏遠之分路處。

47 抵東去包綏  
之分路處

十日晨，有二回民過余帳前相談，據云彼之帳房，相距不遠。問余附近馱毛駱駝何自來，余以該駝戶不肯實告對；一回云，既如此，吾儕亦無須窮究。旋去。比有一鎮番少年，自馱毛之駱駝房來，告余以方去之二回民，卽其僱主，所有附近五頂帳房皆屬之，除三鎮番少年外，駝伙亦盡爲回民，余始識破該回民之詭譎。同伴聞之生厭。余等對於取道問題，本尙在猶豫之間，及聞該回民駱駝將沿小西路而

48 回民詭譎同  
伴不願與之  
偕行

行，不願與之同行，乃決定取道羊腸子溝。正午起行，約二十里，突遇三人騎馬攜鎗而過。尋至一糧販家，買畜料二元，每斗一元五角。談次，知三騎者乃所謂游擊隊，若出資，可僱之護送。又云，由瓦窰東向，有路三道：一通包頭，約八九程；一取道小西路赴綏遠，沿途無稅卡，無糧販，無正路，雖多險，而駝戶喜走；一經羊腸子溝赴綏遠，此爲大道，路亦捷，惟因稅卡設此，客商多畏而避之。余乘間以昨晚路上所遇之測路者就詢，據云殆係外國人。又云，東面相距不遠，有外國人帳房二頂，但不知何所事。余等過時，路過帳房一頂，疑卽彼外國人所在處；下駝探問，豈知仍爲一糧販小商。彼云；南面俄豹子（卽蒙古人就山巔堆石奉爲神之哈薩布棄）下，有外國人房二頂，駱駝百餘頭，惟距此尙遠。意者，殆卽所謂瑞典科學考查團。斯日道上，峯巒漸遠，目簾較覺寬曠。路之方向，與二日以來，大致相同，仍然下坡行。天氣溫和，雪悉化去，僅陰處積有少許。晚間月明

如洗，並不覺寒，風靜景清，萬籟俱寂，徒聞駝步撲撲，心境異常安閒。路過一處，遠聞犬吠，但不知其所自來。計行約一百二十里，宿海流頭河濱。河爲數月以來所見最大者，已結堅冰，據聞南流入沙。按，此地去後套，約一百二十里。晚間睡甚安。

十一日，起床頗早；用油茶後，去河上溜冰。俄而，一糧販來房，云，旬日前小西路曾發生劫案，羊腸子溝邇來反較爲平安，有駐軍一棚鎮守；余等聞之，如釋重負。起行後，遇一人騎駱駝自東而來，所著手套靴襪，質極精美。同伴與之談，據云，乃蒙古人，現爲外人服役。本日經行之地，北依山爲帶，有蒙古包時點綴於山麓。某處並有廟宇一所。南望寬曠無涯，草色遍野。自五窰以來，連日皆草茂水闊，人畜咸感安適。斯日無風，惟傍晚轉寒。行約九十里，抵一地曰阿布倒推。早有東來駱駝房三頂，係躲避羊腸子溝稅卡，繞道出此者；第不幸，爲團勇二人追及，聞現已成爲賄賂問題。十二日晨，

尙未睡起，二團勇來房，和顏悅色，懇求余等東去後，倘遇駐軍相詢，卽云方遇彼二人於羊腸子溝西口外道上，勿言趕及駝房等語，用意顯然在盡吞私賄。起行後約二十里，入羊腸子溝西口，道路極爲紆曲，溝之命名，蓋有所本。又四山環繞，無怪商旅過此，咸有戒心。又二十里，有茅頂土壁四家，沿河濱而築，住戶皆漢民。河上冰景靜幽。從此前行，計凡過河流六道。山間河濱，茂草叢生，足徵地力不薄；惜未加經營，樹木糧田缺如：倘能稍加人力，安插千戶易事也。如此約三十里許，天色驟暗，犬吠聲交作，隱約間，似有人移步逼近，疑爲匪，正思應付之術，突聞喝止聲，無奈，停步，比接近，乃商團團丁數人，要余等至團房談話。在座諸人，尙和平，略加盤問；該團長並云，願派人護送，酒資不計，余等以無貴重行李，婉言謝之。此等軍人，比較尙無愧於所事。惟惜室中陳設烟具，證明其爲黑籍中人耳。回憶自余入甘肅境以來，所遇成年人，不吸一種害身之烟



者，只百分之一二。出團房，雪片飄來。又行約二十里，至大石頭，就一店院中張幕。卸行李時，因操作過急，突入暖房，一時眩暈；比出房倒臥雪中片刻，乃復原狀。此日道中，與伙伴李姓閑談，據云先後曾娶俄婦一，蒙古婦二，皆棄之。彼經商恰克圖有年，民國九年，被俄蒙軍隊壓迫，多年血汗，盡被犧牲。又云，恰克圖、庫倫、前後營、烏梁海各地，滿山皆松，冬日積雪極厚，五六月間，雨水亦多，各處且有學校，與內蒙大不相同，殊爲富區，惜政治經濟現在受俄人勢力支配，華商日困。彼由外蒙動身時，亦須仰給俄人——將所有積蓄，交俄銀行匯至張家口，然後再向該處俄商收取。言訖，大有不勝今昔之感之態。實則國人對於蒙古過於失職——譬如余等經行內蒙，並未見學校一所，任令居民爲游牧野人不顧；今日始初見蒙文報紙，而此又係在團房之破牆上——執政者對於蒙人，撫心自問，寧不愧邪！

十三日，行約二十餘里，過哈尼河。忽後面有人追趕，比即停足；來者爲駱駝稅巡，盛怒責備余等不應繞越；余等以有票對，彼怒未殺，強令退回至卡查驗；無奈，余向其連稱「師爺」，並恭維數語，最後彼乃云，「念你老先生辛苦，准就此查驗了事；彼輩少年，真魯莽可憎」——余本壯年，因多時未修鬚髭，竟蒙推重，殊出意外，然此亦吾國人尊老敬長之明證。又行約三十里，天寒雨霜，擇地張幕。附近有蒙古包數頂。畜糞爲雪浸濕，生火難，約二句鐘久始灼，烟氣逼人。誤觸傷眼鏡，又所鋪毡被濕透，氣惱難遏。就臥時，迎面風漸息，覺稍安。十四日晨，因須乾畜糞作飯，就附近蒙古房求購，由該處一漢人僱工代爲接洽，每包索值一元，同伴爲之咋舌。斯日晨，用雪洗面，甚適意；猶憶前日晚間，指尖凍極，偶一向火，痛澈心腹，昨夕改用雪磨擦，過後反覺溫暖；然後知昔年遊學美國時，冬日觀戲，鵠立過久，凍面，有少年，亟握雪來擦，固有所本。漱洗

後，一蒙古女子入帳索物，眉首尙覺可人。又來一江湖之流，余以茶飯慷慨推讓，彼悅而去。余等每次起行手續，先餵駱駝以料，使臥地；然後將行裝一一置於其背，加捆；斯日因料告罄，未餵。余之駝，就余傍佇立良久，苦形於色，惜不能言語——吾人對不能言語之鳥獸，總須體諒此點，切忌虐待也。行約四十里，見黃羊一羣，在百數以上，尙不十分避人。又行約二十里，逢汽車三輛駛行，自東而西。俄而，迎面來三蒙古騎士：其中一人，約四十餘歲，魁梧奇偉，皮弁豐裘；餘二人荷鎗隨從；殆地方領袖之流。連日以來，所經地，土肥草高，安插萬戶非難事。統就所經過內蒙之地觀察，若加整理，懇殖得宜，二百萬人可以衣食無缺。此尙爲瘠地，至若沃壤數千里之外蒙，其前途機會之大，更不待言。又前行約四十里，因無筭不能除雪，乃就道中雪化處張房；距白陵廟，尙有四五十里。本日道上，天陰，氣候較溫和，未覺過苦。

十五日晨，覺寒氣逼人，偶一轉目，方知昨晚大雪。整理行裝時，遺失手套一隻，適起行後雪又飄來，手指凍欲墜。傍晚，冰天雪地中，突現廟宇幾座，建築雄壯，裝璜奪目，乃白陵廟。斯晚，就廟側店院中張幕住宿；寒氣刺骨。次晨，一烟鬼同伴佯病偷懶，不肯前行；余本欲遊覽白陵廟，聽之。早飯後，由雪中徐步至廟，廟立平地上，四面有山環繞，其外觀，與內地所見相異。正殿樓房題額曰廣福寺，更有後殿配殿多幢。樑棟門窗之彫畫，顯係內地工匠手創，惟帶印度色彩頗濃厚——如畫中之象，畫中人之眼與眉，壁上之多頭多臂怪人，皆非內地廟宇中所常見；第同余遊印度時所見比較，又不完全一致，此中恐受西藏影響不少。除廣福寺外，副寺比立，四周有古塔相稱，自成一幅天然圖畫。副寺殿院中，各設有蒙古包，喇嘛住之。喇嘛似尚潔淨，軀亦雄壯。正盤桓間，一顯然烟販回民，自傍邊殿院中出，誤認余爲同行，就詢毒藥價；觀彼形色，余深疑其有串通

喇嘛私售鴉片行爲。歸來後，談及所見，據知者云，廟係民元劫後新修。

57 天寒已極

58 又被人疑余  
等爲匪

十七日，睡起卽整理行裝，極寒，手指喪失作用，向火烘數次，方竣所事。道中遍地皆雪，寒氣刺骨，雙手恰似冰塊，鼻端足尖，更覺奇冷難耐。頭頂大羊皮襖較暖，但重不可耐。勉強急行一百二十里，就道傍劉姓家住宿——僅小屋一間，無輾轉餘地，而房主又偏喜來房閒談，所談無非烟土味美，土匪勢惡，可厭之至。而同伴六人，除余一人外，莫不聞烟開顏，對於前方土匪滋擾，亦無暇顧及。斯日道上，曾遇東去綏遠駱駝一幫，其人又似疑余等爲匪，露不願偕行態度。次晨，因草爲雪遮蓋，買草餵駱駝。事畢，鑒於同伴煙鬼，每因循誤事，乃決定寧冒險單獨出發。氣候轉溫和。行約六十里，遇回民駱駝一幫，由張家口來；一人見余有黃鬚，強認余爲回民，不容分辯。據云，前方路甚險，抵東河宜及早就宿。余主僕二人，斯晚卽宿

東河一蒙古人家中。屋堂與內地無異。有一少年女子，二八妙齡，明眸皓齒，玉面絳唇，頭頂一銀圈，碧玉珊瑚，沿圈下垂，左右顧盼，叮咚作聲，穿綠色湖縐皮襖，著繡花白底長靴，直天人也；更兼偶染微恙，一呻吟，一啓齒，皆足令人魂消；又操極流利之漢語，應對自如：殊具一種不能描寫之丰韻。

自昨日起，沿途居民店家相望（店中並宿有漢蒙娼妓），儼然內地風光；惟樹木缺乏，（自出拐子湖東口以來，即不多見，）草亦減少——據聞當地三年未雨，居民多流爲匪。五六日前，距綏遠約百里地方，曾發生劫案，有云係饑民所爲，有云係變兵，尙未探得真象。今日宿處，緊傍一大草場，沿場漢蒙雜居，蒙古人亦營建中國式房屋，通漢語。晚飯後，房主少君（即彼妹之兄）跨馬外出，聞係往訪情人，約二句鐘後始歸；歸來臥吸鴉片，所談皆花前月下韻事。又，該家用一漢民僱工告余，東河草碧水清，稱產美之區，其東主進項有

限，老主且有鴉片癖，家用全由少女主供給——蓋女主美於貌，向人索取，罕有拂其意者。又云，蒙古風俗混雜，男女夜行，視爲常事，夫婦偶有不合，可隨意離棄——彼少主曾娶一相當美婦，因小故而棄。又，蒙古人有名無姓；某年，北洋二十鎮削平白陵廟蒙古獨立隊時，卽以此爲區別漢蒙之標準。

十九日晨，僱工問余究係漢民抑係回民，且云人皆以余爲回民，又昨晚彼同鄰右旅客閒談，據稱曾遇余於途，因疑余爲回民，遂不敢結伴；殊可發笑。盥漱後，至房主內室用膳，老女主不惜出其珍美食，少女依然抱病，靜臥一隅，其狀至爲可憐；余出藥數粒，令其吞服；約半句鐘，神色較好，雙日向余座處注射，俄而以蒙古語告乃兄，並露含羞態度，顯然有所請託。其兄一時不便啓齒，良久，乃向余懇切央求，留住一日，云晚間當有好事相談。余告以事急須卽東去，待轉來時，則停住數日亦無礙。女聞之，至爲不懌；第忙用漢語

約余切莫爽約。如此閒談多時，已屆登程時間；又聞大幫駱駝鈴響，忙跨駝就道。傍晚雨雪，衣被盡爲浸濕，幸道中遇一綏遠駝店接客之人，招待周到。計行約六十里，至可澄宿。可澄有城堡，居民不下百家。

二十日晨，所謂塞北關稅卡、禁（勸）烟善後局、駱駝稅捐局派人聯袂而來查驗，有如餓狼，面目可憎。事畢，出發前進，招待者慙歉告余，謂本日道上危險，同去者有回民鴉片商販，漢民毛商，各約三十人，皆有商團護送，但團丁少，不足恃。尤忌與鴉片商販作伴，致遭池魚之殃——蓋變兵在途，擇肥而動，若粗笨毛商貨值有限，彼輩或不注意，與之偕行，則較安全。斯日所過，遍地皆雪。起行未久，即遇彼可厭鴉片商，形色惶張，令人欲嘔。尋招待者又勒馬折回向余云，『前方變兵，係因長官扣餉激起，倘遇見，應採取豪爽態度，有求必予，則免危險；』余聞而感之。計所經過之地凡四五十



63 遇變兵幸脫險

里，盡在峭壁夾谷之間，有河流貫穿其中；天氣寒至極點。沿途撞見戎服者不少，第幸皆未爲難。傍晚至嶼崧壩，坡上白楊樹森然，傍邊石壁上有字，記壩於民國十五年修成。至此，商團堅不肯行，乃就茅店內留住。晚飯後，招待者云，道上所遇戎服者卽變兵，幸皆爲相知，故同人得安全而過。言訖，略停頓，又云「此實君等福氣」，同伴齊作聲曰，「實係先生巨力。」二十一日，黎明卽登程，寒入骨，面部凍傷多處，鼻尖幾墜。計下坡行約三十里，乃由谷中出。路傍有所謂焦贊墓。出谷口，豁然開朗，村莊相望，雞犬交聞，蓋已另入一社會——與余習慣生活，相彷彿之社會矣。須臾至綏遠，綏遠爲文化交點，余度日如年於于辛萬苦中，至此乃達目的，如登彼岸。

64 小兒相見失聲痛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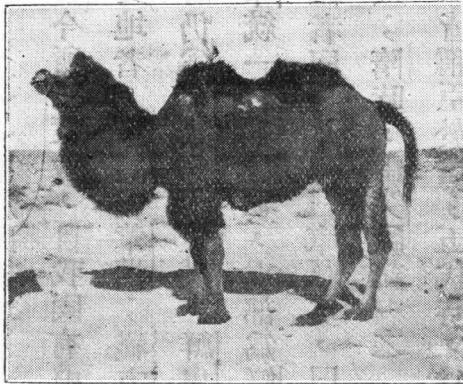
抵店後，卽託人探問小兒踪跡，午後兒來見余，歡極，失聲痛哭，據云已抵綏遠二十餘日，家中駱駝亦西返多時。斯日晚，洗澡後覺似另生一世，過去種種憂患，皆隨塵垢而去。由二十一日休息至二

66 何謂憂患安樂

樂

蒙古

十四日，尙覺可意。二十五日，爲耶穌誕日，第斯日余頭昏目眩，周身酸痛難支，殆久勞乍逸之反映。靜心迴思，反覺風塵道上生活宜人，且較有趣，憂患安樂四字，須從新解釋。



余騎此駱駝約三月之久，駝名曰『少貓精』，頗能表示同情性；比至綏遠，幾不忍捨去，令人牽歸善飼之。

## 二 蒙古社會概況

### (一) 屬於民族者

<sup>1</sup>各族先後佔  
據蒙古之略  
史

今所謂蒙古，自我國有史初，即爲各種遊牧民族之角逐場，先後據其地者：禹貢爲葷粥；職方爲獫狁；春秋爲北狄；戰國爲匈奴；前漢時仍爲匈奴；至後漢，鮮卑起於東部，匈奴僅盤據西部；三國時，鮮卑統一之；晉初，東部爲鮮卑勢力，西部有柔然崛起；南北朝時，爭雄者曰契丹，曰庫莫奚，曰柔然；南北朝末日，曰庫莫奚，突厥旋侵入；隋時，由突厥統一之，曰東突厥；在唐爲契丹、東突厥、回紇，皆稱臣於唐；五代時，爲契丹（即遼），爲回鶻；迄宋代時，先爲遼，尋蒙古部落逐漸克服其地，爲蒙古利亞命名之起點。蒙古部，爲北狄別種，在奚契丹東北，曾奉貢於遼金，統屬於韃靼。元代建國，就蒙古設立和林行中書省。明代曰韃靼，曰瓦剌。清初爲烏梁

<sup>2</sup>蒙古族之類  
起

3 蒙古族與他  
族同化之程  
度

4 比較尙爲純  
粹民族

海、喀爾喀及內蒙古；清季乃分爲內外蒙古。申而言之，蒙古民族，爲後起民族，而蒙古之地，乃蒙古民族克取之地。

蒙古民族，既爲統一蒙古之後起民族，其血脈中，當然不免受戰爭影響，加雜他族成分；但所加雜他族血脈成分之巨細，則不易斷定。就事實上研究，有二點似證明所受影響有限：一、蒙古民族乃遊牧民族，無固定住所；惟其爲遊牧民族，故族部思想濃厚，歧視他族；惟其無固定住所，則除戰事外，與他族接觸機會較少，同化不易。二、先後佔據蒙古者，除突厥、回紇、回鶻之外，餘皆爲蒙古民族之親族；而突厥、回紇、回鶻原屬土雷尼亞支脈，仍不失爲人種學所謂蒙古利亞種；申而言之，所有蒙古民族，因戰爭而與他族所發生之同化，仍限於蒙古利亞種以內。職此，謂今日之蒙古民族比較尙爲純粹民族，似無不可。

(二) 屬於人民生活及經濟勢力者

余雖穿行蒙古數月，然所遇蒙古人實寥寥，如談蒙古人民生活問題，未免冒昧；茲但就所見論起。「蒙古包」，「係普通蒙古人住宅；牧放牛、羊、駱駝，係普通蒙古人職業；換而言之，蒙古人居無定所，逐水草爲生，所有文化，皆可容納於「蒙古包」內，故可直稱曰「蒙古包文化」。惟其容納於「蒙古包」內，故其文化之性質，非附體佩帶，卽便於移動——讀者試捫心一思，除燭、爐、火架、碗、盆、烟管之屬，此外能有幾何？

昔李陵答蘇武書云，「膾肉酪漿，以充饑渴」；今日蒙古人之飲食，仍膾肉酪漿，未改舊章，惟多加一點炒麵耳。麵之來源，據余所見，乃完全由內地販運，蒙古人以皮毛易之。蒙古人雖云牧放牛羊爲生，然頗惜殺食其肉，蓋其目的，在於取毛易物也。普通蒙古人，出門必攜獵鎗，專事射獵野牲，取其皮而食其肉；野馬野羊之屬，猶爲其所喜獵。蒙古男子習冶遊，稍有積蓄者，出恆肥馬輕裘，綢鞋緞

1「蒙古包」文化

2 仍然膾肉酪漿以充饑渴

3 貧富均欠整潔

褲；奈性不避油，致腔前袖端，極形骯髒。貧寒者，鶉衣百結，更覺難堪。普通男子，多不刷洗手面；婦女稍清潔，然除夏日偶然投入泉流外，特別備水就家中浴身，殆絕無其事。

4 強悍非他族可比

蒙古人民習慣雖欠整潔，但因生活環境及氣候關係，罕為病疫所困。反而言之，十分之九，似皆極強悍，非他族所可比對。不觀昔威吉思汗及其子弟，統率乃族健兒，威懾中央亞西亞諸國，南及緬甸印度，北下全俄羅斯以及波蘭，西出小亞細亞達巴爾幹半島以至匈牙利，其武功赫赫，載在世界史籍，至今凡屬蒙古利亞種，談及，莫不眉飛色舞，與有榮光乎？但現則景移境遷——鐵背易練，火銃難當——偷不亟起直追，誠恐此一時赫赫烈烈之民族，正有絕種之虞也。蒙古人民性情，就一方說，爽豪無匹，更就另一方說，當然易於趨向殘酷；恰有流入異途之佛教，以其消極教義，貫穿蒙古人民之腦筋中，抑制其性情，束縛其行爲，爲力不淺。

5 蒙古人民之性情及信仰

內蒙古荒涼  
之原因

外蒙古，據聞多森林及地下寶藏，惜余未得機會，親歷其境，不敢過於妄談；至所聞各節，已散記於上篇中，茲不再贅。就余所行經之內蒙古地域表面論，一望石灘遍野，間雜虛沙，除莎莎、紅柳、梧桐、蘆草、及駱駝茨外，不見成材之木，更談不及種植事業；所有出產，僅限於皮毛兩項，無怪粗心人向視爲蠻夷化外之區，不堪加以經營。申而言之，今日內蒙古，仍未大改鴻蒙故觀，罕經人工改造，並且徒見其多方摧殘。蓋該地不幸，自有史以來，恆爲游牧民族交馳地域，游牧民族，鮮知建設，而最易遭其摧殘者，乃爲森林；森林可影響氣候，氣候影響水草，故內蒙古所以滿目荒涼者，卽居無定所之人，亦不能辭其咎焉。雖然，吾人倘若稍加思索，卽知內蒙古經濟前途，不惟不黑暗，且有莫大希望：第一，內蒙古不少有水區域，應開渠灌溉；第二，內蒙古之石灘地，並非完全石層如內地人想像之甚，其十分之九因受烈風吹移，石子僅散布地面，稍加移動，黃壤美

1 經濟前途的  
希望

土。即現於眼簾，倘能得水，定爲上上田，森林種植機會，均不可限量。此係僅就地面論，至於地下寶藏，尙正待科學家考查；惟就近年考查所得，已證明內蒙曾爲熱帶地區，果爾，則其地下寶藏甚富，乃意中事矣。

### (三) 屬於政治者

蒙古政治組織，分爲若干盟旂，而此又分爲若干較小結合。各盟旂結合既分大小，其相互關係，亦未能完全一致。但其爲王公貴族制度，則毫無疑義。蒙古之王公貴族，一如普通一切貴族，只知少數尊榮，不顧民衆休戚；更兼憑藉宗教勢力，作福作威；習與性成，卽有一二受天良激刺，真肯與民衆利害相共，然久處於腐敗生活環境，又焉能脫離封建頭腦，所謂「雞腹豈有鵝卵」也。遂致一時雄震世界之蒙古民族，今日竟墮伍落後，幾喪失生活可能。要知優勝劣敗乃天演公例，環境轉移，吾人卽須與之俱進，否則必在淘汰之列；今日之蒙



古人，若不設法改進，而仍然逍遙於遊牧空氣中，一任王公貴族支配一切，滅族之禍，正恐將在眉睫。

1 應用人力改

換天然

2 蒙古人民自  
動爲主中央  
政府扶助爲  
副

3 蒙民自動提  
倡三民主義

### 三 余對於蒙古前途之意見

目前蒙古情形，簡而言之，可用「空氣沈悶」一語包括；故蒙古之問題，即在改換此沈悶空氣。換而言之，在用人力改換彼蒙古人民祖傳之天然遊牧生活。進行方法，可分爲二途：一、蒙古人民自動努力；二、中央政府扶助。二者，尤應以蒙古人民自動努力爲主，中央政府扶助爲副；蓋就根本論，蒙古問題究爲蒙古人民之問題，由蒙古人民自動解決，在事實上似覺易做，結果亦比較切實而自然也。至於中央方面，雖不能辭扶助責任，然事實上終覺另隔一層，不免有困難處。惟二者分途並進，庶能得美滿結果。

#### (一) 蒙古人民自動努力之方向

吾人既認蒙古人民自動努力爲改進蒙古主途，理須更進一步認定主義，以爲努力之趨向。余曾言目前蒙古問題，在改換遊牧生活，然

分析而論，對付王公貴族及宗教勢力，亦爲當務之急；至於更應竭力以圖對付者，乃抵抗蘇俄帝國主義也。職此，蒙古人民，殊無須遠顧傍求，只隨國內潮流，抱定三民主義，努力奮鬪，則不患前途無美滿效果。

1. 提倡民族主義以抵抗赤色帝國主義

提倡民族主義，可以喚醒蒙古人民之愛國愛族思想。根據成吉思汗父子之經歷，提倡蒙民發揚既往之精神，及其所樹建之事業，使蒙古少年，有所興感，鼓舞而起，追蹤乃祖。同時更可借世界歷史爲蒙民剖白；俄羅斯乃歐羅巴種，乃異種，乃完全與蒙古民族不同之種族，非如內地親如手足之漢族可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俄羅斯人，素以玩弄蒙古利亞種見稱於世界帝國主義者——西自俄屬土耳其斯坦，東迄沿海洲，皆以此卑汗之手腕取得。又遼闊的西伯利亞，在昔何嘗非蒙古民族養息之所，而今安在？彼猶以爲未足，近更欲以

「蘇維埃」主義，欺騙蒙古民族，使人其彀中；要知「蘇維埃」主義，乃變像的帝國主義，言甘而意毒，較通行之帝國主義，更爲可畏，惟提倡民族主義，可以抵抗此赤色新帝國主義。

## 2. 提倡民權主義以對付王公貴族及宗教勢力

外敵固應澈底對付，內政亦宜根本修明；意者，今日改新蒙古問題中之障礙物，卽彼愚陋王公貴族及腐化宗教勢力也。蒙古社會組織，歷來爲貴族專制，欲求卽時根本推翻，非特不易，亦或有不宜之處；但貴族專制而能開明，猶爲可說，惜彼當代之蒙古貴族仍係盤古氏時期之頭腦耳。——以己之昏昏，焉能求人之昭昭，不求人之昭昭，猶爲可說，第彼因所處地位之關係，反足爲人之昭昭進程中大障礙物，此不可不特別注意。一言以蔽之，有志於改新蒙古者，爲權宜計，雖或一時無意將蒙古貴族根本取消，然最低限度，對於其所享之權力，應加以圈制，或代以較妥善之產生方法，廢止彼情理不通之世

襲陋習。至若宗教腐化勢力，更應早予改良，或根本打消。歐洲自宗教戰爭以來，政、教早已分立；歐戰中，土皇政權，亦被摘去；世界以宗教勢力干涉政權之國家於今殆已絕跡，所餘者，皆爲荒島鄙壤，不聞聲息之人民，蒙古少年，豈甘忍受此耶？惟提倡民權主義，可以產出相當方法應付此腐化宗教勢力，及彼封建頭腦之王公貴族。

### 3. 提倡民生主義以改換遊牧生活

蒙民應知遊牧生活乃落伍生活，居今之世而不思改換，不圖整刷，其民族勢必爲天演所淘汰。惟有提倡民生主義，增加土地產力，發展工商業，規定財產之均機，可以救濟厄劫。一俟人民有固定住所，方可言「文化」二字。

### (二) 中央政府應取之方策

要斷定中央政府應取之方策，首須了解中央對蒙古所處之地位。吾國雖號稱五族共和，然在事實上，所謂中央政府，可謂十分之八，

由漢民操縱，滿回次之。此並非出於漢民之猜疑與仇視，根本上，殊因：一則漢民額數遠超乎四族之上；二則漢民智力，平均論，亦非其他族得能望其項背也。彼不諳大勢者，每以爲中央政府僅代表漢民利益，殊覺失之過謬——譬如一家有兄弟五人，四弟皆幼穉，當然由老兄當家，但不能因此而謂家即老兄獨有之產業也。

處老兄地位之中央政府當局，勢不免有爲難之處——一舉一動，皆足引起四小弟之猜疑；惟不應因此細故，而玩忽當家義務，及對四小弟之責任。申而言之，中央政府對滿蒙回疆西藏，有兩重責任：即對五族全體之責任，及對地方特別之責任。中央政府，應站在此立場上，抱定大公無私態度，扶助蒙古，而實行下列各方策。

### 1. 援助蒙古國民黨

蒙古現有二著名政黨：一曰蒙古青年革命黨，二曰蒙古國民黨。前者乃昧於主義，惟蘇俄之馬首是瞻；後者乃真正代表蒙古人民利益

之政黨，將來蒙古之休咎，全賴此國民黨成功與失敗爲轉移。有蒙古國民黨作憑藉，中央之責任，較爲簡易多矣；只盡力之所及，予以相當援助，俾得盡量發展，宣傳真義，喚醒民族之覺悟，內而剷除腐敗勢力，外而抵抗帝國主義者之誘惑。

## 2. 代爲開發實業利源

改換蒙古人民遊牧生活，雖爲蒙古人民本身義務，但有人力與財力之困難，中央政府，殊不宜放棄老兄責任。代爲開發農田水利，經營森林，擴充交通機會，設立製革廠，罐頭食物廠，銷運當地出產之乳肉牲皮，以裕民生，皆爲最關切要之事業。

## 3. 提倡蒙民教育

教育爲啓導民智之根本利器，徒務政治宣傳及經濟改進，而不由根本啓導民知，實捨本務末——雖可得一時效益，其結果必不澈底——此亦爲中央對於蒙古應負之責任。然教育之道，貴注重基礎，申

10 代爲開發實業利源

11 提倡蒙民教育

而言之，中央須及早選派專門教育人材，就蒙古境內，實地提倡小學中學教育，先由蒙古兒童，做起工夫。至於就國內大學附設專科，爲養成經營蒙古之人材則可，若便以爲提倡蒙民教育，則直掩耳盜鈴，其愚可笑。

#### 4. 設立蒙事專責機關

蒙古問題，關係我國憲法精神，與立國根本；當局者，絕封不應淡漠視之，應設負責機關，專掌其事。機關用人，尤宜慎重，須簡選有學識、有眼光、熱心任事，而真肯爲蒙民表同情者統馭之，切勿以普通作官吃飯用人看待。至於徒借名義，糜費國帑之輩，更須根本防備。

#### 5. 澈底改良蒙古境內國立之稅卡

外蒙古無國立稅卡；內蒙古境內，東西大道上有稅卡數處，就余所經驗，確屬徒借公家名義，充實私人囊袋，阻滯商運交通，防礙蒙



民進化，促成漢蒙惡感，給盜匪以機會，有百害而無一利，早應改良。否則反不如根本取消爲愈。

上述各點，中央亟應注意，牢記蒙古乃蒙民之蒙古，猛力進行，任勞任怨，蒙古途前，庶有豸乎。

## 第四章

### 一 由綏遠返南京

1 扶病而行被  
稅丁圍困

2 平綏道上南  
京護照無效

十二月二十六日晨，覺病况稍愈，因急於回京，乃扶病整收行裝赴火車站。比至，被一羣餓狗似之稅丁所包圍，翻箱倒篋，語言舉動，極爲無理；余因病，不堪其煩，又迫於火車離站在卽，懇其從簡搜索，並出護照相示，表明無違法夾帶；一形似小首領稅丁，略一過目，卽擲於地，並厲聲云，「這裏那管你們南京的護照，」言未竟而汽笛一鳴，車已離站。此時，余突覺病勢加劇，眩昏幾倒，同伴亟扶余回店；而一方向稅丁言明，次日早來，任令從細檢驗。回店後，臥倒睡去。

次晨起床，頭腦覺清楚如常，身體雖微感虛弱，但無礙於事，乃復乘轎車至火車站。一干病民稅丁，早已張望等候；余甫下車，彼輩

3 翻箱倒  
只  
有幾個哈密  
瓜

4 原來如此

5 紛雜如麻

6 多了三四角  
錢耽誤了兩  
次車

即開始亂翻，見皆係舊衣破件，不堪入納稅欄中，最後遂將木箱一只敲破——箱中裝哈密瓜數個，乃余特爲攜至東方，餽送親友長輩之用者——一稅丁涎垂及地，以語示意；如用贈檢驗者，可免麻煩，余堅執不肯。又有一稅丁隱語余曰，「花幾個錢，事就好辦；若不花錢，就難怪了。因哈密瓜是貨物，不能隨客車行，須上貨車，所以雖受了檢驗，上了稅，而上貨車的事，仍不可靠；」余欲澈底嘗試我商民所受痛苦，仍不肯從。更歷多時紛擾，檢驗已畢，惟哈密瓜一項，據云須納稅。一稅丁伴余同去稅卡。時余擬乘之火車，復鳴笛開離車站。此次，余並不介意。抵稅卡，經無數手續——如火車稅、地方雜稅、出口稅、善後稅、殺虎關經過稅，名目繁雜，不及備載，計共約三四角錢——計算妥當，稅丁先出。一收稅金者自語云，「爲了三四角錢，耽誤客人行程二次；局長只知一味派出爪牙搜索，那管旅客疾苦，將來無非爲子孫留下幾個冤孽錢罷咧；」余聞之，破顏相視而

7 還求大人賞  
一碗飯吃

8 車中遇瑞典  
教士及蒙古  
信徒

9 張家口更覺  
繁榮

笑。折轉至車站，送別鄉友告余，謂余染病初起宜靜養，遇事得過且過，已代付幾元所謂運動費，各物可望隨車而行；並云，十二點鐘有東行車一次，車票早購妥，促余卽上車。正疾走間，一稅丁急趨余傍云：「我非有意同大人爲難，皆因他人不懂事，將來相見，還望大人賞碗飯吃，」余一笑置之。

車行後，同車中遇一瑞典教士，與一蒙古信徒偕行，查票時，僅出護照，並未購車票，而查票人不深究。該外人云，彼在五原傳教已八年，諳蒙古語，中國語亦略知，頃擬歸國，蒙古信徒乃伴送者。彼復就余探詢中俄交涉情形，語氣間，令余疑其與赤俄有暗中溝通情事。要而言之，外國教士就我國境內小民族中活動，究不免有相當危險。

二十八日早七時抵張家口，飯後卽外出訪友。其地西北東三面皆依山，有河流貫其中。時逢瑞雪乍霽，景象鮮明，河結厚冰，一隊活

潑兒童，溜冰爲戲，笑聲四溢。余於民國十四年，曾同余友湯君錫予遊此，相隔不過五六年，而街市之繁榮，幾至不能辨識。又有添修新式橋梁一架，工程亦頗可觀。自二十八日起，因有事待理留住；直至三十一日，手續始清。乃於斯日晨七句鐘，乘車東行，至豐台換車。當晚十一點四十五分抵天津，就近投宿一客舍，污穢之極。又逢除夕，更增悽涼之感。

10 天津客舍度

歲樓演其名

十九年一月一日午後，攜小兒看電影，點綴新年。二日、三日兩日，一面理事，一面遊散。所投客舍，本來大不衛生；因僅有一事未辦理妥即可南旋，遂不願煩勞他移。至四日，始查明張家口某人爽約，須西返一次，當面交涉，乃於中午將粗笨行裝，另移至一較潔淨之旅館，然後同小兒輕裝登車而西。

11 爽約之人真

討厭

四日晚十時三十分抵北平，旅舍中人殷勤招待，談及首都南遷，影響北平經濟生活，嘆息不已。五日晨，由西直門車站搭火車西上。

12 去張家口幾  
乎凍斃車中

車之上下四圍，皆用鐵板製成，無座位，未舉火。適斯日天氣驟寒，同車中人均面青足麻，周身顫動難自主，痛罵鐵路掌事人，謂待客如牲畜，只求剝削煤價，不顧傷人害命。不幸車更遲誤，夜深始抵張家口。

13 搭船南旋

六日七日，將所事理妥。八日晨復乘車東行，晚間抵天津。九日，因聞津浦車不通，乃決定搭輪船南旋。十日晨九時，船開行，下午三時至塘沽。十一日正午至芝罘，下午八時至威海衛——有燈景、海景，引人入勝，俄而月光與山中積雪相映，愈覺心曠神怡。十二日，終日漂行海中，望無涯岸。十三日傍晚抵上海。十四日晨搭乘京滬火車，下午五時乃抵下關。比即僱馬車一輛進城——沿途汽車交馳，灰沙飛騰，豈可與朔北清潔靜寂空氣同日而語耶！

14 安全抵京